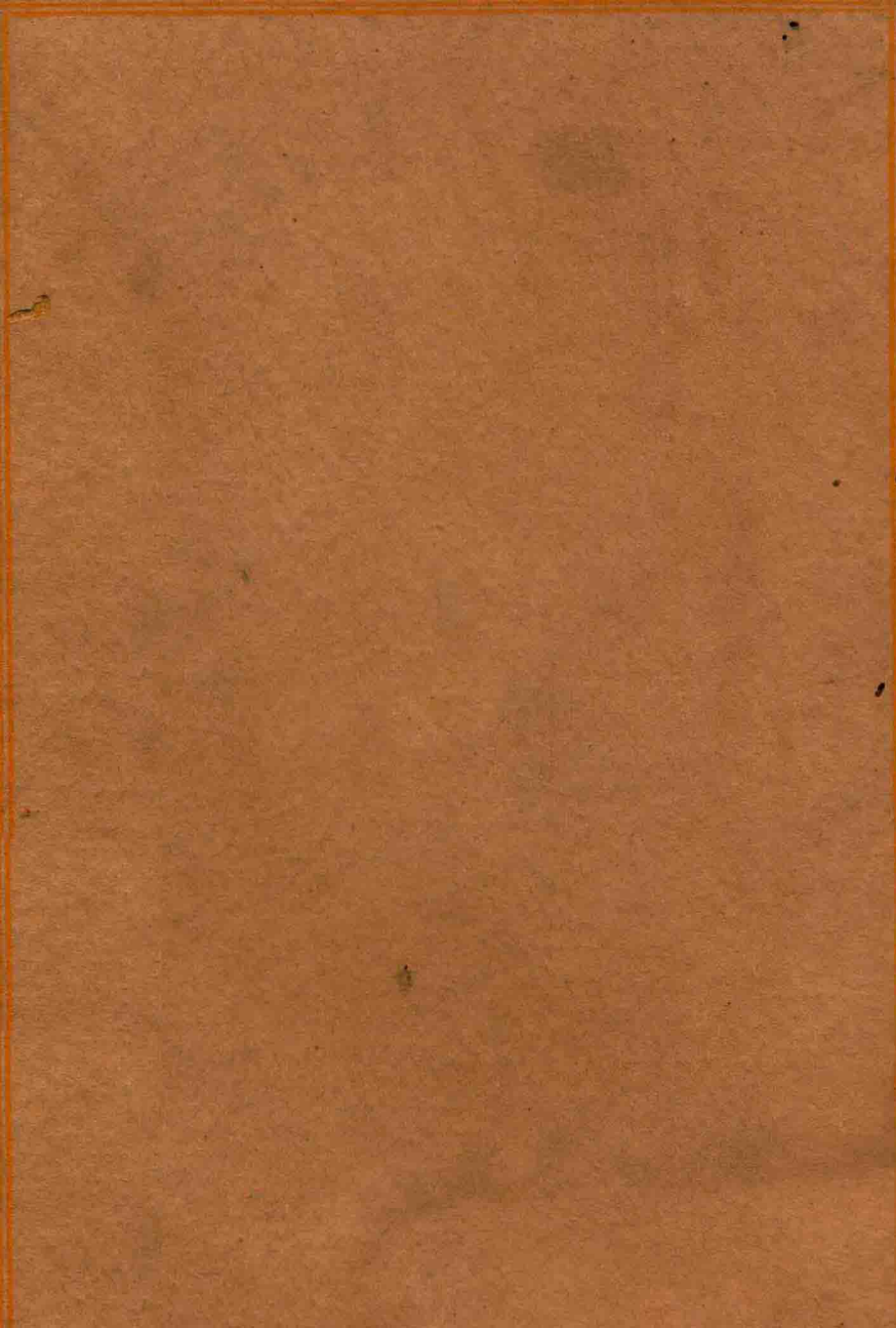


子集成

荀

世宗書局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終東北夷同聲，謂暗聲同，絡莫革反。謝刻從盧校：干作于，注文作干，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干，越宋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

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仗，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干，塗淮南同注干音塞國。策作干，陸然揚氏自作干，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于越，生葛綺高注干吳也。揚氏此注以干越

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說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安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均作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干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

干越者，皆所謂不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干越，亦後人所改。辯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亦朱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為于俞，德曰：案盧刻誠非，而據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言，則干亦國

名。管子內樂篇昔者吳干戰，未訛不得入軍門，國干隨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邢說文邑部，邢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邢本屬吳，蓋

邢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邢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也。先謙案王氏韓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

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于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珠路篇干越之艇，不屬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邢，即其明證。干為吳城，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城而

韓亦稱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俞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從宋本。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神

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之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遂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

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末此處不當分段。今正。吾嘗終日而思矣。先謙案大戴記吾上有孔子曰三字。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吾嘗跛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跛，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

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

能，善絕也。王念孫曰：江河本作紅海，海與里為韻，下文不積心流無以成紅海，亦與里為韻。今本海作河，即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

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竝同文子士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爲附  
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冠錯傳其性能寒增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南方有鳥焉。名

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鷓鴣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葦方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於葦苕者。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盧文昭曰蒙鳩大戴記作賁鳩。方言作賁。雀岐讀如芒蒙。葦苕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無形著義近。揚云當爲葦似苕。著葦略切。俗間本多作葦。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格。即說文有葦無著。葦但訓飯。故其著以葦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著晉。隔三年矣。以著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著爲著。以故六書正謂著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

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盧文昭曰往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蕙。射干也。蕙蕙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也。蓬蕙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射干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揚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初習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扶見。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射干。則此所引傳亦射干也。然則漢唐人所見射干。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會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射干書多與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

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藎。陶弘景云。卽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莖根

名正也蘭槐當是蘭莖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莖也蘭莖也染也蘭莖也言雖香草侵漬於蘭中則可惡也漸子蘄反備思酒反。盧文昭曰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莖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備久附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澁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甚義皆相近楊氏乃訓備為備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備異汁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莖臺本斷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篇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澁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席人不佩澁之廉醴而買匹馬矣廉說苑雜言備久附也並即莖也莖莖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為莖以備及酒皆不美惟斷之庶醴乃能益其香而買易匹馬故曰其實非不美所斷者狀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勢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揚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

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二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

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禁鄭注曰祝當為注聲之誤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

其類也疇與備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疇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候的正轉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衆其所立焉盧文昭曰慎其元刻作其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備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備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僧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械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備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備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僧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械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備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備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僧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械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備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為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備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僧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械韻補正與德得為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龍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備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倫循字隸書或作備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故不積頃步無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以至千里。牛步曰頭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盧文昭曰江海宋與大戴同元騏驎一

躍不能十步。驚馬十駕。言驚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駢驥之一躍據下云驚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文昭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駢驥一蹀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比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傳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劉台拱曰窵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

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駕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貴卒篤十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至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驚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駢驥

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比皆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駢驥一蹀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譌）辨見大戴記述聞

功在不舍。盧文昭曰此句當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苦能反春

秋傳曰陽虎借邑。鏘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鏘與人之車鏘其軸也。鏘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鏘與鏘同

躁也。蹀足也。韓子以剛足為剛蹀蹀盤首上如鐵者許叔重說文云蹀六足二蹀也。盧文昭曰蹀蹀無注未蹀蹀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案大戴記冥冥作

憤憤惛惛。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作駞駞

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郝懿行曰案揚朱哭衢徐見王霸篇注云衢徐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即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泥爾雅

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

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辨見大略）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先謙案王說是

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文昭曰兩不字

荀子集解 卷一 勸學篇第一

五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  
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王 滕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 類能與雲霧而遊其中也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  
說改從宋本 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  
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盧文昭曰本草云蟪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  
同姑與梧音近揚說似未參比王念孫曰本草言蟪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蟪蛄之姑鼯鼠之鼠合  
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姑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  
為誤字明矣當 以揚說為是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令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鳩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  
心如結也 盧文昭曰注 鞠元刻作希鞠毛傳作希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  
魚亦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鱣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  
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鱣魚鱣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猶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頡君  
子籥士大夫無旒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頭口在額  
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鱣魚口在額下合故論衡作鱣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  
何云出聽望文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  
生義斯為謬矣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駘又曰六玄刻之奕奕齊騰讓而沛艾仰首而 故聲無小  
秣聽其聲也 盧文昭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木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 玉在山而草木潤 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木潤生珠

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讀李善注引此  
作玉在山而木潤 因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 紅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本部太平御覽本部一所引亦  
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 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有不聞者乎 崖岸枯燥 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  
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有

不

聞

者

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致於成者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載記何也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

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眞積力久則入

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

與舍也爲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大經之意詩者中聲

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爲中聲所止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

法爲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

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賅取阻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

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箸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

端而言端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端微言或蟬蠹蟬動皆可以爲法則蟬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一可以爲法則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徐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徐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徐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織同。盧文弨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

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饋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

已有非可識人直以為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為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箸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入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為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為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為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

耳。小人之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噉口噉噉然也噉與敖通。盧文弨曰口噉噉舊本作噉曰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譽同說文云譽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驕釋文曰魯讀驕為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驕為傲可證也傲即驕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驕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為驕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驕為傲實不然也驕

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為驕傲乎先謙案俞說是。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噴即也謂以言強讀助之今贊禮謂之讀噴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弨曰李善注文賦引坤蒼云嘈啐聲兒啐與噴及囁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揚注非也啐今文選注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冶義與此近揚注非

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

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備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禮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鷟傳從蜀宜徑如瘴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賢人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備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禮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鷟傳從蜀宜徑如瘴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賢人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備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禮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鷟傳從蜀宜徑如瘴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賢人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備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禮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為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山禮此徑字訓為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鷟傳從蜀宜徑如瘴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賢人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備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呂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傳集解一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語意略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賈子立後義篇其道莫經於此莫經即荀子之莫徑）揚以為學之大經失之郭嵩焘曰近其人謂得其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隆禮謂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識案王讀經為徑引脩身篇之莫經謂即本篇所謂莫速是學之速莫速乎好其人於詞為複上文學莫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梁有始知分驕恣諸篇高注竝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經禮與刑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道聽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是苟書自有此文法

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

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據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聖辭官

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郝懿行曰。安猶臥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識記也。所謂記。賦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今學。僅課讀用紙為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而寫者。因誤入正文。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考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文本作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多一識字。則重複。而累於詞。安。揚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識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竝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疆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日。非。謂是。則。日。是非。則。日。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諫之。（能字衍）謂暴國。獨侈。則諫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云。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以聖制為法也。此竝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疆。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數。則。字。語。詞。則。亦。猶。安。案。也。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若挈裘領。詘

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盧文弨曰。頓。猶。頓。擡。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

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揚。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文。已。有。挈。字。比。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裘。領。者。詘。五。指。而。引。之。則。全。裘。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挈。引。也。復。憲。音。頓。古。無。挈。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搦。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擗。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擗。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擗。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吏。捕。索。擗。頓。不。以。道。理。褚。少。孫。論。史。記。摺。稽。傳。曰。當。道。

輦頓人 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言車馬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揚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持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揚云：明君不言亦失之。

也。以錐食壺也。

謝本從盧校。作作。盧文弼曰：殽同。殽王念孫曰：呂鏡本作食。元刻作殽。案說文。食。錐也。從夕。食。思魂切。餐吞也。從食。奴聲。或從水。作殽。七安切。玉篇：廣韻：食。作殽。而殽。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殽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殽。干健。應。貍。為韻。三章之殽與輪。涇。論。困。鶉。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殽。而集韻遂合餐殽為一字。矣。今俗書殽。字作殽。而錢本作殽。自是殽之俗字。非殽字也。盧從元刻作殽。云：殽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鏡本作殽。以錐食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下壺。煢。臣父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擊壺。後正作殽。以錐食壺。不可

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

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非禮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行。士也。皆可互證。下文散儒。揚注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堅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擊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處或曰：楛。讀為法。儀禮有法。功。鄭玄曰：法。處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

瞽。謹順其身。

瞽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弼曰：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郝懿行曰：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可所謂時然後言。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人。不。厭。其。言。也。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可所謂時然後言。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人。不。厭。其。言。也。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

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可所謂時然後言。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人。不。厭。其。言。也。

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弼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晏。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致。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因。舒。舒。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匪。交。匪。舒。舒。正。申。明。上。文。之。不。傲。不。隱。不。瞽。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妓。廣。雅。曰。妓。音。絞。侮。也。言。不。侮。慢。



不怠緩也說見經義  
述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

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類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

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

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

盧文昭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曰誦數

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十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揚說非隱十一年穀梁傳隨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苑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正名篇亦云誦數之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為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

燾曰為其人以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為之程式而得其所處之方也先謙案劉郭說是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

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

謂正道也。及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俞樾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道及

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

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向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正申明此數句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

說先謙案俞說是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說為學

則物不能傾移矣。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

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謂有德而能操持也。生死由乎是所謂

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物也。能定能

應。夫是之謂成人。

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古謂日月光孫曰：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華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大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繫辭傳：廣大配天地。承上文大生廣生而言。謂大配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博亦廣也。明亦大也。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揚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變總止存其下。半之具因誤為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周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注存省也。大傳五日存愛注存察也。

察有仁愛者大戴記會子立事篇存往者在來者在存皆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揚解自存失之。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昭曰：上句也。字宋本無王念孫曰：元刻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字呂

錢翼本並無。郝懿行曰：輪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哉。博立梟。菑亦為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揚注非相篇是此讀。菑然為災。然非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刪上句也。字

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猶極也。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

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

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詔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噶噶咥咥，亦孔之哀。謀之其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噶噶然患其上咥咥然不思繼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噶許急反咥音紫。盧文弨曰噶噶咥咥元

刻與詩珍合宋本  
作噶噶讖讖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

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弨曰：察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生之益，向小壽生之益更大也。郝懿行曰：扁當為辨，韓詩外傳一之作辨是也。辨訓平也。治也。揚讀為辨，而訓則非。荀書多以辨為辨，王念孫曰：扁讀為扁，韓詩外傳作辨亦古。扁字也。說見日知錄。扁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扁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編善之度也。揚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別，則與之度二字不貫。盧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揚云：以修身自為名號，而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與生同。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

慮。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為韻，生成寶為韻，唯此二句韻不相協，通疑當依外傳作達。此涉上宜於時通而誤。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

若勞心恒恒之恒（齊甫田）字從且聲，而與榮為韻，故事可勸也。之勸（禮運）與列藝為韻（藝古讀為臬）不貴而民勸（中庸）與鐵為韻，以按祖旅之按（大雅皇矣）孟子引作遏（梁惠王）皆其例也。外傳為臬

不由禮則悖亂。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提提，皆舒緩之義。郝懿行曰：勃與悖，媿與媿，並同。媿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媿為媿，或

以為慢慢謂情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居相樂，優者狎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謙案下文難進曰：促注云：促與媿媿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

多特亂弱者多先謙案和節猶和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

也庸凡庸衆人野郊野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邇也二義野者反是王引之曰揚分夷固而心

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盜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

執詐一本本執詐作執辯見後執詐一條是固與倨同義揚注固鄙固也亦非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

不誠固也誠卑誠也固倨也立而不誠是倨傲也鄭注誠充誠形容喜貌也固猶賈隨也皆失之大戴禮會

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倨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

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

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揚說諂字之義未確諂之言尊也尊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

先人者謂之諂而莊子漁父篇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與尊同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諂諛即尊諛也尊與諂聲之轉諂諛之為導諛台及之為導及禪服之為導服

皆聲轉而字異也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是非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是以是非則謂之愚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誑。

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校作保利非義盧文昭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

者為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

閑。閑習也能習其專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擬皆同謂弛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

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郝懿行曰漏與漏同漏之為言猶

云耗也然則多而難亂斯之謂惡矣王念孫曰揚說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讀為眊眊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眊亂是也眊與耗古同聲而通用

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食貨志官職耗廢  
離吏傳費燧以耗廢師古並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謀殺甚衆天下空虛也  
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羸遠精神篤志氣日耗高注並曰耗  
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爲耗亂之耗明矣呂刑羣荒釋文羣作耗(賈昌朝羣經音  
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賈音本於釋文是釋文羣字本作耗也今作羣者陳鏗依衛包所定今文改之  
耳耗荒亦昏亂之義故昭元年左傳老將知而羣及之杜注曰八十曰羣羣亂也字亦作耗漢書刑法志曰穆王  
耗荒)耗羣耗古並同聲羣荒之  
羣通作耗羣耗亂之耗通作耗矣

### 治氣養心之術

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揚  
通云以禮修身不必如彭祖謬矣  
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先謙案此與上言扁鵲之度各  
自爲義上言治氣養生故以彭祖爲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曰禮信是也此

###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良。漸進也或曰漸侵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漸古  
字通韓詩外傳二作漸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爲  
漸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漸漸並與漸同揚訓漸爲捷又訓爲侵而音子廉反皆失之。勇膽猛

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郝懿行曰膽字疑誤韓詩外  
傳二作勇毅強果俞樾曰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

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  
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揚注非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禮其  
各本作急據宋  
台本本改正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  
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  
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  
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  
恭善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說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給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  
卑下也說文塌(讀若疊)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嗚咽高鳴者壽嘶喝濕下者天是濕爲下也  
塌濕古字通抗舉也(見小雅賓之初筵傳考工記梓人注土喪禮下篇注文王世子注)志意卑下故舉之以  
高志也揚  
注皆失之

庸衆鶩散。則刳之以師友。庸衆已解上鶩謂材下如鶩馬者也散不狗  
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僿弃。

則炤之以禍災。僿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抄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爲  
僿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

荀子集解 卷一 修身篇第二

一五



禮樂通之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慈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俞樾曰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

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為衍文。揚注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末未衍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

得師。莫神一好。

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昭曰案俗本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艱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弁一

而不一。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

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謝本從盧校。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為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為對句。則失其旨矣。

先謙案王

說。是今正。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

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為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揚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曰荀子之意以為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文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為順則委身以從之而已。文

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為暴而窮君不能為暴者也。先謙案仕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盧文昭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

積日曰閱。此當謂計數歲月。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誠為仁言其禮則恭敬其心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

廣雅。惠愛。怨。利。人。仁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顯。墨。雜。行。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字。即。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

橫行天下。雖困四

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盧文昭曰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旋之廣。注謬甚。王引之曰橫讀為廣。堯典光被四表。今文尚書作橫。被漢成陽靈臺碑

前陽令史扶頌  
竝作廣被

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詐。

拘守謂守而勿

失詳謂審  
於事也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

奸。

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虞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向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檢畜精當。為情雜。汗謂

非禮義之言也。盧文弼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存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十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說。蓋有分并之故也。王引之曰。我詐當為執詐字之誤也。讀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

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利。又曰。馮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輪。愚也。郭璞注謂。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盧文弼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曰。注引或說失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懼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偷儒。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為輪而援方言為訓。饒樂

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俞樾曰。不字涉下不

非也。兌與鏡同字。史記天官言兌。漢書天文志作鏡。鏡兵篇云。兌則若莫邪之利鋒。亦以兌為鏡。佞兌即佞鏡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左成十三年傳疏。鏡亦利也。廣雅釋詁二。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鏡李

審注。鏡猶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遇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遇饒樂之事。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楊訓不曲為直取之是也。而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則其義矣。不苟篇見。分兌而佞

兌。亦當讀為鏡。注依各本。誤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為僻。王念孫曰。揚分僻違。而

賢教將不入章。注竝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共工善言。簫用僻。是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

夷固辟。違庸衆而野。不苟篇曰。佞傲僻違。以驅盜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傳曰。動作辟違

從欲。厭私。義竝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回。失道途。辟回即僻違。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毛傳曰。回邪也。大雅

大明。篤厥德。不回毛傳曰。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靜言庸回。柱注曰。回邪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

虛庸作回德。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橫行天下。雖達四方。

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績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盧文弼曰。供疑是

張拱之義郝懿行曰供與拱冀與觀俱音同字通其義則冀觀俱訓望也此言行而張拱願望乃是恭敬審諦非恐漸積於泥淖也先謙案楊前說是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是供訓為恭而拱義即在其中釋詁翼敬也論語鄉黨篇進翼如也孔注言端好翼子禮容經趨以微罄之容積然翼然肩狀若流非如射箭以此文行而俯項推供冀之義正狀其趨走疾速是為禮之容非因有泥淖積之也若張拱願望非所以為禮矣

**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盧文弼曰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又曰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所抵觸而俯項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揚說失之俞樾曰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

和弓數摩鄭注曰數拂也擊與數通郭仲奇碑歷倚電數觀即擊字也先謙案王說是 **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偶視對視也 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郝懿行曰駑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遲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將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

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 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

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 然而君子不

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大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與此止之義合 倚魁之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

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縑也。盧文昭曰今方言作凡金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郝懿行曰倚與奇魁與俱聲近。借字奇愧言其事。論觚不常也。先謙案不苟篇申徒狄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鄧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費亦卽此義。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文可互證。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須者待也。故遲之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當繼行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見下文。今本者作曰寫者脫其中耳。揚云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

同至也。故頭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盧文昭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

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謝本從盧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昭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不爲下增之字。爾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爲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閑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出入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入必不遠也。下文云好法而行上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正謂聖人之出人遠也。若云出入不遠則義不可通。文選登樓賦注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此句有誤。出人不遠矣。義本荀子今據以訂正。先謙案道雖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先謙案法卽禮也。好法

以下文義不連上。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說見厚其志而知大體也。衝風戕簷體無咎言。韓詩禮作屢坊。記引詩亦體讀爲屢。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屢道。非謂作屢管子內業篇戴大圓而履大方心術篇履作體是屢體古字通。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

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人無法則佞倭然。佞倭無所適貌。言不知所以齊明達。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聞。小雅人之齊聖下。

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礎。古字渠礎。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陳奐曰：案渠渠猶懼懼。齊風傳云：懼何之。

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

言者解依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

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

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

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妄無為，言所為皆亂妄耳。揚說非。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

正儀而貴自安者也。及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

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俞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憚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

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楊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盧文弨曰：案

二字古通用。先諫案不詳少承上惡少言之。謂少年而不祥者，猶言不祥人矣。知其將陷刑戮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下之大老。



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

矣。盧文弨曰大老宋本作達老。窮窮窮匿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

多矣。覆巢毀卵則風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俞樾曰揚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墨注周

書常訓篇曰窮則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強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饒寡則通者

豈不饒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人。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

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謂行事不

務求人知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

也。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為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

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過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揚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特不知過

為禍之段耳。故不獨其解耳。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昭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

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曰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

浙局本誤連上今並正之。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

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孫曰枯

讀為枯。天論篇帶耕傷稼韓詩外傳作枯鄉射禮注肅慎氏貢帶矢釋文作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孫曰枯

謂禮也。故曰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爾雅東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

也。中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供範之辭也。

# 荀子集解卷二

##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 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 禮義也

當丁 須反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 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

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盧文昭曰宋本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 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案 也故字乃總冒下文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見內則注淮南說林篇注謂抱石於懷中而赴河也韓 詩外傳曰申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 誤以為負擔之負故以懷字為不當有而並刪故字劉台拱曰案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 訓注亦曰殷末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 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懷二字

今案王說是仍從宋本增入。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 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

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盧文 昭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 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

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 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觀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 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昭曰張熾

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 之大包之則會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

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目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 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盧文昭曰往未句宋本作是以前有口說鈞

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鈞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須與 尾皆毛類是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 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俞樾曰鈞疑鈞之段字說文女部鈞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 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唳鈞為說謂鈞音拘與須音相近唳鈞者須出乎口也案大元迎女四堂有 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唳鈞范望及溫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鈞與須音近則唳鈞

鈞即唳須也。以說此文是為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鈞為拘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卯有毛。司馬 彪曰

荀子集解 卷二 不苟篇第三

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鸚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鸚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雞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

折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折鄭大夫劉向云鄧折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載之案左氏傳鄭駟歇殺鄧折而用其竹刑

而云子產載之恐誤也。盧文昭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

。盧文昭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為吟口楊氏據說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

不疑俞樾曰吟蓋黔之段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傳為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謂語吃不能明

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口三句與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連蹇謂口吃）猶為其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傳。盧文昭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

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易知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體與養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

易懼而難齊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

狎也詩梵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為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易懼

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謂親

仁思比謂離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聘辭。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辭作亂其義較長此形譌王念孫曰不辭當作不亂揚加聘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 蕩蕩乎其

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

開道人。道與不能則恭敬縛紲以畏事人。禮與撻同紲與紲同小人能則倨傲僻違

以驕盜人。禮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

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劌。廉峻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解不至於刃傷也辯

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

立當為直立字之誤也。俗書直字作直寡字作寡二形略相似故直誤為寡王念孫曰揚說非也寡

此已誤。勝讀若升斲六四終人之勝虞翻曰勝陵也。小雅正月篇靡人弗勝毛傳曰勝乘也乘亦陵也管子

侈靡篇得近者高而不崩遠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此言君子雖特立獨行而不以陵人非謂人

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王念孫

也。言君子做慎而不局促綽綽有裕也。非十二子篇隆佐尊寬容之義。韓詩外傳作寬裕是容裕古字通。古者

東侯二部共人而互轉故說文容裕二字皆以容為聲。史記平準書盜摩錢裏取鎔。漢書食貨志鎔作銖音浴亦

其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

曰讀為警。盧文弨曰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王引之曰察義讀為譏韓詩外

傳作正言直行指人之過言亦讀也。韓策曰嚴遠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是其證。趙策臣愚不達於王之譏史

記趙世家趙作義史記鄒陽傳舉讀顧知漢書作義又韓子揚權篇上不與義。言己之光美。擬於舜

禹。盧文弨曰宋本各舊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子左宜右有然後總結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屈亦當為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

詞）荀子之文往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避重疊為使人易曉也 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

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變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俞樾曰

日辯苟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為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偏也儀禮鄉飲酒禮聚

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為偏以義變應者以義偏

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

偏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並遇變應而不窮變與並對文可知變之

為偏也致土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先謙案此文變應與非相儒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

即儒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通應事也義本無定

隨所應為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其義之與比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應之謂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下言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

說改讀至君道篇之變應末本作變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

應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為證矣 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盧文弨曰此段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為一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弨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即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知則

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

而有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謝本

而遠慮文昭曰外傳四作喜即和而治憂即理則遠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

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揚氏所據本兩句並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

又仲尼篇云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

理謂不隈獲也亦並是理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遠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

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同改作治惟此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作注時未

能審正而從為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 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

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並作兩理字劉說甚允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盧文

曰宋本淫上有疏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亂不知懼也。語意甚

明苟書多以漸為漸。揚氏不知例以漸進為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為進。則難矣。王引之曰漸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處險則下漸許矣。揚訓漸為進。又訓為侵。續皆失之。義並與此同。呂刑曰民與胥漸。言小民方與相為詐欺也。傳以漸為漸。化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李頤以漸為漸。續失之。此皆古人謂詐為漸之證。說者都不尋。皆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先謙案王說是。

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謙案

兌與銳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翫。輕謂輕佻。失據。翫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翫。然音許緣反。或

曰與慢同說。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偏。偏頗也。字書無偏字。韓詩外傳作弃而

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偏五甘切不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偏偏龍龜手鑿一云偏五盍反。偏偏不審事也。偏他盍反。偏疑他劣也。又音偏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揚氏未見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偏字。又云偏當為濕。並非韓詩外傳四偏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纍。與此字形音義遠。

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

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

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汗而修

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為善。俞樾曰修當讀為條。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條。濯之條。是其證也。條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揚注失之。荀子書每以修與汗對文。並當讀為條。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

非修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荀子集解 卷二 不苟篇第二

二七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

絜修整也謂不煩雜。盧文弼曰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作身先諫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者其言對文若作辯則

與言複絜辯二字亦不詞荀子原文自作絜其身傳寫誤辯下文故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新浴云云正申言絜身之義揚注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為辯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善千里

之外。故馬鳴而馬應之。盧文弼曰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非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行也。猶其誰能以己之漙漙。

受人之域域者哉。漙漙明察之貌。漙漙謂商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感域域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指指者乎。漙子謂反。盧文弼曰案漙漙也。本說文此脫也。

字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鏡鏡容人之混汚然。鏡與漙古音同混汚與域域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詞作察察放放當是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諫案焦喬雙聲故從

焦從鏡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漙之與噉（禮記少儀釋文漙本作噉說文漙或从噉）噉之與噉（說文噉冠要禮祭爾飲酒盡也釋水水離曰噉釋文及本書禮論利爵之不離也注皆訓為盡則借噉為噉矣）並是

故鏡亦為漙漙也。域當為感揚說也。字書無域字蓋感亦作域。徐寧寫為域耳。儒效篇云無所礙德揚注從與詐同感之為域猶詐之為德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

無姦詐則心常安也。劉台拱曰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成始則

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守非義不

識案王誠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刪數字而語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揚注義異。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靈也。誠心行義則理

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

舊賢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

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

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夫此順命以慎其

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

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

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篤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髣髴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

形者，形非形於外也。《揚注》誤。《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揚注》尤誤。《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者，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

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揚注不援爾雅，而據中庸謬矣。慎者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荀書多古義。古音揚注未之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舛誤。此其一也。餘

不悉。竊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大學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慎獨不當有二義。陳碩甫云：中庸言慎獨，即是誠身。故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是故君子慎

其獨也。鄭注云：少其牲物，致誠慤是慎其獨。即誠其獨也。慎獨之為誠，獨鄭於禮器已釋訖。故中庸大學注皆不復釋。孔沖遠未達此旨，故訓為謹。慎耳。凡經典中慎字與謹同義者，多與誠同義者。少訓謹，訓誠，原無古今之異。

《慎》之為謹，不煩訓釋。故傳注無文。非誠為古義，而謹為今義也。唯慎獨之慎，則當訓為善之為道者。誠故曰君子必慎其獨。又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

**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俞樾曰：上文云

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他事。無他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不形則雖作**

**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驅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

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為猶。若說見釋詞，若字下。

**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

**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

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舉也。詩曰：德輿如毛。輕則獨行。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乎不已。濟而材

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乎不已。濟而材

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乎不已。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

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盧文昭曰正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人情不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

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

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禮難以為治。故荀明之。郝懿行曰端疑振書端

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

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為拜拜。今拱字也。說文收揀手也。从才。才。拜揚雄說收從兩手拱。斂手也。从手共聲。今經傳皆作拱。形與拜相似。因訛為拜。端拱而論。即揚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揚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又云

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為拜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總天下之要。治海

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荀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

操術然也。舉皆也。盧文昭曰正文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灑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宋本。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

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

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之。必將曲辨。揚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論兵篇。城郭不辨。注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舊本有加二字。倒轉今據揚注乙正。揚以辨為分別失之。又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論兵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

籥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籥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籥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辨者皆兩字同義  
倒言之則曰辨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辨治也荀子君道籥君者善班治人者也班亦與辨同韓詩外傳作辨治  
成相籥辨 治上下 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 閭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先謙案上 同苟合於上成相籥云愚而上同國必禍 分爭於

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

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郝懿行曰悖者倍之假借字倍訓反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讀若勃玉篇勃音突切又蒲輩切廣韻同悖怨慙也謂君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籥曰君雖不知

無怨疾之心是也方言悖慙也廣雅曰慙慙也悖怨慙恨也悖悖勃字異而義同（莊十一年左傳其與也悖焉一作勃莊子庚桑楚篇微志之勃勃本又作悖秦策秦王悖然而怒悖然即勃然）楊注非 身之

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認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

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郝懿行曰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稱說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本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庸

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

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王念孫曰甚當為是言不從流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昱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荀子賦篇嫗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 若是

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抄皆其證也楊注非 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俞樾曰文

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 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

生惑。誇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舉下專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

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

取舍。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權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揚法已脫衍非也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

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盧文昭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欲之人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往云

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不知注言欲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

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夫富貴者則類傲之。貴

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先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他篇竝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

注曰求翁務也求柔是柔非仁人之情也。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

文反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曉世者

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曉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田仲

處於陵不食兄殺辭富貴為人憐國號曰於陵仲子史鱗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盧文昭曰田與陳古多通用

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鱗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衛之末俗固可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歎夫名生

於不足盜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

己推此而論夫苟行以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為人然則苟膺此謬蓋欲錄砥

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第四

僑泄者人之殃也。

惟與蝶同變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僑泄盧文昭曰橋元刻作僑劉台拱曰橋當從元刻作橋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僑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

篇或作伏或作伏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為伏先謙案劉王說是今改從呂錢



本元 恭儉者。併五兵也。併當爲屏卻也。說文有屏字。屏實也。與此義不同。併防正反。盧文昭曰。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先謙案。併當爲併。強國篇併已之私欲。君

遺篇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苟書例。以併爲屏也。此言屏卻。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謂以言傷人較之以矛戟。傷人者爲更深也。今本以作之。則與下句不甚貫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繡。敵文章。聽人以言。今本以字亦誤作之。辯見非相篇。樂於鐘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

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徐大道。道行則不使之者。嚮行曰道。徐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揚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徐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道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爲擾。讓之讓。說文。女部。讓。煩擾也。經典無讓字。多以擾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讓就駕。李善引。讓。蓋曰。讓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讓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徐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盧文昭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之。與注合。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爲不謹。敬若有物。制而

不使之者。嚮行曰道。徐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揚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殆。讀爲待。言共行於道。徐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則待其人。道乃行也。作殆者。段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爲擾。讓之讓。說文。女部。讓。煩擾也。經典無讓字。多以擾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讓就駕。李善引。讓。蓋曰。讓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讓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徐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也。先謙案。俞說是也。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輕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即肆意之義。大略篇云。賤師而輕

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察察而殘者。忤也。由於有忤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

謂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矣。察察而殘者。忤也。由於有忤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

言詞辯博而見窮蹙。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絮者。由於於好毀訾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俞讀爲愈。先謙案。或說。參之而愈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錫參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

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結之。好交乃。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王念孫

好文之誤。說見上篇。揚引以證本文。非。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王念孫

做真爲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

說謂辯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

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

劓，傷也。刻已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為勝。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

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

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

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

其親也。

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

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禮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憂字耳。王念孫曰：案

後說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盧文昭曰：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

聖王之所不畜

也。乳彘觸虎。

先謙案：觸虎者，蓋衛其子當時有此語耳。

乳猶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

盧文昭曰：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

先謙案：人也，二字下屬為句。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會猶彘之不若也。

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

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

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鑿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伯

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瑒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戰，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鑿刺也。之欲反，故良劍謂之屬鑿，亦取其利也。或讀屬為斫。郝懿行曰：斫，斫音讀不同。屬雖訓斫而不讀為斫也。玉篇：斫，或作鑿，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同之。正文又無斫字，此注當有脫誤。鑿，訓刺亦未聞。

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

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鬪也。

有苟歲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苟歲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

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忤

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歲之勇也。辟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唯見有飲食也。下文忤忤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本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猶歲例。今本作利飲食之見。利字即涉下文利字而衍。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為于僞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

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牟傳曰。葵之貌也。王引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非。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

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

在持義之上。

儵鉢者。浮陽之魚也。儵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鉢字。蓋當為鉢。說文云。即鱧。鱧鉢鉢字。蓋儵魚一名儵。鉢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

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稠。鉢布未反。郝懿行曰。鉢不成字。鉢非魚名。疑當為鱧。俗書體或作休。然則儵鉢即儵鱧矣。王念孫曰。衛風碩人。簪儵發。說文作鉢。鉢則鉢非魚名。且儵魚亦無儵鉢之名。楊

說非也。竊疑鉢為鉢字之誤。爾雅云。鉢鉢。鉢即鉢之異名。則儵鉢為二魚也。鉢書不字。或

作季。見漢趙相劉衡碑。本字或作方。見白石神君碑。二形相似。故誤為鉢。與怯於沙而思

水。則無逮矣。怯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怯。儵

亦取去之義也。盧文昭曰。案方言祛作祛。王引之曰。魚去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

也。案壯當為俗（字從人谷聲合其虛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玉篇俗彙載切倦也。集韻微方音傍也。份與倦同。或作御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飢受訕郭璞曰御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微郭曰窮極倦微疲體者也。說文御微御受困也。御微御並與俗同。窮極倦微飢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靡券（鄭注考工記輔刊曰券今倦字也）。鄧窮備（與微同）甄極並與俗同。窮極倦微飢其義一也。極也。鄭注考工記輔刊曰人極于病。困疲靡倦御窮極極其義一也。然則俗者窮困之謂也。魚因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不旁或從篆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否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御墻開門御作却今俗書御墻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為肚俞。肚俞曰肚當作陸文選吳都賦曰陸以九疑注曰陸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陸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陸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先謙案俞說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王念孫曰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志讀為知識之識（古知識字通作志說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二十六年）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作怨天者無識。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迂失也。反也。貴人也。王念孫曰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比訓也。廣雅曰迂遠也。韓詩外傳曰身不昏而怨他人不亦遠乎。語意正與此同。先謙案三句與法行篇同反之人與君道篇反之民反之政同意言反求也。

**榮辱之大分。**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害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在中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慤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王言篇土信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土信民敦而俗樸（樸朴璞並通）男慈而女貞王肅云樸慤屬貌。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懼憚者也。王念孫曰險以心言非以境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害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皆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如也。皆取之道非其道所以取之。

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如也。皆取之道非其道所以取之。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盧文昭曰案注取之道。如也。皆取之道非其道所以取之。

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

日政當為正多十。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

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

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

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

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者也。王念孫曰持猶奉也言官人百吏謹守其法

則度量刑辟圖籍（見上文）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揚以持為保持

未。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

確是以為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之。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

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

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盧文昭曰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意

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幼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

孝弟原慤以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揚訓為拘錄非也郝懿行曰原與慤同原慤皆訓謹也鞠與局同錄與選同

邊者行謹邊選也鞠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君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

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治匠事也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讀為比

堃云比治也周官甸師比其委積故書比為比鄭司農讀為比大司馬比軍衆比或作比是比與比通敦比其事

業猶云其治事業耳疆國篇敦比於小事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

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密躬親亦失之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

此揚悍僑暴。揚與蕩同。郝懿行曰僑即驕字經典俱借驕為僑耳此皆姦人邪說鼓行之事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

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權侵。是其所

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權惡也謂不堅固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

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

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為誕力為詐也上文云韜錄疾力以較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

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

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揚注難測其姦詐則與下二句不合。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

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俞樾曰揚說非也尙書皋陶謨篇篇詔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為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

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強國篇曰德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

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

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隱蔽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王念孫曰揚後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銜置也措銜即注

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儻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

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舊本注錯上有執字涉下得執而衍今據上文刪儻效篇曰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又曰謹注錯慎習俗注錯二字皆



上平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

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鳥也盧文昭曰揚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

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並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讀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子雅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子夏揚

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下詩曰十五乃後人妄加非楊注原文則與上二句不對矣是非知能

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文昭曰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王念孫曰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習風

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同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楊注俗謂從其俗亦誤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餘見前注錯下大略篇

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謙案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限制之節與適同義說見擣國篇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爲慢

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爲慢

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盧文昭曰元刻故下有曰字宋本無又曰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

凡人有同一道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

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瘡同是

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義求之不當有上下

文所生而有句並無常字此常字錄上下文而衍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孰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先謙案孰字無義以上文言注錯習俗證之則孰字爲衍文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云云與上文在往錯習俗之所積句

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

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紂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

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

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何也。

曰陋也。

言人不為堯禹而為此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

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成乎修為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以修為二字連文可證

人之生固小人。

先謙察生性字

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

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

由得開內焉。

開小人之口

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隔積

言口腹無所知隔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隔積之義未晰隔積與禮義辭讓廉恥相配為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隔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真強者也解蔽篇云道

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為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即隔積之義天論篇云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荀子因時人蔽於一偏肆

為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隔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其義也

亦咥咥而嚙。鄉鄉而飽已矣。

咥咥嚙貌如鹽反嚙愛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亮反。先

謙案楊讀鄉為向故訓為趨飲食貌但咥咥是嚙貌則鄉鄉當是飽貌若解為趨飲食貌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嚙嚙之後未免倒置楊說非也鄉當為鄉之窟鄉亦香字也重言之則曰鄉鄉猶食之為美美。漢鏡歌上

陵曲。苾芬之為苾苾芬芬。詩信南山。正飽食甘美意。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人不學則心正如口腹之欲也

今使人

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

粲然精潔貌牛豕曰芻犬豕曰豢豢豢也。以穀食於圈中

觸然驚視貌與觸同禮記曰故鳥不觸許聿反。盧文昭曰宋本注作與賊同禮記曰故鳥不觸許聿反賊或為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噉於鼻。臭許又反噉當為噉厭也

昔廉反或下忝反。盧文昭曰案下忝元刻作胡筆郝懿行曰臭今作嗅噉不足也與歎同言嗅之而無歎於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觸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噉於鼻無衍字也噉苦葷反快也。莊子盜跖篇曰口噉於芻豢醴醢之味趙策曰衣服之便於體噉嚼之噉於口魏策曰齊桓公夜半不噉易牙乃煎菽播炙和調五味而進之高注噉快也。臭之而噉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噉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

揚讀噉為噉而訓為厭失之。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鄭注以相與也。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

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

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有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

。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告之示之。靡之儂之。鈛之重之。靡順從也儂疾也火緣反靡之儂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鈛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靡之儂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

儂效鑿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揚注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非是。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性惡篇曰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與儂聲近而義同是靡之儂之皆積貫之意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

陋者俄且儻也。愚者俄且知也。儻與儻同益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擱陋者俄且儻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今儻今鄭云儻寬大也下

板反。盧文昭曰注擱字宋本作儻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儻當為擱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儻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密慎謂之儻反儻為野此以儻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儻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今儻今鄭云儻寬大也此說是何處疑儻當為擱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儻為假借荀子之儻為本義何以明之陋為陝隘儻為寬大故以儻陋相儻證以修身篇云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又以聞陋相儻聞亦儻之段借聞謂寬閑即儻訓寬大之義揚注訓為聞習亦非王念孫曰盧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聞少見曰陋聞與陋對文是其證儻聞古字同耳楊後說以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

其證儻聞古字同耳楊後說以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

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慈曰：是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揚注：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

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王念慈曰：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禮據爾哉。注云：幾讀為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為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為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正指此幾字而言。今改幾為豈，則前注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則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

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盧文昭曰：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郝懿行曰：說文元，又蓄牛羊。毛叢居謂之豬，後驅廢謂之彘，是猪彘異故此分列言之。又蓄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窳。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困方曰廩，窳窳也。地藏曰窳，窳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俞樾曰：據

注曰：約，儉也。既云儉，高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揚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管業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窳，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者之謂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

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慈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當有幾音，則為衍文。明矣。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

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會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大，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句也。盧文昭曰：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

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王念慈曰：瘠，讀為掩，掩埋也。瘠，露骨也。

日幣有肉曰幣（出蔡氏月令章句）言凍餓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餓作瘠者借字耳（說見管子八觀篇）楊以瘠為瘠瘦失之

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向不能知况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深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姚遠矣。懷古施字溫猶足也言先

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郝懿行曰溫與蓋同蓋者積也左傳蓋

利生擊經典通作蓋此作溫皆假借耳如禮器云溫之至也溫讀為蓋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成或茂或

之盛非也感讀為成亦功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感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典婦功曰秋獻功

奪人曰秋獻成是成與功同義）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感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

感乎良言莫成乎良也（莫成乎良即成言乎良說見經義述聞）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

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感矣言其備已成也（高注感疆也失之）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感

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卒郕作成隱五年十年十二年並作感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

秦申君傳成作感封禪書七曰主利成山漢書郊祀志成成作感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

兼覆之兼成之以觀其感言觀其成也（楊注感讀為成）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譽其感聞主妬賢畏能

而滅其功感讀為成亦功也（楊注感謂大業失之）故說苑臣術篇作上賢使能而享其功正名篇曰心憂

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應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緩平輦非孰修為之君

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感憂兼萬物之利而感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為之君子也。王念孫曰禮論篇曰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揚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為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

順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

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也務知二則有之

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鈞察

之而俞可好也。鈞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循察之俞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先謙案楊反字無注而以卻字代釋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鈞察之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

鈞猶故鄉反鈞二字義與此同非十二子篇反（今本鈞及）鈞察之注云鈞與循同又云反覆鈞察其義當矣

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王念孫曰此

嘗讀以獨則足樂為句言獨居而說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相承則樂字上屬為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為一句意者語詞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者意者其是邪為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為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為贅設仍當從楊注斷讀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讀為縱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賢字是也知讀為智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有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知識之知故於題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知則

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職行也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載如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

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

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感為械無感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

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不自

以為多。謂為天子以下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鈺鈺旅盜旅也抱關門卒也擊

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舊有此語引以喻貴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

順也而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儻說文儻儻互不齊也周語冒段輕儻章注云儻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儻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傳二十三年左傳

鼓儻可也杜注儻儻未整陳義與此同儻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

詩曰受小



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蒙或謂之龐明施蒙聲近通用

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龐厚也今詩作駿龐言錫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龐

# 荀子集解卷二

##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則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刑法宋本

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

相術非謂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議案有相人即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或焉故極論之。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李兌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

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

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

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軒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軒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軒臂也。軒音塞。俞樾曰。楊注

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倫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

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二尺。句焉廣二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

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盧文弨曰。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丹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

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

突禿長左軒較

之下而以楚霸

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轡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轡上出式者

詩曰倚重較兮。盧文弼曰今毛詩本倚謀作倚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尼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

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榘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郝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國門不介冑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

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子公結。葉公子高

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善字之譌隸書著字或作

著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紀帝擊立不垂索隱古本作不著）俞樾曰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

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

撰與契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契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契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

修飾耳。盧文弼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廣雅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之聞人不足以相論故事不揣契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自可瞻馬。

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諫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纒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盧文弼曰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

尼之狀。面如蒙俱。

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音款頓子曰毛廬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爾雅云木立死曰柶柶與菑同。郝懿行曰皇矣詩傳木立死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偃或曰體優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

之狀。色如削瓜。

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閔天之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髯

之狀。身如植鱗。

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郝懿行曰鱗在魚之背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傳說亦背偃歟

跳湯偏。

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適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牛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滄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適

堯舜參牟子。

眉同禹

牟與睨同參睨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睨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

從者將論志意比

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

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苟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盧文昭曰從者猶言學者注

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口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王念孫曰案如揚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越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娥說文曰娥輕也(廣雅同)玉篇音于厥切娥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越輕易之貌繼衣引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命以自傾覆也(鄭注以越為顛覆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說文娥輕足也義亦與越同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德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盧文昭曰稽止也此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

桀紂是與之同揚訓稽考疏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揚並訓稽為考備效稽是大僂之僂也又云是大僂之稽也揚注嘗驗也稽攷也稽衡對文義當訓考即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

二義當從揚說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矣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爾耳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方言云儂疾也慧也與喜而翹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儂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矣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

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

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治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

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為未嫁娶之稱弃其親家而欲奔

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人

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

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昭文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



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強為毛傳合失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

以其有辨也。辨別也 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一足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

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郝懿行曰狴狴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為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甚為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為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耳。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

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狴狴即猩猩。宋羅願爾雅翼說猩猩云其狀皆如人與狴狴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猩猩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猩猩黃毛如發白耳如豕。

人面人足長髮頭顱端正。是猩猩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猩猩能言笑。參用注文。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狴狴者謂其能言。能嘍。無謂其能笑者。能笑。迺狴狴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葷。食其葷。無辨。故賤而

據譏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狴狴笑也。 食之。 側吏反。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

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

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 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

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也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族久則廢也。盧文昭曰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漆也。漆與奏古今字。漢律志族奏也是其義也。奏族族族並聲義同。然則節族即節奏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衍字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問答。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三故曰而衍下文曰是守法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

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諱。不如隨時與始。禡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禡

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諱。不如隨時與始。禡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禡



極也。王念孫曰：禩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禩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禩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禩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禩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尙未衍禩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禩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禩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禩字也。今作極禮而禩。即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卽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禩字。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

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繁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與以救當可斯感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可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識卑而易行也。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注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泯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注王三君之說。皆有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

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感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毒民。今爲瘍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盧文弨曰：數字從宋本。俗本

亦作欲知億萬。則審一一。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

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

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

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彼衆人

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側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况於

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曰可字。俞樾

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為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欺。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揚注云。人不能欺。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為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若牛馬也。以說

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

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疆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側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

之道而不迷。雜物炫耀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久故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為愈。榮辱篇情之而俞。獨者口也。蒙之而俞。瘠者交也。揚注曰。俞讀為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愚者

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聞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

對。據揚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聞其小。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

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

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明也。解悟貌。此則黨則曉了。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明也。解寤貌。然則黨學。然則不好言。不樂言。則

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苟與居楚久。故楚言耳。

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王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

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凡人莫

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

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聽人以言。樂於鍾

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

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

啤汗傭俗。啤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啤與庫同。猶水處。謂之行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

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

荀子集解 第三 非相篇第五 五三

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安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繆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

近舉相對為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安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繆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誤。

善者於是

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

贏餘也。贏絀猶

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匿槩括之於己也。

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匿所以制水槩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

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敝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匿通。即槩字也。梁與匿同義。故以梁匿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史記：建元以來，侯表、燁、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注、引、東、觀、記、作、高、梁、谷。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也。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

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

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樞樞。樞也。言如以樞樞進舟船也。

度大各反。樞以世反。韓侍郎云：樞者繫樞也。正弓弩之器也。盧文弨曰：舊本樞樞多訛。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郝懿行曰：樞，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樞即樞字。樞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已身，則以準繩。接引人倫，則用舟楫。謂

律已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櫂兮蘭枻。王逸注：櫂，楫也。樞，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楫所以擡舟也。故因謂櫂為擡。擡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樞。俗字作擡。作擡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

淮南說山訓曰：繫不正，可以正弓。此即用樞之義。一撤同繫。王念孫曰：案攷文注云：按毛詩傳：楫所以擡舟也。故因謂櫂為擡。擡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樞。俗字作擡。作擡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

鄭注曰：維弓，繫也。秦風：小戎，篤竹閉緹。毛傳曰：閉，維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維繫，巧用則騷然。而反土喪禮記。弓有楛注曰：楛，弓繫也。則繫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維與樞同。閉與楛，鞅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樞與繩對文。若訓為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為擡，則於義愈遠矣。

度已以繩。故

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衆。王

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為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所謂因衆也。楊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為衆之誤。甚明。

故君子賢而能

容罷。罷弱不任。

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術兼容

之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

靡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王念孫曰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同周官鬯人注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鳧鷖篇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欣靡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

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

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為字涉下文為字而衍韓詩外傳畫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為字傳曰唯君子為能

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

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

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

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

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為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為諫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

解篇諫臣死而諂臣尊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進諫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人伯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楊讀

故言為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為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斷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

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為一句。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王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

荀子集解 卷三 非相篇第五 五五

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為衍文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土

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

有小人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

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

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

居錯遷徙應變不

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居讀為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

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遷委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

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

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

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郝懿行曰致緘黨黨古今字

黨言即昌言謂直言也此明土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為質

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淮南要略約重致到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十年左傳注魯語晉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黨同謂直言也。楊注失之。聽其言

則辭辯而無統。

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

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

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盧文昭曰正文均宋本作於郝懿行曰均當依宋本作於

瞻唯猶唯諾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俞樾曰之猶則也信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五文耳說本

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故下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謂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節故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

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諾因誤為瞻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譎衆經音義十二引韓蒼云譎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譎又為瞻矣

瞻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

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

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



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一子篇第六。盧文昭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王念孫曰疆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為是。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燒同。盧文昭曰梟宋本作燒。注燒與燒同。梟字無攷。燒亦作

燒當。喬與論同。詭詐也。又余待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放蕩恣大也。竟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

從之。喬與論同。詭詐也。又余待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放蕩恣大也。竟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

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

誇言。使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竟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郝懿行曰滿

溢也。字張大也。竟者崔嵬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喬宇所謂大言炎炎也。竟

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往以行說失之。竟瑣又見儒效正論篇。王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宋

龔本同。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喬宇竟瑣而不釋欺惑愚衆。下文足

欺惑愚衆始釋之云。足以欺惑愚人。眾人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矣。俞樾曰楊讀喬為滿

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人。則既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俞樾曰楊讀喬為滿

是矣。訓字為大。則與論誼不倫。字當讀為訂。說文言部訂論譌也。然則喬宇猶言譌詭矣。先謙案喬宇俞說是。竟

瑣猶委瑣也。竟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可馬相如傳。崔崇虛崎。崔崇即崔嵬。異文嵬之為崇。猶嵬之為委矣。相如

傳委瑣握鞶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訓曲。則嵬亦訓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嵬說。嵬說猶曲說也。下文云吾

語女學者之寬容。又云是學者之寬也。謂其容如彼。即是學者之寬。猶史記言曲儒也。見趙世家。正論篇又云。竟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竟。一時之瑣也。英與嵬瑣對。文英為俊選之。尤則嵬瑣為委曲瑣細之。又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本從盧校。此句上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說是從元刻刪。

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雖許季反。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

文昭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并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之字。

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道。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眾人矣。郝懿行曰。故者。咨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

鄒魏牟也。

它器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

而張熾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獲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矯其性也綦猶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遠俗自絮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為得難力智反跂丘氏反。赫離行曰此謂矯異於人以為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陷利跂者便於走趨谿讀為難跂音為企四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為極谿之為言深也老子為天下谿河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跂跂企同字廣雅釋詁企立也曹憲注企即古文企字。

荀以分異人為高。荀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荀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鱧也。已解上。盧文昭曰解見不荀籀彼作田仲田與陳鱧。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

權尺。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僂輕也輕僂證反。

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亦以大與尚。竝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三年公爭傳。故君子大居正。此與比大字同義。揚讀大為太。而以為過儉。約失之。僂讀為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為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文選。四子講德論。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矐蒲莖不能以射。曼亦無也。李善注。調曼為長失之。曼差等。即無差等。作僂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勞苦與百姓均。專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

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也。先謙案富國篇云。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即懸君臣之義。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橫到同。時孟子作宋。輕經與鈞同音口莖反。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皆能言。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

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





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增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揚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况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揚注非儒效篇願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宋龔本有）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揚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揚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况乎四字不成義又載或說以况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况乎諸侯爲句成與感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感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感然則成名猶感名也况者賜也言以感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禮夫傳將軍適肯幸臨况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

魏其侯卽此况字之義裁同王念孫曰即如秦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說見經義述聞）財萬物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揚云裁制萬物失之）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裁與財同）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並與此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

得執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

跡著矣盧文昭曰著宋本從竹作箸下竝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

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愼反故多言而類

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

流洎然雖辯小人也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昭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洎猶沈洎說見勸學篇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辯說

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二姦者聖王之所





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

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

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

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人矣妖同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况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王念孫曰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

字倒轉下文同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俞樾曰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

揚曲爲之說非樂富貴者也云蓋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

要是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

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注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

施或所宜反先謙案君道篇云以禮分遠罪過者也遠罪過者也遠于務事理者也務使事羞獨富者

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汗漫已解恣睢者也恣睢已貪

利者也觸抵者也持權執而忤人。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過也此無禮義而唯權執之

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修正者

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僉詐也。劉台拱曰箸是今之所謂

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勤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疆高言謹慤者

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為不俗。其俗也。離縱而跛訾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跛恣謂跛足。建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

為縱。傳寫誤耳。縱與縱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跛訾亦謂跛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故丘氏縱

所綺反。郝懿行曰縱與蹤同。本作蹤謂車迹也。俗作蹤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蹤迹而令人敬異也。

舉足望曰跛訾。訓思也。量也。跛訾者謂跛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羣矯為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能為也。王念孫曰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訾為恣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放縱。跛訾為跛足違俗而恣其志

意皆非也。後說謂縱為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政讓背乎極。禮之間離政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跛訾。離縱跛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眾之意也。揚訓縱為步而以離縱為離於俗而步去。跛訾為跛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感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劃屬上段。盧文昭曰宋本之所下。能本。本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世德堂本同。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乃縣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為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為冒下之詞。而以為承上之詞。途劃出此句為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下文而衍。則謀之又誤也。先諫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祖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說自是今分屬下段。君

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謂道德也。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

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毀謗不能動。率道而行。

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俞樾曰楊注以冠在前為進。不詞甚矣。進讀為峻。峻高



文謨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駢詢下引荀子作謨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謨誥七節。誥同。此彼謨音繫元刻罵辱也。下有謨音奚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寬容也。嗚嗚嗚嗚（與賦同）謂耽於酒食聲色。指昏迷亂之容也。疾疾皆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窳之容也。備備難難謂不耐煩苦勞頓。懶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為雙聲狀其醜態為學者戒。儉儒已見修身篇。謨誥楊注以為置辱是也。本或作謨詢。賈誼書所謂與誥七節亦其義也。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應帝王篇有先謙案。虞王本作第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為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

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噉與噉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噉於志也。郝懿行曰：噉猶猶識也。抑退之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噉。注云：噉不足也。與此噉同。儉儒憚

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儉儒已解。士者先儒性有所偏。遇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為可賤。非賤三子也。彼君子則

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懈。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謙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為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注以宗原為根本。又云：根本應變皆

得其宜。失之。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漢書董仲舒傳同。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

是問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

者也。言盛者猶如此。况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剗也。內行

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

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

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

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彼固曷足也。行下孟反。

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汚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國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揚注不合矣。錢本及元刻事行作行事亦與揚注不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

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

大節謂大節義也。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地坎反。

俞樾曰說文覲暫見也。倏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即其段字也。倏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揚注失之。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子。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

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為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揚注不得其解。而為之詞。立以為仲父。而貴

戚莫之敢妬也。不致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臣高在。

與之書社二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石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段齒無怨言。朱子集注

援此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

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

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

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為平字之誤也。《禮書》本字與平相似故平誤為本。

致土簞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婁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采芣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為本政教者四。《揚注》王霸篇曰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也。此不得其解而為之說。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

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修鬪。而能

顛倒其敵者也。

畜積倉庫修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王引之曰修鬪二字殊為不詞。《揚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鬪。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

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

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

之。比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

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

天下。王引之曰。《揚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綬之綬。備放篇綬綬。今其有文章也。《揚注》云。綬或為蒺藜之藜。藜與綬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綬綬。《音義》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綬為綬。而說文飢

餒字。經典多作餒。是從委從發之字。古多相通。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

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

王之誅也。綦省矣。

省少也。所景反。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致

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

武王誅一。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

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為語詞。而誤以為安

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案亦語詞。案下無以字是

其明。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

獨百里而天



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揚注載下已脫之字。

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執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

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

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增同，卑退也。主

信愛之，則謹慎而噤。噤與噤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噤。主專任

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謂諂佞。王引之曰：慎比，即順比。王制篇曰：天

下莫不順比，從服順慎，古多通用，不煩引證。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揚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

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謝本依盧

校下，下有忘字。盧文昭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任

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

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揚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又云：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覆也。富

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

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嬭愛茲比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我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

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為義。揚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揚氏作注時尙無理字也。

理字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

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

先謙案。求善處大重之術。二十二字為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揚失其讀。

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之同者也。

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

除怨不念舊惡。盧文昭曰。正

文人字元刻作之。

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

任。兩能字皆衍。文耐即能字也。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鄭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注曰。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有焉。成七年。穀梁傳。此道者言能任國家大事。此承上理任大事而言。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

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為知言。知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也。今作能耐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既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揚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詞。

不耐任。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

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

能而

寵則必樂。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

道之書。其言駁難。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苟脚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疆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苟脚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昭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為之解。非是。

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噉。

噉。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

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

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焘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焘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焘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焘

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焘

曰勝當讀爲謙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

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怨也以其處重擅權（見上文）故志驕盈而輕怨舊怨

以爲莫如子何也揚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 以忒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

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

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炊與吹同僥當爲僥言可以氣吹之而僥仆僥音竟。盧文昭曰元刻作音僇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僥爲僥引說文澆漸而行郭慶藩

曰字書無僥字僥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間謂時不久也 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

矣墮許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蔽篇云鮑叔甯戚隔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

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揚注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

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揚注似未晰仁人古通論說是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

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

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因困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 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

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

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

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

也。

辟讀為譬。晤與甞同。經綸也。伏而甞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甞天二字甚為無誼。人豈有能甞天者乎？以此為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甞天，甞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

故曰說必不行也。甞誤為甞，傳寫者又改為晤耳。先謙案漢書云：揚夢晤天。而王後漢和熹

鄴后紀：揚夢及天而晤之。晤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為譬。俞說非。彊國篇亦有此二語。 說必不行矣。

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

# 荀子集解卷四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

倍周也。屏蔽及繼屬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揚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

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世德堂本同。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揚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高注淮南以籍為圖籍誤與揚同。先

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二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鸛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郟霍管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鄭鄒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五人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昭廿八年。晰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為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

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也。揜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謂之周。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

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

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即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為詞也。

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國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也。天子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

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

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

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禱。同言非禱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

也。變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皆變執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疆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子。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

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盧文昭曰。正文抑易變化。宋本

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切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

說文厭竿也。竿者迫也。此厭音於輻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刻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厭令其能長久也。厭即厭之。段借楊氏訓為厭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

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為厭。厭閉。蔽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為厭。故訓閉。蔽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

閉。蔽何必依鄭。讀厭為厭。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

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

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為之注曰。仰易反易也。案諸書無謂反易為仰易者。盧從

元刻非。又曰。厭然安貌。字本作厭。或作厭。又作憎。方言曰。厭安也。說文曰。厭安也。王篇音於。廉切。爾雅曰。厭。安也。秦風。小戎。簞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湛。厭厭。夜飲。韓詩。於憎。憎。昭十二年。左傳。雅。招之。憎。憎

杜注曰。皆憎安和貌。皆其證也。下文曰。厭。厭令其能長久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

鄉無以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論篇注又云。順服之貌。古

皆無此訓。於厭。厭令其能長久。則云。厭足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為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

不知厭之訓。為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正以待之也。

豫賈定為高價也。牯牛馬者不致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

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為司寇而魯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王念孫曰：蚤自修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

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為誑欺故云防誑。豫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設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矯不豫謂不誑也。又蔡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誑。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或謂之猶亦謂之誑。《老子》與

今若冬涉川。猶令若畏四鄰。與與誑同。《論說》或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也。又作儲家語相魯。籛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聲相近。說文曰：奢張也。爾雅曰：佛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

豫賈。《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脩。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內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

以為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左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

取多。居謂孔子聞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盧校作罔。不必分虛文。昭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改。漁分有親者得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謀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罔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為一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罔。罔罔分罔罔也。一日麋鹿罔也。新序卷一作改。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罔不分宋呂錢本。竝如是不。即罔字。《晏子春秋》內篇曰：結罔罔。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刪必字。孝弟以化

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盧文昭曰》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

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揚云：官百官失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響。謹噓也。言聲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揚說非也。

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論語公治長篇曰君子哉若人）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會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說見經義述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策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若燕）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貌。盧文弨曰俗本注未有名聲二字。顧千里曰治疑當作頌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頭舉踵而頌揚。注頌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自舊本誤曰下衍聞見雜志第三）天下頌揚注頌謂人人皆願致土篇而貴名白天下頌揚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頌同榮辱篇之頌。此天下頌同王制篇致土篇之天下頌。明是揚此篇無注蓋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頌倒越之知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爲人之師長也。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聚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爲大眾謂衆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兵篇義亦同爾雅。師人也。此言人師其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衆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大同。揚注並訓師長又王制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又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郝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夫其爲人下也如彼。

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德。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揚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比類也。從也。（說見經義述聞釋中則比中卽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巨本改正）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今從元刻刪正。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

荀子集解 卷四 儒效篇第八 七七

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為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為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謂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

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偏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

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聖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

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

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

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以理然不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

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擲抑皆謂相陵駕也作慚也盧文昭曰正文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

若夫謫德而定次論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

本或亦多作論論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論德而序位之語。盧文昭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詁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書無論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論疑即論字之謄正論篇圖德而定

次圖謀亦論也論字又譌作論王念孫曰作論者是也作論者論之譌耳論決古字通。賈上九王注快論譌怪釋文論亦作決。謂決其德之大小孫曰作論者是也下文論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論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正論篇論德而定次同。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論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論德為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為是作圖者蓋亦後人所

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才萬物得其宜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先謙案

揚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為逃匿也大略篇云貧賤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為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為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

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孟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

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

王念孫曰：事行，居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伏也。揚注：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案揚於仲尼篇已釋。事行二字故比不復釋。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備俗事行則違。備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

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

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堅白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同異之分隔也。

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

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

不知。無害為治。

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

事謂作業。而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臆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

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揚注非。會不如相雞狗之

可以為名也。

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會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焉。門材與焉。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蔑如矣。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妬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

彼為儒學

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楊以彼為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敦慕焉。上言為儒學之人於義為複矣。彼學者三字誠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

君子也。敦厚慕之。王引之曰。揚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莛齊長而篤。敦內則曰。棹行孝弟。敦博古字通。是敦為勉也。說文模。莫故切。勉也。爾雅曰。模。模勉也。篤。文模音基。亦作慕。是慕為勉也。一方言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莫與慕亦聲近而義同。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為士行。而加勉則為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

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

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

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

言所知淺也。王引之曰。揚以效為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為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並見廣雅。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為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謙案。王說是。論兵篇。隆禮效功。揚注亦云。效驗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

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盧文弨曰。而辯之。而與如同。俞樾曰。揚注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

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圖圓也。圓回猶圖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圖轉於掌上也。錄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於掌上。言天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

書所謂。領鑄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司馬彪注。莊子。應帝王篇曰。胥疏也。宣十四年。左傳。車及於蒲。胥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袁。棗。無胥。魏策。作無疎。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賓胥無。蓋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室難曰。胥靡為宰。寂寞為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為文

是胥靡為空無所有之意。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者。也。案張訓。靡為無。是其訓。胥為相。則失師

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貨。行乞也。實土得反。郝懿行曰。屑。彼寶也者。瑣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盜作銜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箸。盧文弨曰。案已以通。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箸。盧文弨曰。案已以通。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

衣箸。盧文弨曰。案已以通。



繁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  
僂疾也按僂皆屨之假借字釋詁云屨疾也僂者躄之俗字詩曰費用不僂

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先謙案楊說非也此言藏寶者

不可衣食不可僂售然而入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自足之貌莊子曰

文是杆杆亦富人始就學者之富言之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干也自足之貌莊子曰

居居視于干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干讀為任任猶廣也大也檀弓易

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干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

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杆杆亦富人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

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比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

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將誠此

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

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為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

問篇作遵遁與荀子同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躡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

逡循三禮注作逡遁竝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

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今本亦誤作遵道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與

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為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

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著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先

書古今人表作柏譽韓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進其與管子明法篇與作譽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黨與愈少也（疆國篇曰比周以爭與）下句鄙爭而名愈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賢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揚注無方無常也）譽亦讀為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揚以譽為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

篇引此以明不實已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粹也粹

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案正論篇云踴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身不肖而誣賢先謙案不肖而自以為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

誣賢二字之義君道篇云臣不能而身之人而疆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偃偃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偃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

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也王念孫曰交如上

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揚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

也盧文弼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上下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

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弼曰案宋本橋從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

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下同）據揚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

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揚云行有法度加有字以釋之則於義稍迂）故下句不以私欲亂所

聞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聞也揚注至當為志是其證

也古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聞也揚注至當為志是其證

臣道篇云相與疆君橋君盧校云橋宋本橋羣書治要作矯明苻書以橋代矯也

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

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其所隆。

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

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

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一。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

枝。要斂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

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斂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禮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

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

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弼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傳諱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親附若一人即所謂和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搏字之誤也搏即

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即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搏一純固（今本搏誤作博）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難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搏爲

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自井井令其有理以下十句揚注皆以爲論大儒之德則非論聖人明矣此下安得又有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八字乎）盧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聖人矣一句在君

子大聖之間逾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土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土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土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

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被篇曰橋是而務土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土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上文之篤厚君子即賢人

也故外傳曰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是篤厚君子之上即是聖人不得又添一賢人名目）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子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

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彊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借借政爲正猶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搏王說

是盧改正聖人爲賢人誤今正。井井令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能敬已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

嚴令其能敬已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已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分分令其有終

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揚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隸書介分相似故傳篇多譌說見淮南繆稱篇）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揚彼注云

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比介介亦堅固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今其有終始若作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篤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為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揚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愈熾曰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篤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俞二說並通據下文又言綏綏今其有獸獸令其能長久也獸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令其執

道不殆也殆危也俞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前蓋即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變見王嗣篇曰樸然扶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炤炤今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炤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炤故以石形容之炤炤今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炤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

劉韜兄弟一生不為炤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荀書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炤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可知炤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開矣王霸篇亦有炤字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炤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

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脩讀為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是一條條為行貌故曰條條令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管子明法解篇脩作條集韻脩他形切縣名周亞夫所封即史記絳侯世家之條侯是條脩古字通揚以脩脩為整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綏綏令其有文章也綏綏

之貌綏或為藏綏之綏熙熙令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令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先謙案此句術文說見上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執持精神聖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挾挾挾與挾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挾治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治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葛物上當有曷謂神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

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

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

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

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

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鄭驥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風用詩序所謂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是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感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

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日向。盧

文昭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

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展而坐。戶牖之閒謂之展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

盧文昭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秦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為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秦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

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

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兵發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絕大歲。戶子曰。武王

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壞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

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盧文昭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汎。左傳。鄗地汎。釋文音凡。字從己。不從巳。其地在成臯之閒。又漢高即位於汎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汎汎壞。壞以音成。義

揚氏不知汜當為汎。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汎。音汎。字从口。不從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鄗地汎為證。一傳

二十四年）案杜注云鄭南汎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汎之證矣

至共頭而山陰

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陰謂山石巔擢也陰讀為陘共音恭。盧文昭曰

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狂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

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比于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奔走惡來有力也

遂選馬而進。周公曰劔比干而囚箕子。飛

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令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

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為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

厭曰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且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俞樾曰揚注未明已前文且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厭且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且當作且厭厭讀為壓強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為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且歷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

且厭猶彼鼓之而紂卒易鄉。劍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郝懿行曰劍戈之語非荀所解易鄉者蓋謂

以釋苟恐非遂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昭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

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

無蹈難之賞。周人無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

殷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鐵楯弓矢國語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

統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秦大武也禮

見無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昭曰護與護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

不閉。閩門扇也。盧文昭曰跨天下而無斬。跨越也斬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宋本閉作閉係俗體

不閉。閩門扇也。盧文昭曰

跨天下而無斬。跨越也斬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



疆之限也淮南傲真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

造父周穆王之御者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逐篡位者。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

大儒者。善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

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

霸篇曰故入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

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為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入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

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

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昭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為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膾合王念孫曰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咎極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也。傾危也。微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舉事無悔。其持

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履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攻也。攻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

化之。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眾人媿之。眾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

之後故自號也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

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

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既

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蠅螺者宜下界反保音果蠅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痞于髡謂齊王曰

而無其實也。盧文昭曰整當作蠶所引說苑見復思釐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蠅螺彼作蠅螺鄰

圖作臣鄰皆當從彼為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繆學雜舉

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

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郝懿行曰殺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

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謂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偽與為同行動作為也

如字。本篇者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簾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為唯此篇及

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為詐偽之偽矣然而不知惡（焉路反）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

當有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有分字今從元刻刪呼先

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

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億

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曉然在纏緘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說見

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年）謂交其上客以助也揚以舉為褒美於義疏矣又曰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安也從

人意聲（億於力切）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廢矣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見上文）

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俞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

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為師從而附和之也揚注非

其義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

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

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

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俞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

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

及聞見之所未至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盧文弨曰宋

本傳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采芣傳曰自用也大雅縣傳

以是尊賢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有雅德之儒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

古持今。以一持萬。

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

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揚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中猶別況在人矣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

之。無所擬恁。

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擬讀爲擬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作也

張法而度

之。則晦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晦然如合符節言不

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晦然

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奔同也郭引詩奄有龜蒙魯頌閟宮奔奄晦並通揚云晦與暗同失之

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

不義而好利故亡也

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

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

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

爲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揚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揚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

年為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案俞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恭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揚讀伯為霸非也信如揚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

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王制正義引元命包曰伯之為言白也明白於德也是伯與白義相通古鍾鼎文伯仲字多作白是伯與白字亦相通）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上文曰儒者為上則貴名白而天下治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王霸篇曰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翁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昭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為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

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

其所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

能行雖所知多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

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言其能也。盧文昭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難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為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

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為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慎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會子曰詩曰蔽已破碎乃大其幅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為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拜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今本員作云乃衛包所改今據正義及漢書韋賢傳注改正以上三條說者多失

日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日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日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日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日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

其義辯見釋詞。故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

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

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故有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揚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聽各本譌聽據宋台州本改正。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

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盧文昭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開

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

立而治。情謂喜怒哀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盧文昭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揚注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

化之也。故下文曰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必在化而為之也。

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

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盧文昭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

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積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

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

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性

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微與徼同招也一稟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為荼

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毒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虛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為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衆人小儒大儒也不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

倫作論者借字耳屯象傳君子以經綸荀爽曰倫者理也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鐘鄭箋論之言倫也公食大夫禮倫庸七今文倫或作論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逸周書官人篇規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揚說

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能臣者有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為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揚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流滂也東齊海

岱之閒或曰流滂與汙同流與漫同呂氏春秋辯俗篇不漫於利高注曰漫汙也揚讀漫為漫欺之漫分汙漫為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汙漫者並同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

以己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窟愚也溝瞽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為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諱案宋台州本

亦作甚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諱察知而好問不自以為知也揚注非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

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



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廣雅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士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不

以異端亂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尊重如下文問政則尊重安存。問學尊重爲土問治法尊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揚說失之。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

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道過三代謂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

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一一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下之。小之

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大小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聘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先謙案如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軍旅未學。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學圃孔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百家

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 荀子集解卷五

##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與也。盧

文昭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舉。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成相篇基必施辨。賢罷與此同。

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郝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

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郝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揚說是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州本句末有也。字與下文一律。此也。字似當有。不能屬於

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苟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遁逃反

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靈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畜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

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聾修聲聾聾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先謙案收而養之以下三句一律。皆上之事。即官之事也。不應此處又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義具解被篇。施者用也。義具臣道篇。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才行反

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之詞。下文是王者

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聽政之大分。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今案以善

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聽政之大分。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今案以善

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

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王念孫曰名聲日聞本無聞

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

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大皆

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

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

畢矣。願謂人皆願凡聽。論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

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郝懿行曰竭者舉也。謂隱匿其情不肯舉發也注訓竭盡亦通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

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隨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

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藉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

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除與墜同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

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為墜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除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除並與墜同

墜之通作遂猶墜之通作墜偏效篇至共頭而山陰漢石經論語殘碑未隕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隕如髮並以隕

為墜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爾雅者矣俞樾曰

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揚

不得其義而曲為之說先謙案王俞並引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和解調通。好

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謝本從盧校

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遂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

凝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土昏等注。荀書疑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疑經典亦多改疑人皆知疑不知

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今亦改疑其音則疑魚乙切疑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疑為俗冰字唯詩膚

如凝脂正宜作凝爾雅作冰脂而無所疑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疑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被篇文以可

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姦言并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

文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夫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謙案詩閔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之言此大守義同。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議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洽。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除。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除。除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盧文昭曰注兩則字宋本無先謙案亂生上羣書

治要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

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間反。王念孫曰偏讀為編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古體字。正所謂不

編也。編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執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

數也。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隱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

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

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

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

馬駭於車中也。

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

駭政不安上之政也。

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惠惠惠也。郝懿行曰：惠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服，饋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循之，自

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駟而謗木不絕於堯年。昔靈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

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

將無益也。

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復反。盧文弨曰：猶元刻作由與猶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由。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

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

謂一得一失也。盧文弨曰：宋本小節下有非也二字。

大節非也。小

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

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擊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

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禱疑以敵如耳。魯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沒金。汝乃貴禱疑以敵如耳。魯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同。遣之作汝。因遣之。

未及取民也。

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

子產取民

者也。未及為政也。

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

治取民言。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為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

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

故修禮者王。為

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土卒伍也。

僅存之國富大夫。

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盜而下

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王引之曰盜滿也漏之言灑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竭也方言曰盪涸也灑極也郭璞曰滲灑極盡也月令曰毋竭川澤毋灑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竭澤漏

池也漏池即所謂灑陂池也灑漏古同聲故滲灑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即是上富而下貧揚說盜漏二字皆未了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

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

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

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俞樾曰出當為土字之譌也。古書土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

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土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土。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土人之城守人之土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為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

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

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

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

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

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亡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

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郝懿行曰接者續也壞交謂私相締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為句壞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敢壞史記



樂書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揚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連讀失之俞樾曰揚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敏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郝說是也

之殆時也始危也。盧文昭曰元刻微作弊宋本微下有也字又知疆大者不務疆也知疆大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疆大當為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即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疆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疆道者不務疆也下文云是知疆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疆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疆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疆道者不務疆也兩疆字亦上下相應則疆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疆大大字蓋涉上文三疆大而誤揚云知疆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誤作疆大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言知疆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也職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揚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許而已矣揚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其證矣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疆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疆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王念孫曰揚訓備用為足用便器用耳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荀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識兵篇云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處裕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功與攻同苦與械同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擇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向完利便備用互證之而義益明

漢之材官也。俞樾曰募乃募字之譌毛詩猗猗舞則遵令韓詩作舞則纂今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俱具也食部纂具食也選與便並從嬰聲纂與纂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其牆繕完其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伎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伎之士耳纂誤為募揚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詩管子

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郝懿行曰漸子廉切讀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第九 九九

若斷民以仁之斷其訓也。侵也。深也。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訓誤實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

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讀為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接

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偏反

謝本從盧校疏下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

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

使人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王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強者

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王則強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閒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王主而衍揚不知霸字之衍而

讀天下無王為句霸王則常勝矣為句一具見揚注則句法與前不合。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甚也桓公劫於魯

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

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為妙荀書亦然注皆失

之周易眇萬物而為言今亦改為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妙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

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天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

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服人之道謂上文仁義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一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疆

而疆矣。

王者之人。

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動篇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為飾。古字通以聽斷以類也。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飾為飾。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飾也。揚分飾動為二義失之。

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原本也。知為政之本。明振毫末。振舉也。言舉措應變而不窮。夫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

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

並已解上。先諫察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

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曰。揚注失

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

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君子有賢。人有此五等也。揚以儀為儀法亦失之。

凡非舊文者舉息。

謂染綵畫。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

是王者之制也。

復三代故事。則是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

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先諫察揚說非論亦當讀為倫。倫者等也。言為君者能行此政。則是王者之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為一等。與此

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

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折愿禁悍。而刑罰不

過。

折分異也。分其愿。愿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王念孫曰。折愿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

簞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揚不得其解。而為之詞。又下文。扑急禁悍。防

淫除邪。扑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揚云。扑當為折急。當為愿亦失之。又曰。折當為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俞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管讀折為制。愿讀為偃說文。偃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願。簞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管讀折為制。

愿讀為偃說文。偃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願。簞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管讀折為制。

愿讀為偃說文。偃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願。簞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管讀折為制。

愿讀為偃說文。偃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願。簞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管讀折為制。

愿讀為偃說文。偃音與愿同。點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

作惡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惡為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為據下文之諫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并急禁悍防淫除邪并亦當為折急即惡之譌前改急為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為急）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

曰所以字當在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富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政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揚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失之田野什一什稅也關市幾而不征。幾阿察也但阿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

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

親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之類也。王念孫曰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

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買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

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暹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

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

使而安樂政教也。先謙案富國篇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苟書多用趨使字或疑使當為便非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師也言為政入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犬也。盧文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會青丹干焉。

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地字各本脫據宋台州本增

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爾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會青銅之精可鑽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嶺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且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研尙書禹

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王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揚前說以丹干為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為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

研即丹干也既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東海則有紫絺魚鹽焉。然而中國

得而衣食之。

紫紫貝也絺未詳字書亦無絺字當為蚌郭璞江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蚌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

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蚌居性反。盧文昭曰往姪元刻作蚶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絺為可衣之物魚鹽為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玕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

染練苴之於萊純繻縹緞之於萊亦純繻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絺當為絺右傍谷字與去相似(絺之譌絺猶卻之譌却也說見榮辱篇)葛精曰縺蠶曰綸(周南葛覃傳)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縺

則有綸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魚鹽之萌也治葛縺而為食言以葛為絺給也是東海有綸之證紫與給皆可以為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揚注大誤

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屬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梁之為文線也

故澤人足乎

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

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

用。

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

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飾謂身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

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懿行曰釋詁神者治也然則大神謂大治猶禮運云大當也揚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為言亦即大治之意

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

得其統類則不慮於雜也

以一行萬。

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

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

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

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為治之始而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為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為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揚云。君子以積學為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天地生君子。君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盧文昭

曰。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

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

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昭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故喪祭朝聘師

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昭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譌。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

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揚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君君臣臣父父子

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赫懿行曰。釋詁。知者匹

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曲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此禽獸有知無義之說也。揚注。知謂性識。是已。蓋因有性識。然後有匹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

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昭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力不若牛。走不

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

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盧文昭曰。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宋

與本同。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繁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亦以曰。義對曰。仁。曰。財。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元刻是。今依王說改。和則

和則



一。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

裁萬物。先謙案裁亦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

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

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

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

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

任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鼃魚

鱉鱣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韋諫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

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

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干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

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誤。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作滿。塞

滿天地之間。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

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謙案詳文義以當為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

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謙案與讀為舉（見下王注）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師旅諸事皆所以一民是下之一也。以上之一舉下之一故曰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一矣。義可互證。楊注未

序官

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折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屠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為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為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祭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司馬知師

旅甲兵乘白之數

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

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人也。郝懿行曰乘白似不成文。白蓋甸字形近之。謂周禮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即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毆衆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斷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王引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書武順篇五二二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周官百人為卒不同）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除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偏起什伯之中）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史記伍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鐘鼎文多以白為伯）乘乃車乘之乘非四丘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誤尤非（乘可言數甸不可言數乘句）

脩憲命

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宿戒之悲歌也。盧文昭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為章章商古字通（棗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蔡邕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

則尤不成語）

命審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宿戒之悲歌也。盧文昭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為章章商古字通（棗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作弦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蔡邕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則尤不成語）

識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揚謂諫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時順脩。謂不失其時。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曰大。

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澮上有畛千夫有行水潦。行巡下孟。安水滅。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盜滅才復反。以時決塞。早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爲刈。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

它能也治田田賤也。郝懿行曰樸與朴異樸木素。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養山也樸力寡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

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非是王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索即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

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定廛宅。廛謂市內邑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郝懿行曰廛宅皆謂

邑里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廛宅並言則廛在市宅在邑。養六畜。勸人養。閭樹藝。樹藝種樹及使疏密得宜也。郝懿行曰閭更代也樹藝者五穀也閭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編更代休

息美惡同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閭與閭同爾雅閭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先謙案王說是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

也。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

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月令曰監工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隘。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尙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尙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

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祿

荀子集解 卷五 王制篇第九

一〇七

兆。占占候也。覆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侵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

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荆蕪灼之也。陳卦謂揲著布卦也。

主攘擇

五下。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下，洪範所。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

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偃巫跛擊，胡狄反。脩探清。脩，其探清之事。探謂探去其穢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俞樾曰：探乃探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謂之探，是也。唐者說文：尸部廁情也，急就篇：屏廁清糞土壤字。

亦作團，玉篇：口部團，團圜也。蓋墟墓之閒，情觸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易道路。脩

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

之僑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塵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

也。故下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事見周禮地官。貨財通，謂貨物流通，無涉貨字之誤也。說文：貨，行賈也。從貝

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商：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貨，商行而貨遂廢，此貨字若不誤為貨，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治市

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上見。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

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

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皆無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

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閱免遁樂，皆以免為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為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誤作克，辯見君道。論禮樂正身行。

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

下，振毫末。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振而起之，正論。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

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

下。振毫末。篇云：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此荀子論治之要。

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

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

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者。王霸存亡之具。畢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

墓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

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

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

王念孫曰。與讀為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亡不在也。說見經

義述聞穀梁傳。三十一年。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

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

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

先謙案。縣天下言能懸衡天下。為四海持平也。說詳疆國篇。

則是國

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

盧文昭曰。案集與。同。

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

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

先謙案。方言。黨。知也。楚謂之黨。吾所不欲。即謂脅於暴國也。於是時而後知為吾所不欲。與桀同事而無害

為堯。為時晚矣。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開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論兵篇以桀詐堯。天論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正論篇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並堯桀對舉。

是非功名

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

郝懿行曰。殷者。威也。言全威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開暇及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

先謙案。釋詁。愉。樂也。愉殷者。當殷威之時。而愉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下同。

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

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

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

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亦同。苟書多用安案為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

書皆然。苟書亦必作從衡。俗妄改之。先謙案。殷之日。與王霸篇濟之日。句法一律。

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俞樾曰。卒當作掉。國語晉語。戎夏交掉。章注曰。掉。交對也。彼云交

掉。義正同。

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

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

制天下之美矣。相配為文。勳案然修仁義。仇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俞樾曰。然衍字。案乃誥詞上。

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委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為是之日。而名聲刺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先謙案。下兵勁名聲。美皆承上言。

之此云。權者重之上。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是矣。先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

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辭越也。盧文昭曰。辭越即層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

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

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

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郭嵩焘曰。承上文王奪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為我奪也。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

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

者與。謝本從盧校作。就能王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執字之誤。執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執。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

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衍。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



暴露毀折之中原。盧文昭曰日日元刻作日月下並同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

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辭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

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

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做。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

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

焉日日相親愛也。先謙案莊子人閒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曰厲厲頓頓讀曰敦詩頓頓爾雅薄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

也。以是待其做。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

貴賤則舉傭士。盧文昭曰句郝懿行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傭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庸寬惠。先謙案荀書多以為之為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字與其連文亦訓為其王霸篇之所與為之者之人以下二字同如是者則

安存。盧文昭曰僅免於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桎。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悅。郝懿行曰桎與善同謂脆惡

也。獨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好狐疑也。悅與脫同。亦與悅同。謂喜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悅字。則悅與兌同。當訓為悅。謂蠲佞密悅也。先謙案悅蓋兌字。後人加入旁耳。說見脩身篇。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與侵奪意復且不詞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

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為不詞而刪之耳。古書不當輒改。謝本從盧校有取字。今仍之。如是者危殆。立身

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盧文昭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詐也說見王霸篇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

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

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

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遠矣。

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不注耳。

王至此文義淺確。嘗是殘脫。

# 荀子集解卷六

##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字而異體。

同生字內形體有異

無宜而有用。

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先謙案虞王

本注用下無人

為人數也。

王念孫曰無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為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

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揚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人倫並處同求而異

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

道同欲而異知。

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

生也。

王念孫曰生讀爲性故揚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

本在揚注倫類也之上今本誤在揚注下與下文相連

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

可者遂其意之謂也

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

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由於任智功

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

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

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

也。

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

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先謙案承

上縱欲之窮申言之也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勝故必爭之也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以養

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耳注非

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

不二事也謂若變典樂稷播種之類也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



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安耗費也）與此三句則必有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呂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

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譎發人罪也譎音矯。王念孫曰糾收也。傳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矯擄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擄。擄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擄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擄音矯。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此無它故

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盧文昭曰宋本正文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應為一段舊本是也。今正。故天子袞褙衣冕。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褙衣冕。謂上公也周禮也。今正。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服也。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盛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

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制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

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利也。揜揜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致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奔同也。方言曰揜同也。周頌執競傳曰。揜同也。奔奄揜揜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揜為覆蓋失之。必時減餘。謂之稱

數。足用有餘則以時減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

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先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故無分者。人之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故

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盧文昭曰美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以分制之

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

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

惡對厚與薄對佚樂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據揚非特以為淫泰夸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

順從言不違其志也。俞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

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

則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割等異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

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盧文昭

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

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

謂峻宇雕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

輕重尊卑也外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先謙案王天下王

字無義此自屬人君



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爲一字之誤也僖放王制王霸君道強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同亦作一天下尤其明證

治萬變材萬

物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疑當爲財羣書治要作裁王制篇一作裁養萬民兼制天下者。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作兼利天下以文

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衍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即其證 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

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

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先謙案羣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誠

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

也斷丁亂反。盧文昭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字羣書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

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親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王念孫曰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愉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

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愉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羣書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愉也小雅鹿鳴傳作桃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恒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亡釋文並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求趨亦與愉同。唐風山有樞當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區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

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若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愉矣 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

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也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

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輦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

者有將車者有牽犂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盧文昭曰注未宋本作云可歸哉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力百姓以力事上也

者德之役也。力爲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王念孫曰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一七

察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威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稷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土修身功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為成則百姓之力訓為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力字又豈能訓為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有功為功苟書自有此語王爾篇事至佚而功彊國篇不煩而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辰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

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特君

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先謙案而猶則也。

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見釋詞。

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挾挈其事。挾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為靡。靡散也。敝盡也。盧文昭曰。案禮記少儀。國家靡敝。釋文亡皮切。正義亦不靡。

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

以城降人。以為已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未有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上明分使羣同義。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掩其經界。使有時也。王引之曰。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講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捺。與掩相似。而誤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講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捺。與掩相似。而誤

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擦之。講說文。擦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擦力條。反通俗文云。理亂謂之擦。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擦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擦字俗書作捺。與掩相似。而誤

揚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刺少殖穀

束絕也少古草字

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

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

進事長功

進其功業長其功利

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將率猶主領也若今

宰守俞樾曰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揚注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

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帥帥賈疏曰云因爲帥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帥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帥帥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

旅帥旅帥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揚注

未達斯旨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

稷天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若夫

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

聖君賢相之事也

盧文昭曰此下宋本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王念孫曰昭昭小也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也淮南繆稱黨昭昭乎小哉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

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

蓋當時以盆爲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後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

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

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爲獲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

數度以盆量之也言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義與上同

然後義與上同然後六畜禽獸一而

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蟻蝻蠅蠅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

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盧文弨曰注遠字誤疑本是蝶字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

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

衣人矣。先謙案宋台州本有衣去聲二字各本無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

計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荀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

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

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

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

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

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勤勉。有勞者而與之。蠶衣惡食。是賞遺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轂郭云。轂無潤也。義與瘠同。轂甚角反。墨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

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饑歿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縣隔故得以法臨。取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文弨曰。舊本正文俱作則賞罰。

不行賞。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

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被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注。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貴故有斯敝也。天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

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

足之乎。噴與噉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若焦下倒裝文法故先王

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

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錮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錮與必

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嚴刑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

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盧文弨曰正文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往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

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海水多貌也暴暴

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

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使有功當作使而功形近而譌也王

念孫曰宋呂錢叢本竝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辯強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先

謙案劉王謂有當為而是也改使為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

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為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





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先謙案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偷偏者也。二語相應偷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緣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揚揚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

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謝本從盧校作徒壞盧文昭曰徒壞元刻作徒壞先謙案元刻是徒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韻耳。

今從元刻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先謙案言二者皆不可也。故古

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暘傷暑也。或曰宛當爲真篆文宛字與真字略相似。遂誤耳。真於六反熱也。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

用詩云何神不富。富即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此正上下俱受其福之意。

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

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郝懿行曰辨與偏同。古字通用。苟書辨多同。辯辨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辨別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其失甚矣。王霸當治辨之辨。又與辦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一。忠與信調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

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

功者。若和調而使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而後

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反。說讀爲悅。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

矣。對文。俞樾曰。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累解。釋非其義。義儒效籀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

不爲。說苑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

螺。仿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二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三德謂調和累解。忠信均辨。正已而後

爲響。或曰三德。卽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

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惟民其勳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教

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

勸。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欲反屬或為厲。王念孫曰。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勸勵。勸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羣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並誤作屬。楊曲為之說非。

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微幸免。

尚賢使能以次之。先謙案。晉語韋注。次行。列也。次之謂使之就列。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

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潢然水大。

至之貌也。先謙案。說文橫積水池。詩武夫洸洸。鹽鐵論絲役篇引作武。夫橫潢是橫。即洸借字。說文洸洸。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為比。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

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

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一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一二作壹貳。辟

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與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

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

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也。本

作取天下者也。保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又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徵支繚。候斥候。徵巡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徵支繚。候斥候。徵巡也。

支僚支分僚繞。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焘曰：候繹支線多疑而

煩苦竟關之政察折利而苛細知比之為亂。可與言治矣。先謙案郭說是楊注淺陋。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露露。齊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露。說見管。

子振罷露下。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願慤也。主閭故彙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執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執精執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執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為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連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執格為之君子。屬之能知也。亦以順執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朝慢怙。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執也。輒柔也。亦怠惰之義。優與慢同。帶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

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及及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

嚴也。言不敢慢易也。盧文弨曰：案爾雅釋言：陵，深也。郭云：陵，戰戰深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赫懿行曰：陵，懷雙聲。懷，懷敬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陵，兢也。恐懼貌也。然則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陵，深也。釋文引碑：蒼云：陵，深也。然陵蓋陵之或體。字陵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為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文生訓。以陵為侵陵。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見致士。當節奏下注。解為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飾節。合奏以成文。赫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記節奏。合以成文。禮義節奏。亦同此義。

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賢齊則其親者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二五



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

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顧千里曰末下疑脫缺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

之場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

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

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揚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為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為貧。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徵。伐本竭源。覆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

謂之至貪也。貪貪形近而誤。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

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

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

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僞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仇隆高。

仇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王念孫曰案揚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夏傳曰亢極也。王肅曰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字異而義同。桓九年穀梁傳仇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仇釋文並云仇本又作亢。論語陳亢文作陳亢。史記貨殖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仇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仇致期皆極也。仇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也。文理。

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細條也。謂編麻為之。蠶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

之爭名。言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

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

可

其境內屯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聲而動也。王念孫曰揚讀保固視可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為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邊者午輜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邊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開之文舊說恐未可改先諫察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

軍取其將若撥麩。

午其

讀為往也。周禮邊人職云朝事之邊其實麩黃鄭云麩熬麥今河閒以此煮種種音豐。盧文昭曰此本鄭康成周禮邊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耳。郝懿行曰午者逆也彼來而逆之取其將若撥麩者熬麥曰麩見邊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

燻蓋麥乾煎則質輕脆故撥之甚易苟義當然邊人注又云今河閒以北煮麩（直龍反）麥麩之名曰鄭義與先鄭異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稗米曝乾爛之呼米蓬與鄭義合。注逢者為麩且云據鄭之說麩麥之牙葉也。二鄭皆無此義。揚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蔓引後鄭又改其曰逢者為麩且云據鄭之說麩麥之牙葉也。二鄭皆無此義。揚氏不知而妄創之皆鄭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麩音豐即可讀為豐。向書顧命篇數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持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為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麩乃古文度借字。揚泥本字為說故失之。

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彼

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揚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

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曰類。脩小事大弱

類大國也。郝懿行曰慎即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諒慎為類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用聘好之物碩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

行曰雅者正也。後人雅俗相亂則謂爛雅史記司馬相如雅容糊雅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

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作為忿（為于僞反）上文云則為名者不攻也則為利者不

能忿之而誤（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否不攻也

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否不攻也

則國安

則國安



於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

盧文弨曰：盤石即磐石。旗翼以其行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我按起而治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存而已。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

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路強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也。盧文弨曰：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訂之則當為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揚云：十黍之重為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為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為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錙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鍾。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壁而無錙鍾之隘。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鍾。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鍾，八銖也。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鍾，二則錙。又以十二銖為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大銖曰錙為正。訓鄭揚皆以八兩為錙失之。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先謙案注：雖傳煩作順於義為長。

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先謙案注：雖傳煩作順於義為長。

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

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臆。君

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臆，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盧。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臆，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弨曰：逢蒙視言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逢蒙目視語。君盧句疑有訛。

荀子集解 卷六 富國篇第十

一二九

字洪頤煊曰逢疑作蓬下當脫髮字郝懿行曰逢蒙盛韻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視微視也淮南本作龍蒙目目即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童視（今本譌作童童視）風逢聲相近童童聲相近淮南謂之龍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廬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燒腦若廬屋之妾也漢書鮑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為廬因呼為廬兒先謙案逢蒙視王說是詘要燒腦揚說

是君廬屋妾劉說是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 謂不能齊一人 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

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揚說非也繁讀為敏（說文繁字本作無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驚鳥曹憲音敏是其例也）巧敏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視詘要燒腦若廬屋妾即

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是其明證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呂本

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揚注失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 齊整也節委禮之節文 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有法度 衆庶齊於下。 上政均平 也謂上下皆有禮也 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義為長 王念孫曰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 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孫曰 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 威強足以捶笞之。 先謙案宋 火炙炎赫也 拱揖指揮。 台州本作麾 而強暴

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 烏獲索之力人舉千鈞者焦 故曰事強 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

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 荀子集解卷七

##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執之最利者也得道

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

先謙案兩也字羣書治要並作矣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盧文昭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齊潛宋獻是也。層與閔同齊潛王為俾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僖王所滅

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此不。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

釋話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任曲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

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

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昭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仁者不為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操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

文昭曰正文操元刻從木本作操然落石貌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落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操

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操此蓋為借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操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確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礫耳之所與為之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之所與為之

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

則舉義志也。

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衛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論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

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劉台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綦亦當為基。案綦亦

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

乎志意。加義乎身行。

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

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濟

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

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垂

據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

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閒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

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揚以襲為相掩襲。未確。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

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

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箸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濬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

略。列大閭。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

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

白。湯武是也。

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

亳。湯國都。鄘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天下

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

王也。

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

謂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

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此奏疑與奏同。奏聚也。揚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為。據廣雅。奏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據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歡。釋文。竝云。奏本或作

漢商子算地篇名例。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詐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愆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肯柯盟之比也。臣下

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日之禮不降而退之比也。

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覩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敵魯衛不途滅之為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

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恭明與國信之。恭亦當為基也。郭嵩焘曰恭當為期之信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之

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

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恭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

行王道以略信之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齟

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相迎也齟然上下相向之貌齟土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

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

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

之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先謙案尋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

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途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啜啜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啜啜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

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諱循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窳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

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折也。折。辭如是則敵國輕之。

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篡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

故輕之也。

也。辯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辭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疆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

非以一天下也。蘇蘇常以結引馳外為務。蘇蘇不絕貌引讀為朝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辭公不修德政但使說

容引軸馳驚於它國以權詐為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訕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北足以敗燕。盧文昭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

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舉枯葉之易也 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戰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盧文昭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為指。謝本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

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臣本案錯險則危與塗葺則危

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葺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義與穢謂行不歸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葺則塞下文

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盧文昭曰之字元刻作王案此注有脫誤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為擇 彼國錯

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蒞土然後為安一日脩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燾曰周禮溝封 何法

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漢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讎讎天下誰子之讎能足焉也 故道

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



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荅辭也。道皆與尊同。王引之曰。故嘗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

云云是荅辭下文兩設問荅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三者明主之所以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敬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

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

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昭曰。案畝田。墨子作園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開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敝貌。與此義合。敝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敝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

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苟義當然。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以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

玉行步也。盧文昭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

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

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也。一

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

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

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

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

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

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

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

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

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徽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

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

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

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壞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紹則小巨分

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

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警衛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

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術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校作正錯之。盧文弼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術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卹引詩又申之云

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備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為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口將將王氏念孫引

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盧文弼曰正文不為下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

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致所引有

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揚注不以爲逸詩詩改連引之爲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揚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

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

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

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

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昭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

恬當作妬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覲妬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妬然也是妬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覲面目毛傳曰覲妬也鄭箋曰妬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妬無耳目猶言妬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妬因

誤妬爲恬據注即訓爲安然失之矣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

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伏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

五綦者有具

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也

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

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辦字辨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

辨爲辦揚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並非荀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

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昭曰然後養五綦之宋本恬作怡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

國者

先謙案羣書治要緩作忘無者字

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

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洽

閻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

王念孫曰呂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盧從呂本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

息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閻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

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

故憂患不可勝校也

校計

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

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

在如其道若夫賈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賈日讀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諒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

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孫曰。一日與賈日相對為文。則日非目之誤也。君道當作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鶴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職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土有判書。故書判

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辨並作別。樂記。記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誓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

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誤也。王逸注離騷云。賈累也。言以累日之治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

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曰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是

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

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

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臣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

乞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

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

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今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

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怒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職。盡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文昭曰。虞王合校必自為之

然後可。則勞苦耗頽莫甚焉。耗謂精神竭。頽謂顛頽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摘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執業。權執事業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

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先謙案。揚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為之者。役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

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用也。官施之者。官之用之也。臣道。蕭瓜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為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為建百官亦誤。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

議。揔領也。議其所揔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揔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正文已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

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

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慮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

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

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為一。謂齊一也。此文上作壹人。下作一人。參差錯出。由寫書者誤分之。故百

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錯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

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

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其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

也。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

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執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蠡音逢。盧文昭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蠡。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

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逢門射法二篇。在兵家。諸書多作逢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轉。紅反。韜行曰。逢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蠡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蠡字之省。古讀蠡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逢。廣韻逢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

其證矣。服者屈服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屈服是其引伸之義。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

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

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

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勗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昭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

楚亦每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其用知甚簡。用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

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

以爲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





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也。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

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

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諫為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一言不卹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卹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有矣字。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揚訓還為復失之。功壹

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其美焉者乎。盧文昭曰。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

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塗也。岐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為未者無也。言音義難。其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枝。凡三見。虛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類。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

明甚。揚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揚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登。玉篇引聲類曰。登誤也。廣雅釋詁同。登訓誤。正與揚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顛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撰誤為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顛步即覺其跌。至于千喻人一念得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為句。諸說皆未當。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

甚於衢。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塗也。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

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王念孫曰尋

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為文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

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盧文昭曰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故湯以

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

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誤。說見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會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強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本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

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

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

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致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

民也盧文弨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王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揚注言同用

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止矣先謙案以上文禮之當為共已各本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

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竝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

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苟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絡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字為詳

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錫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狹使人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

審禮以方皇周挾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揚彼注曰挾讀為狹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狹則揚本正作周挾明矣

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量者

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大君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簾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

禮稱數義禮稱數義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儀失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

是也此隆政為假借揚注失檢疆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

是也此隆政為假借揚注失檢疆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

是也此隆政為假借揚注失檢疆國篇以隆正脩政並言

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恒坐此失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

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謝本

依盧校也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諫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

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復反

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

用呂尙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闔門之

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築籬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

要守也要守在小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

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

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

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

煩則狂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

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

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開讀為閑辟。讀為辯。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化下。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為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

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

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

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

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

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

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各當分。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

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盧文昭曰。用各本。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



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謙案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

次之。賞當為尙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橫然兼覆之。養長

之。如保赤子。橫與混同大水貌也。先謙案橫然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

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王念孫曰。秦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

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其死力矣。而慢其功

勞。好用其器械。斂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

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一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

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墜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比言人百姓也。又見下。皆

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

衆。百姓也。師象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

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蒙誓曰。人無讎。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披劍相斫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

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作出死斷亡而愉。此作不愉。故揚云不

字。刺。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滑。譌。故。地。理。志。橫。陽。乃。嶺。陽。也。律。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譌。亦。未。可。定。論。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揚。郝。二。說。並。非。也。檢。讀。爲。偷。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偷。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調。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先。謙。案。羣。書。治。要。羣。作。甚。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爲。佞。病。人。也。

禮記曰君欲舉能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郝懿行曰按恒當作虺與鬼相韻注引新序（今本無）作虺之如虺豕豕字衍耳揚云恒當為虺似不如依新序作虺為長虺形近恒虺形略亦相近

日欲

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

司聞伺其閒隙投搃也。藉踐也一作投錯之。

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

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

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于忽反。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

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王念孫曰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揚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

向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若昭甲田

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翁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杏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

是傷國之大災也。

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一占反。

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啖啖并吞之貌。盧文昭曰案循正本卷前作

脩正似脩字是郝懿行曰啖啖者嗜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啖啖也說文啖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揚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食之啖矣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苟書正政通用也（本作政）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為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如

王說讀啖為欲

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

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

也。舊法。而好詐故。

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章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臣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眩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擾分詐故為二義失之

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以不隆禮

義為成俗。謝本盧校從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諫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

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郝懿行曰按辨古辯字先諫案虞王本作辨下同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

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盧文昭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敬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

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

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讓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

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侏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桀矣。伐即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侏與侏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桀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癭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侏其日而不不過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侏亦與此同也。盧文昭曰案所引晏子見雜上篇作故上悅乎游

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侏與侏同案爾雅云侏肆也古書侏字皆訓寬肆不當作侏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揚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

巧能也言侏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桀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

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

荀子集解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一四九

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

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通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

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竇誤作賓辯見王制篇)

百工忠信而不桎，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

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

謂曲辨也。

# 荀子集解卷八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

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

。先謙案執位也說見儒效篇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

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爲公也。

。郝懿行曰探籌刺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鈎未知其審古有藏彊今有拈圖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鈎以分

財投策以分馬

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

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

。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圖

出粟十五枚一勝大黎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藥即準藥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賸京房作噴太元噴初一  
測黃純于潛化在噴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為長聚  
即乾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

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

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弨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噴亦相反噴者齊也說文噴齊也噴與噴通又說文齧齒相值也釋名曰齧齧也下齊眉噴然也又曰棚噴也以木作之上下噴然也又曰册噴也救使整噴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噴為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

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

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鈞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

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

之矣。盧文弨曰而勸上之專元刻作勤上之事故藉斂忘忘費事業忘忘勞寇難忘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

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

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猷作猶又見禮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



而不解。

。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為侍又譌為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

請問為人父。曰。寬惠。

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

。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

請問為人兄。曰。慈愛。

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

。盧文昭曰元刻作不悻

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

致臨而有辨。

。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諷字

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

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

。郝懿行曰方

讀為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挾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

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

不聾。

。盧文昭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聾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聾之難聾讀方言蚤供戰栗也之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會子立事需虛說皆失之

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

。謝本從盧校態作應盧文昭曰變應宋本作變態郝懿行曰

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為變態而不知其謬也竝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普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改變態為變

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

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

。盧文昭曰修

飾元刻作修勑案飾與勑勑古皆通用勑音齎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為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詭達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縑衣。其應變故

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

而不懈。

。盧文昭曰待俗聞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為專上

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

有類。盧文昭曰元刻作綠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綠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

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昭曰元刻作理萬

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

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

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昭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

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一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一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

孟也二句於義為長一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二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一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

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

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

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

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

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

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一說見釋詞一危削滅亡之情。

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昭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

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在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在生者也任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俞樾曰狂卽里之段字說文土部里草木安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在說文作狂本從圭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末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盧文昭曰胥頌也先謙案謝本從詒吡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採其劉傳劉燦燦而希也箋及已採之時則葉燦燦而疏樂燦同字

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

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俗

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

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

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

王念孫曰案三干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

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

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

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

獨字而衍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

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大用

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

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介人詩致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贊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

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虞注。古文。班或為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

善顯設人者也。

。俞樾曰。設者大也。考工記。桃

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御。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前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為用矣。施義詳臣道篇。

善養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先謙案。說文。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

。先謙案。論。當為。論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珮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聘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

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

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盧文昭曰。衍俗聞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術矣。揚注。術鏡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為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術

及百。姓同。聖王財衍以明辨異。盧文昭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

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

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

偏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

所。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目。繼論。謂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偷

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爵官傳。官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記。韻略引此。正作免。勉。訓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傳。閱免。適樂。竝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免。勉。訓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

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即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

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先

固者不移易之謂。易繫下傳。往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

。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

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諱書曼字或作曼與桀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臣下百吏至

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

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

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

。盧文弨曰四服宋本作四支

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

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

。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脩身

。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

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

人主有六患。

。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

聽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奸邪之人疑之。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

。先謙案羣書治要奸作奸下同。

雖欲成功。

者之孽也。。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淫。奸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

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盛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

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

。先謙案玉篇瘞痲也。

循乎道之人。奸邪之



賊也。

盧文弼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平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字乃脩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

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疆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恣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

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

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

觀其能無流惰也。盧文弼曰流惰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

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詘屈也呂覽壅塞篇注詘

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

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

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弼曰善馭下俗開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錢

本竝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開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與致遠對文行錢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

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爾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速致遠即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

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典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

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

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

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

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是無它故，莫不

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揚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

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

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郝懿行曰：按個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個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

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涓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

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

墮矣。盧文弨曰：鬪當作鬪，與鬪同。韓詩外傳作鬪，郝懿行曰：按鬪當依韓詩外傳四作鬪，說文鬪無齒也。蓋篆文鬪與鬪形近而誤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

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

是子而用之。盧文昭曰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

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此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

先謙案呂覽圖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

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

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

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齟齬。參差不齊。

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

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

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

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昭曰。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

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昭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苟書用便嬖不作邪。便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

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

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

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基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儀

書揚雄傳屨纒槍以為綦外戚傳思君令屨綦基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為喻 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

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昭曰填即鎮字元刻作鎮 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

親也。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

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

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籥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志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咸相籥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或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也又齊風還籥子之還今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為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

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傳二十年

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

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

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盧文昭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 愿慤拘錄。盧文昭曰榮辱篇作拘錄注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

勅錄義長 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昭曰元刻脩飭作脩飾 尊法

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昭曰元刻循作脩 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

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尙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已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貫日而治諄。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諫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昭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 荀子集解卷九

##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

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

音悅或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帥公

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

揚說甚任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

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

環主黨與施是也。揚注環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上。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

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

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盧文昭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

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推類接響。

州本影作景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偶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響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特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

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曰揚注未得接響之義。接其聲響

聲。聲足應無方乎。響當讀為鞞。昭二年左傳宣子響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鞞。梁惠王篇一游一鞞。昭二年注引



作譽是古寧譽與豫通也大略備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慮慮是謂之接即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楊愈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疆

用篡臣者危用慝臣者亡慝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 此言慝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嬖變詐

之人深欲戒之 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驪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州之金與 故極言之也 之馳聘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罷塞之內而投已乎罷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

之州侯 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驪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州之金與

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 秦之張儀可謂慝臣者也皆變態佞嬖之臣儻或作稷 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宜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

太后 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 趙

之奉陽 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

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察後語奉陽君卒 齊之孟嘗

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

齊之管仲 晉之咎犯 咎與舅同晉文公之 楚之孫叔敖 可謂功臣

矣 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 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而不肖極於論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

不利君謂之篡不帥君之榮辱不帥國之臧否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

已耳 謂之國賊 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 君有過

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 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

則去。謂之諫。

盧文昭曰父兄宋本作父子兄弟今從元刻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

比合也。知讀為智。

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擣君。

疆其亮切。擣與矯同。屈也。盧文昭曰。擣宋本作擣。卷內同。先諫案

羣書治要作矯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

事見平原君傳

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

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邲至驪。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

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昭曰。注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訛案說文。佛違也。今改正。

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

惑君以為己賊也。

盧文昭曰主惑二字疑衍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

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

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盧文昭曰於趙於魏。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

傳曰。從道

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頽。

設謂置於列位。頽邪也。先諫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諫爭輔

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先諫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

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用揚。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任矣。

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垂與陲同。先諫案羣書治要作界垂

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

咸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諫案咸成也。說具榮辱篇。楊注非。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

功。滅掩殺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無失

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不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

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

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聞匡救之也撓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撓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諫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

盧文昭曰拂讀為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揚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奪制削實胥無善削縫臨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削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為削削與撓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研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

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王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

諱辟也辟與避同綴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

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逸詩

。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

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昭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

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

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鬻彊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我矯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

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亂至流猶則暴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容而不與為亂也。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

熱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

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頓氏管大夫曰敢不關轡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

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

說於景帝侯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

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若馭僕馬。僕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

事暴君之難 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餓人之欲食節曰餓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曰餓

之不便狂惑也莊子曰人或則順。郝懿行曰僕馬未調也赤子難曉也餓人毋速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送還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下四句仍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之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改過 因其憂也而辨

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辨變也

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道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 因其怒

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 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昭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揚以為伊訓異文非是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不疾言怠慢也 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

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

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

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

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勳忠敏之士或構凶釁不能奪處功名之際者

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

當為善字之誤也（諫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即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

文言之先諫案 祿王二說竝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

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

公不足當也。揚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

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非下忠也。詩外傳作輔之亦於義為長。揚注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

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榮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論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有甚於此也。

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也。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四句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又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揚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

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





和順上意而無常守

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諫案狂是聖之借字說見君道篇夫

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

如信陵陽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

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王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指班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終著焉。引此以明湯

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而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

良進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為橫。前後兩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竝至。

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先諫案。重明。猶書堯典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

如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揚誤分。隱忌為二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忌也。又曰。人之產聖而違之。俾不通。所謂雍蔽也。意忌。隱聲相近。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記天

地。許合鄭注。許讀為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性惡篇。驕驕驕驕。即驕驕。皆其例也。

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謂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怨。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疏者無根源之

謂翹翹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

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復反。

荀子集解 卷九 致士篇第十四 一七一

郝懿行曰士者事也古士仕事俱通用此士謂事其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據書出字或當作士故諸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大略篇教出下）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痕反）猶實也言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置與之也揚讀士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

如是一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譽姦懲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懲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竝起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當讀為進列子天壘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費又作騰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盡矣爾雅釋詁蓋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志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懲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為上而不知盡之為進於古人段借之義未盡得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為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

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挾治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

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費道欲白費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聞乃後人所改辨見王制篇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

及國而政明言之揚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 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 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

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為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

之權權皆是王念孫曰險乃儉借字（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多禮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左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為儉）山林險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枯而龍

魚去之也此與上 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士不守。無

文山林茂正相反

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

本作也。

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揚未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

始也魯頌駉傳曰作始也（廣雅同）泉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故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沈括既道雲夢土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沈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士始乂也（前見經義述聞）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

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盧文昭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衆動天。

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

誠信如神。

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

逐魂。

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神夸妄譏作僞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披說者也先謙案郝

說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盧文昭曰此句有誤當作而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

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賢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刪而不增字其引此文誠上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夫言用賢者口也。

却賢者行也。

無審行也賢不至也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

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郝懿行曰耀俗耀字耀者照也耀蟬者火必明而後蟬投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蟬者火必闇而後蟬赴焉

蟹以陰闇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蟬闇主蒐鷹如照蟹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

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王念孫曰。政之隆謂政之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揚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論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王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為是為隆正。下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揚以隆為崇高亦失之。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德化則亂。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總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

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

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陵而文注皆非是。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鏡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鏡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談與此注同。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丘陵喻高。鏡不陔隘也。節奏陵而文教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篇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

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豫。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

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

所學。先謙案不陵不犯。謂謹守師說者。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若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赫懿行曰。論與倫古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流。峻則多旋流也。樹落

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謝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糞本。盧文昭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赫懿行曰。回流旋也。糞壅根也。二句喻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木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

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妯史記。變布傳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

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盧文昭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 荀子集解卷十

##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問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擊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以為臣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錄云孫卿子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僕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往甚明往更羸楚策作更羸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大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

下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

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

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曰豈必待附民哉正

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衍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

乘執所

行者變詐也。

奇計。盧文昭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

善用兵者感忽悠聞。莫知其所從出。

感忽悠聞皆謂候忽之聞也感

忽恍惚也悠聞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奔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盧文昭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悲之心而成



終身之名則下句不嘗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案感讀如撼撼撼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聞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

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賈者也路暴露也賈讀為袒露也

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郝懿行曰路賈新序作落單蓋離落單薄之意楊注非王念孫曰路賈賈

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賈注云是

率尊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辨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臣貧囊振

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微篇云好罷露百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土民罷露路露路並通是路為羸德也爾雅云羸

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病也病亦謂羸德也繡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瘁作羸瘁賈竝通秦策土

民蹇病於內高注云蹇羸也蹇病與路賈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軍事之教或言路

賈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而已矣揚說皆失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王引之曰滑當為渙說

卦曰渙者離也離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

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與之譌渙與古字

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與散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

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

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

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問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搏博聚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聚如一也先謙案傳為搏字之誤說見儒效篇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行列。言動皆有備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及嬰之者。

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文弼曰。延。新序作銳。韓詩外傳三作延。居。

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衰。之。延。東西曰延。嬰。今。撰。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捷。之。者。皆。斷。也。兌。與。銳。同。鈔。書。皆。然。古。字。通。

也。延。新。序。作。銳。誤。字。或。段。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

居。銳。居。與。下。圖。居。為。儷。其。義。甚。明。俞。樾。曰。揚。訓。兌。為。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

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圖。居。而。方。止。此。自。

以。圖。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圖。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逾。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

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圖。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圖。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盧。文。弼。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圖。居。則。若。丘。

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

上。案。角。鹿。垂。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垂。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垂。下。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

隴。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垂。字。盧。文。弼。曰。垂。下。之。貌。舊。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

實。垂。下。謂。之。隴。丁。果。切。楊。意。埤。讀。為。隴。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

方。言。隴。涿。謂。之。露。漢。廣。韻。隴。隴。露。露。也。故。楊。云。隴。隴。沾。溼。貌。舊。誤。作。隴。隴。今。改正。沽。亦。露。之。誤。字。也。劉。台。拱。曰。鹿。

垂。上。角。字。涉。上。而。誤。仿。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垂。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

舊。唐。書。寶。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龍。籠。東。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此。等。皆。古。方。俗。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垂。隴。隴。似。皆。失。之。新。序。止。有。隴。種。無。鹿。垂。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

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

灼。黥。如。長。約。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

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

盧。文。弼。曰。豈。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

不。可。得。詐。變。也。故。仁。人。用。國。日。明。

日。益。明。察。愈。位。正。義。曰。明。堂。威。儀。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語。也。國。日。明。猶。言。國。日。威。矣。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

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

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削反謂不服從也。先謙案慮大氏也說見王制篇。

詩曰：武王載發，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為敬為先故得如火

之威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坡然則坡發蓋皆施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

孝成王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

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揚以道為論說教

令失之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

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

存亡之效，安危之執。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

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揚注誤。

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

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

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

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

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昭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上不印術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

下可用則強，下不可

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

強弱之凡也。

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

好士者強，不好

士者弱。

士賢也。

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

者強，民不齊者弱。

齊謂同力。謝本從盧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宋龔本同。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

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

賞重者強，賞輕者弱。

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強，刑侮者弱。

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

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昭曰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攻治也。

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楛。窳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

新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入

曰：鑑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鎰金以得首為重取決一夫之勇也。

是事小敵羸，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羸讀為脆。史記：孫政謂嚴仲子曰：唇可以且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謙案：晉語：其下偷以幸，韋注：偷苟且也。偷可用謂苟且用之，猶為可也。楊注：非。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盧文昭曰：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無馮依而易也。今從元刻。是亡國

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盧文昭曰：正文其去宋

本作其出。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今從元刻。衣三屬

之甲。如庖曰：上身穿一牌，一腰繳一凡三屬也。依於氣反。屬之欲反。盧文昭曰：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

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盧文昭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个。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批服先鄭師農云：服讀為負。故漢書作負

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校之段字，說文竹部：箠，箠也。經傳通以箠為之。詩：采芣芣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服也。服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感矢五十个於箠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服矢，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个

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案：俞說是。冠軸帶劍。

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顏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劍也。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嬴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俞樾曰：日中者自且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揚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粟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虞。中丁仲反。復方目反。

盧文昭曰注不征衆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謂以度取之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

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復

既多則稅寡資

秦人其生民也陋。使其民也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陋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

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昭曰陋陋俗本作狹隘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陋陋猶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陋陋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隱亦非地險王念孫曰楊注沿刑法志注而

誤劫之以執。謂以威執劫

隱之以隱。謂隱蔽以險匿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隱蔽隱其民於隱

中也。郭嵩燾曰秦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險勝則

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隱承上狹隘言其民本無生計

忸之以慶賞。忸與狂同。嘗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爲常。忸

又甚迫蹙之使亟驚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隱而用之正申此義

反。餽之以刑罰。餽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餽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餽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饋七

六反。盧文昭曰餽亦音馳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

本同蓋

隄而用之得而後功之。

守險隄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言爲戰而立功者衆也。先謙案隄而用之疆國篇所云如牆厭雷擊下文除隄其下獲其功

用義與此同楊

謂守險隄非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

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疆

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爲之有根本不盡一時之利故能衆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

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

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昭王也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

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

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爲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

上文云以婁詐堯臂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執

廣雅釋詁曰撓撓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撓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執

許尙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云云則此有偶之者二句專謂傷武之仁義無敵揚注誤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

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千求也言秦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

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

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盧微妙精盡也節

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說今據正文刪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尙功利

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

法未為理也或曰漸侵積也謂其賞罰繼可斷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揚云近當為延是也招

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募字之誤募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揚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

者非是先謙察漸詐。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

欺也說詳不苟篇。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

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

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猶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為揖案揖與

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揖盧因改為揖誤先。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

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讓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

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

尙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翁敘也代翁夫是之謂盜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



之莊躡。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躡者楚

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躡至旗地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旗。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

聞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弼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

首有相若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倚契

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倚挈猶言倚據也。司讀為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

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

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

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盧文弼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周密。密。固。則敵不能陵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

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

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實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道當訓為行。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先謙案無以所欲而

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

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執謂精審泰。謂不吝費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

命於主有二。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拘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

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

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稱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

齊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曠。無曠言不敢須臾不敬也。曠與曠同。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

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

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

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

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

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令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踐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進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

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賊之扞蔽也。以

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偕之而走者。蘇讀為儻。儻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

微子開封

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

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盧文昭曰殷之服民所以養

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爲正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殷民嘗作民服此誤倒耳當封而

者竭暨而趨之。竭暨顧小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

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

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不濫軍。先謙案濫不畱衆。不久畱暴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

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曰。善。

陳轅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轅荀卿弟子言先生之仁者愛

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

也。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

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

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

伐籙兜。伐亦誅也書曰放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禹伐共工。書曰旒共工于幽州皆

未詳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

金稱王故以文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慕武為兩王也。

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往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

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

歲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王念孫曰此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

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隨之以貶辱之以慶賞酬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

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彼以大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

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

軍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昭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字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為君說自可

當聽改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譚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甚之甚鯁懼貌也

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

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

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

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

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欲仰無有攻伐故為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為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為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

王公

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盧文昭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

不由。所以隕社稷也。

先謙案史記風作捐

故

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

用禮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如金石。

以兵甲犀脅二載輕罪入蘭盾鞞革二載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鞞如金石與

鞞革重革當心箠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

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篇曰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馬謨本改爲堅。此是

避隨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爲堅

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鞞。篆

之古文鞞。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鞞鑿鞞。鞞李善注曰。鞞鐘聲也。鞞鞞鼓聲也。此文鞞如金石。當以鞞言不當

以鞞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鞞革犀兕。宛鉅鐵鉞。慘如

蠶蠶。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鉞與鉞同。予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閒謂之鏃。言宛地出

鏃。此剛鐵爲矛。慘如蠶蠶。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鏃音管。盧文昭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

間謂之鏃。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鉅鐵施鏃。如蠶蠶索。隱云。鏃謂矛刃及矢鏃也。史

鉞爲施慘爲鏃。故索隱以施屬之。予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鞞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子本書文義較長。

輕。利。倏。卒。如。飄。風。言楚人之倏捷也。倏亦輕也。匹妙反或。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

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昭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

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殆。莊躡起。楚分而爲二。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躡楚將。言其起爲

亂。後楚遂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日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躡爲盜。境內

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鄒郭楚都振舉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鄒郭也。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

者非其道故也。紂劔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可證。揚時本尚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必

其命。懷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

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

敵國不待試而誅。試用也。誅，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郝懿行曰：古無辦字。荀書多以辨為辦。此注音義兩得之。溝池不掛。掛古

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鋤墳墓，鉞亦音掘。或曰：掛當作拍，篆文拍字與掛字相近。後漢耳。盧文弨曰：案甘譽之掛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拍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相亂。今厚葬飾棺故拍也。又列子說符：簾俄而拍其谷，呂覽變謂器械變動，阻敵也。先謙案說文固四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險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王念孫曰：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本下有明字者，涉下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時使

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念孫曰：諫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辜至者待之，以刑足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

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

郵，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殺一人謂極極于羽山刑二人謂施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蘇轍行曰刑殺皆未開楊注謬蘇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極古書本作極。

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厲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

曰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皆坐齋感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感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

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隄謂迫蹙皆秦劫之以

執隱之以隄狂之以慶賞之類隄或為險也。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眾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隄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與隄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隄是也。或作險險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隄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隄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隄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隄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盧文弨曰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念孫

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

耳。下反制其上。

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得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

故賞慶刑罰

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事作業。任力役。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被不

祥敦厚也毒害也擊謂祇擊被除之也。盧文弼曰方言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此敦當與諱同

王念孫曰揚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曰敦讀為頓頓因蹟也皆非也說文敦怨也廣雅敦惡也康誥罔不

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傲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傲傲敦並與

同本篤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

言諱憎所疾也（諱郭音之闕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諱與敦亦聲之轉

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混說見管

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

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

也（大射儀順左右限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

作順）像上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

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

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

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擊若被不

祥敦厚也毒害也擊謂祇擊被除之也。盧文弼曰方言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此敦當與諱同

王念孫曰揚說敦惡禮論篇同又云或曰敦讀為頓頓因蹟也皆非也說文敦怨也廣雅敦惡也康誥罔不

敦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傲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傲傲敦並與

同本篤敦惡與毒擊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

言諱憎所疾也（諱郭音之闕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諱與敦亦聲之轉

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

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慙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

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混說見管

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候曰循

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

也（大射儀順左右限今文順為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

作順）像上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

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

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

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謂臣

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

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繅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誘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豈不可通矣

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傾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辟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繅之屬爲之化而

調。矜謂夸伏糾謂好發柄人過者也收謂掠笑者也繅謂繅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繅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繳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繅非是王念孫曰

案廣雅矜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斗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爲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繅謂繅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繅猶紵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紵戾也矜糾收繅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繅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

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弼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先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猷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爲猷若字猷爲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臣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凡兼人者有二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

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徐洽其道徐也因其民

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揚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

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兪強是以德兼人者也。兪讀爲愈下同非貴

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爲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

畔慮若是則戎甲兪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

荀子集解 卷十 讓兵篇第十五 一九一

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地臧曰筭。掌筭主倉粟之官。筭匹孝反。王引之曰。當為粟。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窮。楊彼注云。圖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窮。猶此言粟。窮粟窮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粟。窮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筭之粟。則義不可通。諫書。掌或作學。與粟略相似。故諸書。粟字尤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置良之有司。以慰接之。體其畔去也。已暮二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非暮化故也。王引之曰。暮者。周也。謂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狂曲。荀子書多用暮字作窮極之義。此暮字蓋亦暮字之誤。已暮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暮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莫味注。日期當為暮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弁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齊能弁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弁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

不能弁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弁之矣。得之則凝。兼弁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弁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毫同。瀆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

獨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凝疑作殆。

薄。與毫同。瀆。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

獨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蕩盡。盧文昭曰。注。凝疑作殆。

者之事畢矣

荀子集解

卷十

論兵篇第十五

一九三

# 荀子集解卷十一

##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揚注非。

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執

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

剝刑而莫邪已。

剝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

繩。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則劍盤孟。劍牛馬。忽然耳。

劍割也。音戾。劍盤孟。劍牛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

策趙書謂田單曰：吳于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皆銅器。猶劍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弨曰：劍宋本作劍。元刻作劍。皆訛。今改正。

彼國者。亦疆國之

剖刑已。

如疆國之初開刑也。

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

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

節奏有法

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

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弨曰：正文及注亡字

上元刻竝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暴察謂暴急。嚴察也。

此二威

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

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

舉錯則時。愛利則形。

形見也。愛

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人皆有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

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

帝天神也。

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



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

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黜然而雷擊之。如

牆厭之。黜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黜。黑色。猶闇。然。黜。烏感。反。厭。讀為壓。郝懿行曰。黜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黜。作閭。而作如。劉台拱

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比。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簪。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鬢。大戴。記。衛。將。軍。文。字。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釜。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而畏也。盧文弨曰。正。贏。則。赦。上。之。則。赦。之。則。赦。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

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郝。懿。行。曰。最。依。字。書。應。作。取。音。才。句。切。即。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曰。說。文。取。積。也。

執拘則聚即軍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作。最。揚。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敵中

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揚。注。非。是。敵。當。讀。為。適。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其。證。也。上

文。言。劫。則。致。畏。贏。則。赦。上。執。拘。則。最。得。間。則。散。竝。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揚。注。之。非。

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赦。則從

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離。喧。譁。也。敖。喧。噪。也。亦。讀。為。噉。謂。叫。呼。之。聲。噉。噉。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

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謂。奔。走。賁。散。而。去。也。真。韓。詩。外。傳。六。作。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傾覆滅亡可立而

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

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

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坳。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同。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王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昭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鮑鮑彪。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喻之。宣王郊迎。人開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關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

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

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

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

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眾威比已上。公孫子與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

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

夫尙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

言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

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遺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

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與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即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弨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

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盧文弨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藍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揚注所見與藍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藍本未必是之類也。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

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

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達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

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亶有之矣。亶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誨歌此勝人之執誨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

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則女

主亂之官。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餽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饋也藉也如饋踏於後莊

子風謂蛇曰：「勝我必勝。」

我本亦作「勝吾後也」。

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

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

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

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

若假城然耳。

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二二與三字混疑三譌二二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同字之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爲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爲四三與論兵篇楚分而爲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爲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

必爲天下大笑。曷若

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爲何如也。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

兩者孰足爲也。

勝人

之道與勝人之執一則天下歸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

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執位。國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是執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籍。揚彼注曰：「籍謂天下之圖籍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國籍之所在也。今本位作謂國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爲國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本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國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爲天下所宗。故云宗室。」

之衆數以億萬。

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

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

舉惡桀紂而貴湯武。

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

假設曰。問答曰。

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

變貌惡鳥路反。

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

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

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

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

往者。疆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苟

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為正。言必自修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政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汗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平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構。杌之構。或曰當為逃。謂逃

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

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

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

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咥與啗同。經。綫也。救。綫而引其足。綫愈急也。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

遠。爲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

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裡首射侯。不當疆弩。趨殺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藜。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弨曰。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裡首射侯。不當疆弩。趨殺平城。距衝不若堙穴。伏藜。所云日中奏百裡。即荀子脚脚論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裡。是也。秦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藜藜互異。疑此藜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藜字。與韓同。吹火

荀子集解 卷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一九九

章囊也管子撰度篇有此字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

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

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

文不

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

殞當為剄。王念孫曰案說文殞或作殞呂氏春秋

高義篇石崇殞頭乎王庭殞頭即剄頭也殞剄皆從勿聲故殞又讀為剄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崇）自殞而死索隱殞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殞為剄而刪去其音矣）是殞字兼有殞剄二讀無煩改殞為剄也

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

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先諫案虞王本作介人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

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

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曰疆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為秦發也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 認認然。認思 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軌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疆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曰字而今脫之 湯武

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二王

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殺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廩主也辟如

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 視可司閒。案欲剄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剄亦斬也。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有司音伺閒隙

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簪弁行劍劍起屨（正義弁急也）是剄剄為起屨之貌然則剄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剄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剄利也亦非）

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讐人役也。秦能使讐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



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先諫案言秦之役楚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此文二案字以代則字

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

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

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盧文昭曰羨音夷先諫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

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土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

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昭曰慮音盧先諫案地理志作隆慮避後漢帝諱改林慮故城即今彰德府林縣治林慮以山氏

縣即臨慮矣。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

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其地。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圍津

茅邢丘城堯律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堯圍聲相近疑同堯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

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

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

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說或為治。先諫案治是殆之誤字說見議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軋已也。盧文昭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盧文昭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在氏中

說也。狂直移比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狂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耳。

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感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

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

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二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

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築韓王闕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王念孫曰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弨曰案杜往無南字。

孫卿子曰

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

天材之利多。

所出物產多也

是形勝也。

形地形便而物

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

流邪淫也汙濁也

不流汙言情雅也

服不挑。

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盧文弨曰案周語御至佻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佻同。

甚畏有司而順。

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

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

古之吏也。楛音苦慳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

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

之士大夫也。偶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其閒朝退也古莫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

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

雖然則有

其認矣。

認懼。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則甚有其認也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

縣音懸謂聯繫。先謙案揚州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荀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當云禮之

所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解蔽

籀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衆異不得相蔽皆縣衡連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爲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揚訓縣爲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苟書縣天下義

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

小事大事至然後與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密躬親之謂赫

驚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道比近叢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謙案敦比治也義具榮辱篇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

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蠟蟻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

時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大荒者亡能積功累業至於傲漏然後補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王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

危而後戚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

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審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

以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

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揚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日

當有數字俞樾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

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

引之以明積微至箸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

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

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順。夫義者。

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

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為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

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

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洽。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

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糞者垂之假借。緣變作拚。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經典俱通作糞。王念孫曰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

入此句中。也。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白刃扞乎臂。則目

不見流矢。扞被也。扞被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愛流矢也。王念孫曰案扞被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

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

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拔王本作校。然則此注拔或作校。亦可注。又云或作枝。則非古無枝戟之名。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

者也。疾痛也。養與療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天行有常。

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揚往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

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謂農桑。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

脩道而不貳。則

天不能禍。

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實與志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記宋世家二術實並以貳為志。字本作志。又作貨。說見管子勢篇。又作應。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志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實作貳。則非其旨矣。揚不知貳為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志。是正揚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實。實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或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當為實。言差也。則生疑。惑也。實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惑也。匿與應志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時為為韻。匿惑為韻。此以技知為韻。傾精為韻。實惑為韻。惑實匿並通。故實匿並與惑為韻。貳則非韻矣。實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疆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祲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本荒而用修。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

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使之全也。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罕疑並字之誤。並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順也。彘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並也。養略而動。並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

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祲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

作生是也。下文祲是生於亂。即其證。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

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閒乎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

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會不措

意則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

舍其所以參而顧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

旋。日月遞炤。西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

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

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

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天。

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人

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

焉。夫是之謂天情。

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王念孫曰揚以

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為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能即形也。

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无妄之黃

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態謂姪巧。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口鼻與形體並列。彼言形體

猶此言。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

順其

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



立已上竝論天所置立之事已下  
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  
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

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萬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

如天。違天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違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修政則可以任

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

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知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

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矜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俞樾曰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

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所志於地者。已其見

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即承上文知其為知其所不為而言。揚訓志為記識非。所志於地者。已其見

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

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

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

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揚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在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郝懿行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此瑞曆即曆

象也。象謂瑞璣玉衡神其器故言瑞。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

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明吉凶由人如天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瘵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

匈匈也。輟行。匈匈音誦之學與韻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盧文昭曰三輟字上俗開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人下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文亦有之。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

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慮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瘵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文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遇節之命俞樾曰節猶適也說詳疆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若節遇節之亦當訓適節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此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

夫心意脩。王念孫曰心意當爲志意字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志意脩則驩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爲苟說文荀部苟自急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荀字因誤爲敬耳。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君

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已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

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已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

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詹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曰。是何也。曰。無何

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

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則可因途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

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祲。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父子上不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

詩外傳亦無。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祲。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祲下竝有也。字下無安國。下有矣字。棄而不治下有也。字。祲是生於亂。

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二人祲也。錯置也。置此三祲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說文作遣云。遂遣也。言此三祲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者。措失之。其

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祲之說。比星隕木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

祲。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昭曰。宋本此段在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牛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力役也。云云。王念孫曰。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

上文禮義不脩之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此是祲由人興。故曰祲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之上。揚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二句承六畜作祲之下。且刪去揚注而各本及盧本從之。謬矣。今錄呂本原文於左。星隕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

驚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隕。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帶耕傷稼。糞

糞。失歲政。險失民田。穡稼惡。糞糞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在之。勉力不時。則上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祲。一。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祲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

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祲。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祲。祲是生於亂。二者

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不可畏也。常作亦可畏也。蓋星隕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祲。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祲也。其說甚爾。其蓄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祲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

矣。揚不知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斯最可畏也。曰何謂人祲。曰枯耕傷稼。枯傷歲。政險

失民田。穡稼惡。糞糞民。鐵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

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

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可怪也。而不可畏也。盧文昭曰。宋

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妖。明矣。本有注云。此二

句承六畜作祿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  
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

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

日切嗟而不舍也郝懿行曰切嗟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夫子之門內切嗟以孝與此義合碑古作嗟今作瘞

零而雨何也零求雨之禱也或者閏歲旱零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零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

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零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零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

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入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

吉以為神則凶也順入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怪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

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

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王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為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禮義不加於國

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

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

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衍文也彊國篇四語與此同無盡字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

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

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幾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 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 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

也 因物而多之 孰與聘能而化之 因物之自多不如聘其智能而化 思物而物之 孰與

理物而勿失之也 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 願於物之所以生 孰與有物之所以

成 故錯人而思天 則失萬物之情 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 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 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 足以為道貫 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 一廢一起 應之以貫 雖貫

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理貫不亂 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 不知貫

不知應變 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 郝懿行曰逸詩云九變 貫之大體未

嘗亡也 亂生其差 治盡其詳 差謬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 故道之所善 中則可從 畸

則不可為 匿則大惑 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躄 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揚

曲為之說非也 匿與隱同 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衆匪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為隱又管子

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屬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屬書百匿傷上威竝以匿為隱又管子

民用稽忒漢書王嘉傳引此忒作屬而釋之曰民用稽差仄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謬一言大惑生於差謬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

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 匿而采匿亦讀為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 水行者表深 表不

明則陷 表標準也陷類也 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水行二字之證 治民者表道 表不

明則亂 禮者表也 非禮 昏世也 昏世 大亂也 昏世謂使 故道無不明 外內異

表 隱顯有常 民陷乃去 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章示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外心竹箭有筠禮之外心也 松栢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

知道無知也。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向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是以其無

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

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已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

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苟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弨曰往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

兩爲字開之不可謂衍文。今并下一爲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訕而無

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訕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

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爭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 荀子集解卷十二

##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

也。先謙案楊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於民章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陽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尊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為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竝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若是則與無上

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宜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郝懿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上端誠。則下愿。愿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

愿。愿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疑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郝懿行曰。玄與眩同。注後說是。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廡反。郝懿行曰。漸。讀為漸。漸與漸古音同。字通。漸者。深也。漸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上偏曲。則下比。周

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難。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

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

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

貴上。下危則賤上。

貴猶愛也。賤猶惡也。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

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畏則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

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詩曰：明明在下。

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

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

天下之籍則然。

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昭曰：案常當爲嘗。嘗當爲憑。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

親有天下之

籍則不然。

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效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

天下謂

在桀紂則不然。

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人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

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揚曲爲之說非是。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

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古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以記文，可知天子千官，古未有。

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

夏大也。中原之大國。

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

僅存之君。先謙案：遂讀爲墜。說見王制篇。

聖王之子也。

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

先謙案：執籍猶執位。說見儒效篇。

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孟子鄰婁篇中也。養不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揚說非。

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

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

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下。

聖王禹得也有

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懸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

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

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而衍。必不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

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

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

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弑君乎。

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

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

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

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

直為妄言。誡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揚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聚富國篇云非

將墮之也。讀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大山也。與此文皆當改為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諱。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

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

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二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

三者非聖人安能  
王乎王于況反 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歷天下如權稱之懸。應知輕重也。稱尺證反。 桀

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鍾借說見儒效篇。 其行之為至亂也。

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劔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

慘。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

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未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言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

四海。湯武是也。至罷。四海的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

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盧文昭曰。古以疇為備。楊注未是。郝懿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雜處。賴君之

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

通耳。說文。土部。疇。保也。凡作疇。作壽。皆疇之段字。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

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 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臣讀為偃。廢疾

職之。如偃與此。臣同。禮記曰。吾欲暴偃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偃巫偃大。自以為神異也。俞

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但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偃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

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 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 可以有國。而不

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

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

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也。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

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

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剕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改正。怪嬰，當為保嬰，謂像羅其布為纆，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共艾畢。其未詳，或衍字耳。艾

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章令罪人服之。非對履，非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象也。慎子作樹，故以蒼白色為鞞也。盧文弨曰：往紱當作鞞。

或為崩禮有疏屨。傳曰：蕪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纆當劓，以履紱當

刑。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向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劓，鞞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誅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纆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紱履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向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鞞，不加刺，往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鞞中當墨，極嬰慎子作草纆，與極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極極矣。共艾畢者，共當為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鞞，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鞞，以代宮刑也。對履，慎子作履，紱（今作非履，蓋誤。紱象履也。對當為樹，非當為刑）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虞氏之誅，向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並與此義合。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

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黥知之。極嬰上蓋脫刺字，以慎子言草纆當劓知之。

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

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

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

焉。惡為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

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弁起於亂今

也。今之亂世。安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報謂報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者得其惡也。

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揚注非。夫德不

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

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

本旂作旆。注旂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紂懸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

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犯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

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

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鄴。皆百里之

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

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

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等也。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

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盤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張也。郭云。謂張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盤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宋本作或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

傳會郝懿行曰注引方言盤謂之糖孟謂之柯蓋揚所見古本如是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入據方言改耳一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籩齊為鷓夷子皮索隱引大顏云若威酒者鷓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據此知鷓夷以革為之吳語咸以鷓鶉而投之於江韋注鷓鶉革囊參以揚雄酒賦則鷓夷乃酒器范蠡適齊而為鷓夷子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糖衛人用柯文義正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

名以其土物也 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 儀謂風俗也諸夏迨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 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古作誼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正與此 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 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 封內甸服 王畿之內也禹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 盧文 封外侯服 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里侯服

實服 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折之外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 蠻夷要服 職方氏云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 戎狄荒服 職

氏所謂鎮服蕃服也韋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 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 荒服者終王 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會祖也時享於二禘也歲貢於壇

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此下當有終王 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揚注而衍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二字誤脫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

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 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 獻下文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揚說非 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

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郊是規磨之說也 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字曰水雖平必有波衛雖正必有差韓子曰現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 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 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 溝中之瘠

也 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 瘠瘠者以喻智慮淺也 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

蓋云語曰淺不足與與劍深不足以謀知坎

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龜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

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龜蝦蟆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龜戶嬾反。盧文昭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舉亦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苟

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

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

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下相讓則無與讓矣有讓為又也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

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為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

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按云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昭曰舊

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

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強也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

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

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

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途疑後三句為重出矣

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步反鄉音向先謙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

矣。言繼位相承與一稟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

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也。復而振之謂猶如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死

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

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死

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後以為擅讓也。

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洽。論德而定次。

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

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

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

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事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

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

所訕。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聞色。

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聞色紅碧之屬禮記曰

衣正色裳聞色也。

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

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蒸極也。

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案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進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曰此云曼而饋謂食也

代畢而食。

畢未詳蓋香草也。或曰水泉讀為藜即所謂蘭茝也。或曰當為孺氣歌即既夕禮而饋謂食也。綴解焉俗書孺字作水傍孺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畢而食謂焚香氣歌即既夕禮而饋謂食也。文昭曰案正文畢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為藜即所謂蘭茝藜本也。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畢乃孺字作水旁

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畢即泉字。下云側載畢並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畢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供

頤。爐曰淮南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泉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畢當為伐泉。主術訓注

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鞀人作泉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

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正文作馨。鼓者涉注而

而誤。玉海一百九引。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其僖也

五祀。

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謂徹於竈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饗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秦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日造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竈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篇燠竈雖非禁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饗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嘗乎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內祠丞嘗及大裕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霽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邊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侍也。劉台拱曰天子家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魏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謂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

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致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被除不祥

**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爲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禱祥也。盧文弨曰注上下之神

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

**乘大路趨越席以饗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饗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

**側載畢芷以養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養體也

**側載畢芷以養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案史記作側養體也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軛錯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轅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詔護皆樂

**象。騶中詔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轅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詔護皆樂

**二公奉軛持納。**軛轅前也納與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左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

侯編後大夫次之。

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

小侯元士次之。

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

之元士視附庸也。

庶士介而夾道。

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盧枝作坐道注二夾字竝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竝

讓作坐道而盧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軔持納諸侯持輪扶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

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言畏敬之甚也持

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承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讓者執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

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

大謂天下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

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

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

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堯舜者。天下之英也。

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

言嵬與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堯舜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

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弄蠡門者。天下之善



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

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夏。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大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

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

辟與暨同必亦反

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

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

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

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由人耳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

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壙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扣

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

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昭曰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

使皆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

泰而知足也。又禁有限不得以有餘過度也。王念孫曰當厚二字不詞揚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

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揚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採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

句耳非有異義也。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也。倉頡篇。此蓋極言菽粟之

多耳非食而吐之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脂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郝

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此禁令故苟舉以為言。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滿

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會青。丹矸丹砂也。會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會青。加以丹矸重

以會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璜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玕似珠崑崙山有玕樹龍茲

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厲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曰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榭臺五重黃金白玉玕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

即龍疏疏犀象而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璜玕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髀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寶也。上言璜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女傳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間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十九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

緩而犯分之差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詭者實也。言扣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

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為寇非畏罪責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

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

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

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為又

之墓。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為又。雖此僂而葬之。猶且必扣也。

安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

安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

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屍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或當世。故以此譏之。盧文昭曰。潮當作傳。古潮字作俶。故俶誤為俶。又誤為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以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辱惡焉。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捷。同。言此。倡優豈捷。捷。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捷。或。言。庸。鉅。或。言。何。捷。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揚讀鉅為捷。而云豈捷捷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豕。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戰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二二七

也解如字

說讀為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關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

金或讀為噤。盧文昭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揚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為噤。說文。至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噤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揚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歟。不知其

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

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昭曰。注論。宋本作謂。

王念孫曰。楊說甚任。余謂與讀為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

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即大中也。說見致士篇。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

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揚注云。皆以聖王為師。

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辱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

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

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

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汙慢。汙。汙穢行也。慢。慢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

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置侮。捭搏。捭。持頭也。搏。持手擊也。捶笞臏脚。捶。笞皆杖。

擧也。腋，膝骨也。脚，古脚字。腋，脚謂則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腋脚於宋卒相中山。

斬斷枯磔。

斷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灋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灋辜義同。歟。韓

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鐸。藉見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灋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是辱之

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

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

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為

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譬之是猶以博

涂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博涂以涂壘博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弨曰：博俗字。荀書當本作博博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蹟，跌

碎折，不待頃矣。蹟與蹟同。蹟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蹟者，僇也。經典俱假借作蹟。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蹟與蹟同，蓋不知蹟乃假借耳。一三子之善於

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謂受大辱。盧文弨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謂受大辱。盧文弨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

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

荀子集解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二二九

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錄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為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為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

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二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揚本作情欲之寡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盧文弨曰此欲字衍句當連下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先謙案前說是目

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綦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

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

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

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為典字之誤也故揚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曲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曲是其證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

甚矣哉



# 荀子集解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  
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則不能不爭。量力繼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間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

本意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

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盞，說文盞調味也。從血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餗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盞字，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又曰：齏（與羹同）五味盞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盞蓋，因其可以盞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盞字

遂廢。此盞字若不誤為香，則後人亦必改為和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

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

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椽，額未詳。或曰椽，讀為鑿，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龜。言屋宇深遠，縣邈也。第，牀棧也。越席，窮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縣作龜。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先謙案史記禮書作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謙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

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盧文昭曰：畢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芷亦臭之誤。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也。

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龍旗

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繆練旒九旗正幅為繆旒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相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昭曰注正幅為繆宋本繆作繆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繆旒作繆旒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段借古多借信為伸此又借信為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寢兕。謂武士寢處可相通揚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

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謂畫輪為飾也詩曰虎韋鑣膺劉古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盧文昭曰持當為持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為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字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右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虎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蛟鯢。鯢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盧文昭曰史記蛟左右畫特虎居前歛此段若膺說

下文虎兕龍絲末。未與帶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璫鄭云覆答也絲帶蓋織絲為帶亡狄反。盧文昭曰絲末史記無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

謂金飾銜軌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軌。盧文昭曰彌即說文之騰廣韻引說文云騰乘輿金耳也讀若泝水一讀若月令廉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繆龍索隱云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軌此引古類及之非正繆也銜軌當從史記注作銜軌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為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昭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倍近而譌據揚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

良之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極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

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昭曰此注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四句為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

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荀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儒讀為儒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盧文弨曰偷懦非十二子篇

作偷懦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儒皆非先謙案。荀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

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

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

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

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

后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壞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尊宗百世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殷梁傳有此語。盧文弨曰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比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

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郊止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疇乎天子索隱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於諸侯。先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

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案止

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子本亦作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為自諸侯通及行史記矣

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矣

以踏為嚼耳。盧文弨曰史記集解本道及作函及郝懿行曰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嚼二字皆非也。揚以道為行神亦非。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嚼云嚼音含合謂包容鄰誼生音徒臨反大戴禮作尊尊亦通也今此為嚼者當以尊與嚼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吞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及者羣也說文弓嚼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嚼同義古文尊與禪同土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尊說文

禮論若三年尊服之尊亦謂禪服也尊與禪通則亦與單通而啗又與禪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為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單通導及即單及是也大雅蕩篇單及鬼方爾雅單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為白（今作陪）啗從白得聲是非與啗古同聲故鄭本作啗即白之異文也啗與單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啗及即啗之單及也錢以函從及為單及非單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白字本作魚形與函相似因媽為函後人多見函少見白故經史中白字多譌為函（說詳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故有天下者事十

世。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二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

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盧文昭曰注菜俗問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有二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土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案持手大

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積與績同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業也穀梁傳

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昭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稭祭先王也尚

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者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

享廟也用謂酌醴也以玄酒為上而獻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為齊至齒也謂

尸舉大羹但黍稷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昭曰大戴禮齊作嗜史記嗜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齊讀為嗜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為嗜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為嗜是也文二年左傳嗜僖公杜注曰嗜升也然則嗜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篤作嗜疑即嗜之壞字史記禮書嗜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嗜字耳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飾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郝懿行曰文理一耳貴本則謂追

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誠為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

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  
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

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

利爵之

不醢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二奠之不食也一也

醢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  
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

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胙是與謂飲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  
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  
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醢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醢蓋據  
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簋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  
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示祭事畢也先謙案索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

既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

大昏之未發齊

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

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

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  
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齊謂婚禮父親

離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  
俞樾曰齊當讀為醢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離子而命之迎未發醢者未致醢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  
食尸未入之

前為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

大路殷祭天車  
王者所乘也未

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雖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統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裘龍  
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禱司馬貞曰禱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昭  
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

亦未足揚注非也未字當為未素末一事素集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未為末以曲成  
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臂之段字上文絲未揚注曰未與帶同禮記曰君羔帶虎植鄭云覆等也然則大路之  
詩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機機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禱之段字集音轉而為就

周聲小見籀是用不集韓詩其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為禱爾雅釋訓禱謂之禱釋文曰禱本或作調是禱字或從  
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麀鹿麀就郭注曰就離也然則以就為禱猶以就為離矣史記禮書正作素機

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 二三年之喪哭之不  
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屬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謂無

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  
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屬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屬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

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揚賦曰：拊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稷，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真曰：拊，鬲謂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紘疏：禮記云：朱紘，練朱紘也。練，則聲獨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夏也。盧文昭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鞀與鞀，柷柷，柷柷，柷柷，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為之，實以稷，膈彼作鞀，其字從革，鞀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為擊也。若長向者，上也。鐘聲宏，大言不費，彼而上此聲之近，費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向拊，鬲句文誤，鬲同拊，鬲作拊，搏無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向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紘達越。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感也。盧文昭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感也。今据增郝懿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故乎趨往，校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文飾，終乎悅快。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主敬之類文謂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禮物感儀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禮物感儀也。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橫行行險之水可薦於鬼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先謙案貳乃貢之，立隆，謙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貨之則喪，張參五經文字云：貨，相承或借為貢。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貢為貳。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感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真曰：禮之威文，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為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終始相應。司馬真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也。王念孫曰：以喻而也。說見釋詞。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揚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為悅，尤非。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



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先謙案。則禮之

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

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險。除古墜字墮也。以其

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先謙案。史記理並作貌。喪作曠。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

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

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

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

無闕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土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

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織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

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

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比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

王制篇云。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

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爲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爲文。以車服旗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

少爲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

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也。若尊以向女。酒本於賢。素情。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

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也。王念孫曰。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採非一節。雜採以數雜之。壽慶天下之亂。注曰。雜讀為市。古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圖道篇。周復雜注曰。雜而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慶天下之亂。注曰。雜而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市。然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市也。楊注非先。謀案中流。徐中道下有。復句可互證。楊注非。

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

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

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廣驚。問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

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是猶此也。民民氓無所不知者。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城居也。人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書律歷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

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

方皇讀為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欲。曲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

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真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

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

謹。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

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故羊音義云。種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鬲。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豈楊注非。

或曰。穀讀為鬲。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豈楊注非。

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

其親。於是盡矣。於極重之遺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

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病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

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破之其厚三寸棺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然天子

重若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復

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故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揚注非。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

有妻妾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

襲棺之飾也。襲以木爲篋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襲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

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紉六齊。五采五貝。繡襲二獸。襲二畫。襲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

被六大夫以下各有衾也。盧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

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揚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

字。衣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

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植遣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使生死終始始若一。

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妄加刪節矣。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

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

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

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期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

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

二寸。衣衾二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禮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

以為緘。緘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土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殮道死

人之更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今昏殮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

之。不更加經杖也。今猶謂無感飾為緣身也。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

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揚注。久則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

哀殺如平當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本失之。墨子曰。薄

葬。以至辱之。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絀。續。聽息之時。

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絀。讀為注。注。續。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為

釋。詰。閔。病也。詩。柏舟篇。觀閔。既多。鴟鴞篇。鸞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絀。當為注。注。續。即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為

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

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

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郝懿行曰。備。具也。皆也。物皆

家不詞。當卽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踰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土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

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土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郝懿行曰。夕。與昔古字通。昔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

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聖者抑

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類象也言其象

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昭曰。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牀。下小斂於戶內。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

所以節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亦則翫。翫與還同。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日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還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

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誠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突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然反也。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時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董也。枯梗也。難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用則衰。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

妖美也。其立羸衰也。不至於瘠弃。立羸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

淫情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攝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

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外是茲也。雖難

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茲人之道也。非禮

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廣門也。盧文昭曰。注廣門未詳。故

說豫煥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樂也。婉媚也。音

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

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蕘。鄭注。免。新生者。蕘。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蕘。猶此文之。以婉

分。婉澤為二義。與萃惡不對矣。歌謠。讖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

也。讖與做同。戲謔也。說文云。讖。悲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管子曰。豕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芻豢稻

梁酒醴。餼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餼鬻。菽藿。豕者

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食者。向何與焉。是菽藿皆卑賤之所食也。王念孫曰。酒漿當為水漿。芻豢。稻梁酒醴。魚

肉。吉事之飲食也。餼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

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俞樾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餼鬻二字之上。蓋芻豢稻梁酒醴。魚肉。屬吉餼鬻。菽藿

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餼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餼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

向未倒。故以餼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卑統。黼黻。文織。資。羸。衰。絰。非。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衣服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

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縹。緇。織為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羸。布也。今羸布亦謂之

資。非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

之。總。今南陽有鄧。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盧文昭曰。注。鄧。總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

國。篇曰。天子。祿。衣。冕。諸侯。元。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

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為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與統。與。即今弁字。弁。統。黼。黻。文。織。皆二



字平列且弁纓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纓黼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文文章會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纓爲與纓之誤說文竟冕也籀文作異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竟與弁三字途廢此異字若不誤爲卑則後人亦必改爲弁矣

疏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

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陳廬也倚廬鄭云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榻塗廬也

兩情者人生固

之情發於居處者也

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賤之益之損之類之盡

有端焉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

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

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

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爲作也

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

美

之往。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絢也僞卽爲字之不訓注注非下云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

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僞合矣

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

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

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

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

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

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

懿行曰案檀弓云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

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僞當據以訂正

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生執也

儀禮鬻用組鄭

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為括體謂爪搯之屬土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不沐

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噲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

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粟濡櫛也式與拭同土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

多不備禮也。盧文昭曰注批髮舊本批作批誤案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批耳古批作比

漢書有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棘斲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

俗亦以比去蠟盈為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粟音同注內粟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別出粟字也

充耳而設璜。土喪禮項用白纈鄭云璜充耳續新縣也。飯以生稻。

哈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喪衣襲三稱。緇紳而無

鉤帶矣。緇與播同扱也紳大帶也播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喪衣親身之

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昭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笄矣。土喪禮

王念孫曰錄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本台州本作設。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笄矣。掩用練

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繞也土喪禮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幘讀如繁繁與還義同

書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土喪禮笄用桑又云髻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

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土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

三尺夏祝饗餘飯用二兩縣於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則名薦器則冠有蓋而

已無但知其柩也土喪禮祝取銘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蓋而

毋緇。薦器謂陳明器也蓋冠捲如兜鍪也緇船髮者也土冠禮緇纁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

不實。土喪禮器三醴醴用庶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也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醴

應有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雖琢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

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審也竹不可審用謂邊無際也味當作侏侏也。棘斲行曰內與納同古

皆以內為納內者入也入即納也非內外之內注誤注云內或為用用字於筮筭具而不和。琴瑟張

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軾軸也國君謂之輅儀謂理之也馬謂駕軾軸

君葬用輜四綈二碑夫人葬用輜二綈  
二碑土葬用圓車皆至葬時埋之也  
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隨器當

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  
赫懿行曰徙  
略而不盡額而不功趨輿

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  
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額形也言但有形額不  
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

速藏之意金謂和鸞革車輶也說文云輶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輶在馬智或曰額讀如趨像也今謂畫物為  
額下額皆同義盧文昭曰趨者下俗閒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輶舊誤作車軼今據爾雅改正王念

孫曰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傳革也說文傳作鑿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一石鼓文及宣靈文作鑿勒焦山鼎作  
攸勒伯姬鼎作攸勒宰辟父敦作攸革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轡鞞揚以金為和鸞失之又曰革車鞞

也宋本鞞譌作鑿今本譌作軼  
象徙道又明不用也  
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  
是皆所以重哀

也  
有異生時皆所以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功  
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  
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匝之屬

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沐之屬禮記曰周人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

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  
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故墳壙其額象室屋也  
墳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壙額  
棺槨其額象版蓋

斯象拂也  
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弗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郭  
疑縱之音譌一縱與縱同象非衍字拂與弗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維輪荒大夫畫帷畫荒土

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苴棺上因為飾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為奔纆聲之誤此誤正同俞樾曰版者車輶  
也僕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棺木用輶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輔應劭曰車反出所以為之藩屏躡塵泥也廣

雅釋器曰輶謂之輶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既為衍字則斯拂連文揚云拂即弗也然  
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輶字從良聲與斤聲相近故堪從良聲或體作折

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為當膺而古或借為之輶廣雅釋器彌輶謂之斯王氏疏證亦未詳  
不知彌輶之斯即輿革前謂之輶也惟其在前故繫於輶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

在車上斷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為詳備矣斯字本當作輶而借用斯亦猶齒本字本當作齒而大元密次八琢  
齒依輶則借用輶輶者齧也非齒本也良斤聲近

故字得通耳乃斯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  
無惓絲葛縷妻其額以象菲帷幃尉也  
讀

荀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二四五

為幟幟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幟用斂衾衷衾是也幟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許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緇禮記曰畫畫二皆載綵鄭云以五采羽注於髮首也葛讀為魚謂以網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纒讀為柳葦字誤為屏戶耳菲謂編草為被蓋古人所用障蔽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屏隱也謂隱奧之虞也或曰菲讀為屏戶扇也禱讀為帳讀為罽罽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幟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偽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緇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幟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幟幟即素錦褚之褚幟皆所以飾棺幟在上象幕幟在下象幪故曰其類象菲惟幪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菲惟幪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閔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幟大也。有也是幟與荒同義幪從無聲荒從充聲充從亡聲荒之轉為幟猶亡之轉為無故詩途荒大東爾雅注引作徐幟大東禮記毋幟毋斂抗折其類以象慢茨番闕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大戴禮記毋幟毋斂抗折其類以象慢茨番闕也。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空事畢加之牆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慢扞也茨蓋屋也慢茨猶暨茨也慢莫于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閔謂門戶墮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慢茨藩闕也。盧文昭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

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

聖之銘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揚注未得

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滅附增益也墨墨子之法惑謂惑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入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

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敏。謝本從盧校

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為易轉寫之譌。或曰適讀為敏亦屈。先謙案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創傷也。楚良反曰：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藉月而已。

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

猶若也。說見

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

能去之也。

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過故鄉徘徊同。旋飛翎之貌。踟躕以足舉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

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

然後能去之。

燕爵與鸞雀同。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鳥獸猶知愛其羣。匹長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

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

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二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則是無窮也。

陳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

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

理。則舍之矣。

禮記作焉為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二年

問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

然則何以分之。

分年也。年於三年矣。

曰：至親以期斷。

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

是何

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

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二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隆焉。案使倍

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

不若父母故二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廡其

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

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昭曰注故二年之

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是百王之所同。古

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辨之主也。

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郝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

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父能生之。不

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君者。已能

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敬廩教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乳母飲食

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二年畢乎哉。曲備

飲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



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二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

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

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

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為神。則謬矣。郭尚書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為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

也。此殯謂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也。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殯不損五十日。楊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

曰。將舉。賤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

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錄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

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錄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錄讀為由從也。王引之曰。錄讀為遙。凡從。蚤之字多並見。於蕭尤二韻。故徭役之徭。僕書多作錄。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錄。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錄。遙其期。謂

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揚。讀錄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

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

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王念孫曰。鍾也。論語樊須字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揚訓待失之迂。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為積慕之積也。下云。嗚嗚。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

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固然不嫌情亦當為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而不外見於祭也。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嗚嗚。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

之積於中者。不嫌也。揚云。忠臣孝子之情。振然不足。則所見本已。憚。憚。詭。嗚。嗚。而不能無時至焉。

憚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嗚。嗚。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嗚。嗚。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憚。音。草。嗚。音。邑。憚。音。愛。盧文昭曰。嗚。宋本作嗚。案爾雅作嗚。陸德明釋文作嗚。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嗚。郝懿行曰。憚。與。革。詭。並同。詭。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憚。詭。皆變動之貌。嗚。嗚。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雙聲為義。

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彼其所至者甚大

荀子集解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二四九

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喟。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愴然也。喟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愴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字然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

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

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

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筚篥韶夏護武。均桓簡

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途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

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簡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均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簡象即左傳之象簡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為句。則簡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簡字之誤。而衍者

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

為憚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盧

文昭曰。案方言。七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教與諱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響之。視

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凡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歌響其祀然也。王念孫曰。徐讀為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涂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物取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按祭尸取菹。擯於醴。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啐祭之。又取肝。膾之。鹽振祭。嚼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膾之。如神之親嘗然也。

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取肝膾之不醜也。俞樾曰。案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舉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

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俗言不使主人有尊如或觴。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主人有尊如或觴。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 荀子集解卷十四

。盧文昭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

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詛。。盧文昭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

開世篤氣息。弗然向本作謏。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謏乃謏字之訛。莊子人

赫黨行曰。謏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謏為惹。此又以謏為息。皆假借也。使其曲

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昭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省。史使夫邪汙之氣無由

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昭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

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

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盧文昭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赫黨行曰。飾以

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洽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

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

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

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盧文昭曰禮記齊作齊。齊郝懿行曰齊才細切。

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

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

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

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

先謙案

師長也。說詳篇效篇。

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

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太師之事也。

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

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

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

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屬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俗易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

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

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

俞樾曰歌於行伍何以使入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揚荀子書多用揚

字脩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揚悍樞暴注亦云揚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揚傷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賈司馬法作

舉又見讓兵篇

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

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

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

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盧文昭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

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

盧文昭曰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

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昭曰宋本作

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向成文理乎仍

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為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



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顧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竊本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樂之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獵。猶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乃斯聽也。之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聲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夏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

得聲用。聲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勉學無所營也。虛文昭曰。勉元聲樂之象。鼓大麗。是鼓之為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

注。偶物為麗。說文。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靈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統。衆樂為君。樂叶圖微。曰。據鐘以知君。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鼙鼓。晉鼓皆兩面。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五經。鍾義曰。鐘。秋分之音。而成也。磬廉制。先謙案。廣雅。稱。詁。廉。棧也。磬有兩棧。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而。成。也。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許白虎通。禮。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莫不廉棧。而有裁也。等笙簫和。

王引之曰。簫當為肅言。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選。衆。賢。罔不肅和。是也。等也。笙。簫。和。笙。肅。和。笙。簫。發。猛。填。篪。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笙。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等。笙。簫。和。似。星。辰。日。月。今。本。等。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篪。簫。發。猛。先謙案。樂書集解。引。聖。肅。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填。篪。翁。博。

俞樾曰。翁。當。為。論。文。選。江。賦。曰。氣。淪。勃。以。瑟。易。良。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郝懿行曰。鼓。天。麗。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俞。樾。曰。賦。篇。靈。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歌。清。盡。先謙案。盡。者。反。復。以。盡。之。舞。意。天

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等笙簫和。篪簫似星辰。日月。靴。祝。拊。壘。柷。似。萬。物。郝懿行曰。拊。壘。禮。論。篇。作。拊。隔。其。義。當。同。又。簫。和。與。等。笙。篪。簫。相。儔。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謙。案。簫。和。二。字。衍。說。見。上。曷。以。知

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盧文昭曰。元刻無意字。

譁說文作譁。云語譁譁也。直齊切。元刻正同。郝懿行曰。此譁舞意與衆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譁譁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昭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

盧文昭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

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昭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

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

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昭曰。元刻沃

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為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屢。升坐。

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

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

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盧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侈。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

其行雜。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表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為隱。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做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為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 荀子集解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歸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揚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

盧文昭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

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妒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郝懿行曰。迨者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

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

走並馳治謂正道也。術也。盧文昭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郝懿行曰。雖當依注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韓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

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沉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

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况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况於使者

乎文不可通揚。有賢德也。王念孫曰：德道即得道也。《刺上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曲爲之說非是。德道之人。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難。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爲蔽。數爲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爲蔽。盧文弨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爲下十蔽總冒作數爲蔽。義爲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錢本並如是。注言數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之。人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修務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備於一隅，故皆爲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郝懿行曰：斯觀無改楚語云：啟有異則相爲蔽。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

韓侍郎云：斯或當爲對。對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弟，微國子，爵，蔽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已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桀死於亭山。亭山南

或本作甬山。案漢書地理志：盧江有鬱縣，當是誤以鬱爲甬。傳寫又誤爲亭。鬱音鬱。王念孫曰：案作甬山者，是也。甬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戶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誰以

其逼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即淮南僞黨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即甬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益甬也。是甬歷古字通。揚以甬山爲甯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章注曰：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盧江居巢縣，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甯

縣也且廬江有鸞縣而無鸞山今以兩山為鸞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為山名矣尤非

紂縣於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

身不先知

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心言不為邪佞

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

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

殷王而受九牧也

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

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

。盧文弨曰

元刻作天下哭

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鳳樂帝

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鸞鳳其雌鳳秋秋猶踰踰謂舞也干楛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風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

有鳳有鳳本作有鳳有鳳秋簫為韻風心為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為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為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鸞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鸞二字亦可與心為韻秦風小戎

簫以膺弓騰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簫以林與心為韻生民簫以登升歌今為韻魯頌閟宮簫以乘勝弓綴增膺也承為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為有鳳有鳳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並作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

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衛風竹竿簫遠兄弟父母與右為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兩弟兄與王方為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為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

陽長為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為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慈

始作東西為韻而今本作始慈文選鵬鳥賦或攬西東與凶為韻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

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稔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

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

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盧文弨曰宋本此

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

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辭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驪也韓子曰戴驪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筒而與李史史受筒又戴驪謂齊王曰王



大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為唐執所逐奔齊也。盧文昭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備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轆車本書作轆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驪又內備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

非唐執所逐也或說似率合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 唐執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

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

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寧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

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

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

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疆乃涉下勉之疆之而誤呂錢本竝作能先諫案謝本從盧校作疆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

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疆之言必勉疆直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疆直亮反 昔實

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實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厲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實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

所應殊為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執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執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寧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

之福此文云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實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殆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為萌孟

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為萌猶孟豬之為明都孟津之為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獻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

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實萌若下文墨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實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執奚齊是也實萌之蔽則

所舉人多不可竝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實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為萌適與周實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欺詭無毛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

人之情

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俞樾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

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執而不

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

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

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下屬謂之二

道所以為蔽也。由俗謂之道盡噤矣。俗當為欲噤與噤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

俱作也今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執

逐便無復修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

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

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遍於大道也。故以為足而飾之。

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

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赫懿行曰亂者治

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治亂二義注非。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

也言其所用不歸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赫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能攷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赫讀是也言孔子

為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舜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舜一而不二則遍於神明參於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論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篇云安知廉恥隔積亦以隔積對文與此可互證揚以成積為舊習諫甚。

王竝。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歸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揚其輕重也。

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謂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也。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

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知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奸賢害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

無可之論道人。五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論道。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王念孫曰。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揚云。必有奸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奸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覆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諱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揚注以為問辭。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揚注誤。以為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妄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覆去惡。盧文弨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王念孫曰。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揚云。必能覆去惡。正釋治之要。二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

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壹也。轉寫者亂。

之故此作壹

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

心未嘗不滿

也。然而有所謂一。謂同時兼知。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

人生而

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

在心為志。

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

之虛。

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盧校作已所臧。盧文弼曰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已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揚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臧。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

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既不備於一。兩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荀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揚注未晰。

一。兩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猶彼也。知雖有兩。不以彼一害此一。荀書用夫字皆作彼字。解此尤其明證。揚注未晰。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

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知非。

故心未嘗不動也。然

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

夢想象也。劇。劇。劇。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被於想。象。置。煩。而介於胷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被於一端。虛受之。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

有求道之心。不歸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

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

王引之曰。揚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壹。壹則能人將事道者之靜。靜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察。察則能人將事道者之盡。盡則能人將事道者之入。入則能人將事道者之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

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

道行。謂須道者。虛則

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言無有壅蔽者。虛文。弼曰元刻無大字。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

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得其宜。赫懿行曰見謂為現現者示也論讀為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昭曰疏觀元刻論作開

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

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

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

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我畢讀為皞皞皞皞大貌涓涓沸貌紛紛雜亂貌

以揚注畢讀為皞皞之則此句廣讀為曠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出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為形之

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意。意之則受

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赫懿行曰墨與默同

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雖博。容受也有心

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

以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取自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雜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之君子篇容與之容

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揚失其讀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感。盧文昭曰

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是也作情者精之借字脩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茶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盧文昭曰注卷耳茶耳也宋本元刻皆同俗本依廣雅改作采耳

不知毛傳自用。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爾雅為訓耳

貳之則不能滿。况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它術貳之乎。郝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禮在於冥周。行意不在於專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燾曰。苟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實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文緊相承。注不當作實。王說非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

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二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弼曰。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其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

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迫側。亦充滿之義。微妙也。慮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虞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戎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戎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戎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戎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



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  
采竄也唯九執其中一語為堯授舜舜授禹之辭耳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

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  
云云案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

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  
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

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耳

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聞耳  
目之欲遠蚊蚋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

於危之謂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為沈泥俾也下同則  
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

理肌膚之文理。郝懿行曰鬢古止作須今俗作鬢理  
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

微風過之湛  
獨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鬢  
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

當為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  
利也本當為大明二字互誤

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

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羸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

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  
本此注之末有情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

好稼者眾  
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

獨傳者壹也。倅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倅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  
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

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倅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  
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倅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

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社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社乘社音剩相土契孫也  
 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弼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為社字之說王念  
 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社者乘社蓋桑社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雅釋蟲諸慮奚相釋文相舍人本  
 作桑）隸書桑或作乘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  
 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揚云以其作  
 乘馬之法故謂之乘社此則不視其解而曲為之說  
 會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  
 矣。是蓋當為視會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必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  
 也。盧文弼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赫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懈修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  
 歌詠亂之乎荀義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飯。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  
 當然注似失之。名之曰飯飯字及事竝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  
 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

字及射然則揚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  
 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篤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  
 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  
 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然慶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  
 援弓而射之也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

遠蚊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  
 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

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  
 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

有子惡臥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焮灼也惡其寢臥而焮其掌  
 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

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焮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  
 無寢焉用焮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揚注作未及好思也先謙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  
 闢耳目之

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

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竝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  
 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

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講晷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  
 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句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焮掌則及身矣蚊蝱

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究屬一義不應分言故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謙案郭說  
是也此承上級之好思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揚郝說並非

夫微者至

人。惟精惟一

至人也。何疆何忍何危。

既造於精妙之境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焉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

故濁明外

景。清明內景。

景光色也。獨謂隱迹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記會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

景而金水內景荀子獨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揚注所說未盡其旨

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疆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為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

故仁者之行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疆也。

無為謂知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疆謂全無違理疆制之萌也

仁者之思也。恭。

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隨。郝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疆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揚注樂謂性

與天道無所不隨道當為通揚本不誤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性與天通語出晉書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

清明

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

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為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

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為伏又誤伏為後耳

冥冥

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顛步之澮也。

顛與踣同半步曰澮澮小溝也

俯而出城

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闔為宮門之

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揚注未晰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啍啍。

執亂其官也。

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啍啍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啍許用反

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

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

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

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仰與同背而走。比至其家。

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因甚氣絕也。盧文昭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凡人之有鬼也。必以

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曰正當為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

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感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

擊鼓鼓瘠。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用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瘠冷疾也傷於溼則患溼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溼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溼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

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

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疑。郝懿行曰

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為疑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泮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一。實習也。泮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俞樾

曰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泮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並詞終為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泮此亦當為挾作泮

者後人學。郭嵩燾曰學字當斷句學焉至老所改。而不免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

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

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

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

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

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盧文昭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即涉上類字而衍先謙案王

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脩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

之聖人也。知聖王之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有勇非以持是。

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甚其非以分是有勇非以

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誑。辯說

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誑。誰多言也。詩曰無然誑誑。王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慚(慚詐也。說見尙書述聞民與胥斷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

則謂之攫。脩讀為條(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為條。攬之條)謂條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條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斷奪。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知詐斷奪。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知詐斷奪。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

神為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睦智故曲巧偽詐竝與此知字同義辨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誣也楊說皆失之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

者而非之以為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若夫

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

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詭無正

而恣睢妄辨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詭詭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鉗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

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既強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詭恥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詭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詭語之杜盧注竝曰詭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晤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晤盧注曰晤恥也又作晤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忍垢恥也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舍詭詭訓為恥故曰厚顏而忍詭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詭王注詭恥也

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高注詢辱也淮南汜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謬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詭也說文謬恥也或作謬詭謬詭恥也或作詢廣雅作謬詭楊注以謬詢為詈辱亦失之俞樾曰大元元整篇籍知休谷范望注曰籍求也鬼谷子有飛籍籍其文曰以飛籍之辭鉤其所好以籍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籍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奪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

方多然矣慎墨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

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亂益復憂戚者亦不能近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

是訓幾為近又增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出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廣讀為曠遠也不

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披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遠弃不以自妨謂不以無

之也楊注廣讀為曠遠也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



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聞來謂不憂閑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聞將來言推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襟未詳或曰邑與悃同悃快也襟讀為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悃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

闇君無之有也以宜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為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此言上

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塞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昭曰正文墨以為明元刻明作明狐狸

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攷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赫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為明以黃為蒼所謂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為亂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

（語見禮器注）此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

正上幽下險之事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也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

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 荀子集解卷十六

##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專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

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 刑名從商爵名從周

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

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散名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之禮或謂之禮經

### 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也。郝懿行曰曲期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

也此與遠方異俗相龔揚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謙案郝云曲期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文云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命名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

說其所以然期會於遠方異俗之鄉而因之以為通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舉名之分散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

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龔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文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雖無極心擇可

之情。為此六者謂之情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否而行謂之慮也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

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偽為為揚注訓

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生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作偽

慮積

### 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盧文弨曰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

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味古六書之法而警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論  
**正義而爲謂之行。**荀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爲謂之事。爲正道之事利則謂之

在人在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在者謂在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盧文弼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

智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謙案在人在者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

文弼曰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能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爲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

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強生分別即如上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爲爲之例也

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記禮運樂記二篇並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

揚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既云古字時有存者又云亦有今誤（禮運注）然則鄭意亦不以爲定論也且

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

又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解能傑也又云耐或形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

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偽二知二能並有虛實動靜之分知皆讀智能皆如

字不分兩讀。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是散

揚說非也。名之在人在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在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

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

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

國大亂民日譁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僂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文弼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

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下無名字即

其證先謙案。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顧千里曰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

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

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

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

守。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見勸學篇。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先謙案。舊名上所云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注。作猶變也。揚往未晰。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大要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

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

宋龔本同一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則分離人之心

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

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揚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為胡涓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揚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

紐。句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眩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

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

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

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曰。緣

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君天下之馬。雖白黑大

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

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昭曰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爲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揚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辨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揚云色五色也失之。聲音清濁調字奇聲以耳異。唐獨宮徵之屬調字謂調和笙竽之聲也字笙類所以導聚樂者也不言草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是竹爲聲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聚聲之異者也。盧文昭曰調說二字上必有脫誤不必從爲之辭俞樾曰笙字之聲而獨言竽字不可諷笑又引或說謂等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字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謂笑與諷笑又引或說謂等八音韻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字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調字當爲調節字皆從竹故節誤爲等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禮弓篇品節斯疏節制斷也是節爲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聲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唐獨同爲對文奇聲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揚說皆非。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曠色而沙鳴鬱酒未詳酸暑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蠖蟻蝓臭者也。盧文昭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瀉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諱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揚以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宜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唐具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傳四年今左傳作菘社注菘臭草)鬱腥臊漏味也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漏唐之誤也。疾餐滄熱滑敏輕重以形體異。疾病也餐與癢酸亦味也楊以爲暑洩之酸臭亦失之。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

以心異。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僞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揚注非。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雖有知不因耳目亦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復耳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聚味之異者也香臭

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蠖蟻蝓臭者也。盧文昭曰洒從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瀉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字古在諱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揚以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唐字之誤唐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宜內饗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唐先鄭司農云唐朽木臭也(說文唐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唐具如朽木)內則注曰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蕕(傳四年今左傳作菘社注菘臭草)鬱腥臊漏味也見周官禮記則洒酸必漏唐之誤也。疾餐滄熱滑敏輕重以形體異。疾病也餐與癢酸亦味也楊以爲暑洩之酸臭亦失之。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

以心異。說讀爲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先謙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者作而致其情也與性惡篇習僞故之故同義二字對文揚注非。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爲之立名雖有知不因耳目亦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復耳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

荀子集解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二七七

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微知，此當云：然而微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歡心者，微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為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為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

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微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揚注亦當作「天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正此注之誤。（天官篇以耳目鼻口體能為五官，能即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為五官，形體即形態。）郭嵩燾曰：王說非也。簿猶記錄也。心微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微而知之，由耳目之記憶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微之耳目而莫能言其所聞，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必為衍文。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發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

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學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昭曰：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

害於分。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

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

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

至於異也。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讀為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揚說失之。

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



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王念孫曰案此偏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偏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屋有九屋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則別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誤揚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偏舉之乃皆偏之義故曰大共君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偏形似因而致誤先謙案俞說是

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誤故宜今正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揚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揚必當有注矣

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途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

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爲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爲鴛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十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

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蔽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十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

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蔽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十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爲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驗

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蔽見侮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

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十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承上文而言之又察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其執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謂也揚讀孰為熟而謂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

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

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愈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委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而亦可也此惑於用實

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 緣同異

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為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

則驗其所緣以為同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為辭受荀用此 非而謁楹

三者以明諸家立言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 非而謁楹

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

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約

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 凡邪說辟言之離

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

名分不必亂名 辨說是非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

可以示人也。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事共則民以它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

之道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

道達之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

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盧文昭曰以注未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說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誤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 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

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

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體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

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

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

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儷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

知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辭也者兼異實之名

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

以論之今本論誤作論。論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

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揚說以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期

命也者辨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

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

也。出令而無所受令。猶言主宰（廣雅官主君也）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

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正名而期實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紊。

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實物之形質實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

共其名不使乖悖也。竄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

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王念孫曰揚說實請甚迂實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

以為實也。曲禮禮之實也。鄭慶注並曰實本也。請讀為情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

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熾曰請當作情又墨子尙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為情。有兼聽之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

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就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

俞樾曰揚說冥窮之義甚為迂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躬是其證 詩曰：顛顛叩叩。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顛顛體貌敬順也叩叩志氣高明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聘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 不動乎衆人之非

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也 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祇辭

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祇辭見上文）治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治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臣作妖治後漢書張衡傳咸姦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媚也是治即衆惑之蠱也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不賂貴

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 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之也辟讀為僻 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

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俞樾曰揚說非也

吐當為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為為放贊從出而今為為實是也咄者誦之聲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為咏諧之為諧吟之為吟嘖之為讀是也誦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誦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誦而不奪利而不流誦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詩曰：長夜

漫兮。永思寤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寤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愛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

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統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履反。彼名辭也者。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使所更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

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屬反。外是者謂之訥。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捨以爲

已實。訥難也。過於志義相逼之外。則見賢屬反。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諧諧然而

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曷同。深也。諧諧多言也。謂趨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又諧諧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

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逼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

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

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覩妬也。鄭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爲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爲有欲者。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

者所困。故能尊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在於尊欲。則治不尊

欲。則亂也。王念孫曰。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

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

句亦相對爲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揚曲爲之說。亦非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

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

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而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所可得者也。盧文昭曰宋本注多賧字今刪正。俞樾曰待字衍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不釋待字故知為衍。文郭嵩燾曰待字不可少人生而有欲不待其可得而後欲之比根於性者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俞樾曰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並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則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燾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益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漓其真則與所受於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

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即以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關很亡身之類。心之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也。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

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明在心不在欲。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

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

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

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文昭曰以欲為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並作



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虛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文

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 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

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

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

性之具也。雖爲

天子欲不可盡。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

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

以用也近盡

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

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

所欲雖

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

盧文弨曰注賤者舊本作冀賤認今改正

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

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

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

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

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

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

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

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

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

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

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

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爲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 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屬

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

可道合道也損從也言若合道則從

之柔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

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爲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爲去欲之說亦

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

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

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

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惑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達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守術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故

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術 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爲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

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仰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途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

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殺因以爲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

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爲禍不知先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

易兩也。癸喪。從道則無所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癸得。離道則無所

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

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爲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志輕

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爲道之精微。顧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

有也。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

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

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噉也。

鶴讀為享噉也謂受其贖也噉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噉於志噉口章反。俞樾曰平乃席名故與筵並言說文艸部蒹蒲子可以為平席釋

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

假而得問而噉之則不能離也。

假或有人問之整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

二字義不可通揚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聞（古莧反）字之誤也言憂恐

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愉即使暫時得聞而愉之而其不愉者仍在也。

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也皆當為邪問之辭

故欲養

其欲而縱其情。

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

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

名而亂其行。

皆外重物之所致也

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纒其

與無足無以異。

統與冕同。盧文弨曰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

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未得其義

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

已為物之役使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

養目。

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

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

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

麤紉之履麤麻履也。盧文弨曰蔬食當作蔬食

屋室盧庾葭藁蓐尚机筵而

可以養形。

盧草屋也庾屋如庾庾者葭藁也以盧庾為屋室葭藁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樸之机筵也。王念孫曰以盧庾為屋室而云

屋室盧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葭藁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盧葭藁蓐於義為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葭藁蓐謂以葭為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盧庾蓋葭藁之誤（葭藁古字通）藁蓐與葭藁蓐則藁上不當有葭

守且葭即藁也又與葭相複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執列班列也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

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

樂少矣。王念孫曰和當為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謀作和）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為天下必多而為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揚云

為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即私之誤也先謙案王說是注中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

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已而役物自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  
 有曾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  
 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費之辭君子慎之比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盧文弨曰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旨推續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尊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已治人之旨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癡而續矣

# 荀子集解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二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

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識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弨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偽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

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其蔽也先謙案郝說

是苟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偽尤其明證

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為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字疑衍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

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

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

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禮與導同

然後出

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鈎曲也下皆同櫟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將待

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弨曰注礪舊作勵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

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衰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字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無

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

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疆如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

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隨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

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

禮曰。予仲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

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昭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卻只作事。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

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

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

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遇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生生而

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

後凡九見。則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而

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



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自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

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

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

讓也。詩：蒸高簋以時其糝，鄭箋曰：蒸，糧也。見糝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

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特達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

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

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鍾。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入學

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揚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

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

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

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

人，工人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

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

王引之曰：偽音為，謂之偽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

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皆其證。

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也。故聖人

化性而起偽。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矯偽也。偽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

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偽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偽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故曰偽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

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

也。俞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偽作其過，偽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

衆者，偽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

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水，旁弗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部，離也。離，離也。此拂字疑離之段音。言兄弟必離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

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

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

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盧文昭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

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諫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借傍觀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今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題。今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汎論篇曰。立之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諠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為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諠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為符信。四

語董子書稱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為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牟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言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識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

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與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

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論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槩栝之生為柁木也

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槩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柁木必將待槩栝烝

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

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性的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入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

但不能生耳先謙案禮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

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

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

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焉又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

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

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

天非私會騫孝已而外衆人也

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

會騫會參閱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然而會騫孝已獨厚於孝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

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天非私齊魯之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天非私齊魯之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其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

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

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

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

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

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

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

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

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為禹。無害可

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

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事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

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

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眾者在化性也。堯



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

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

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情七。曰何

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掉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後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寤變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動。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譏其所以。言之于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

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

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郝懿行曰。徑者直也。論倫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隨也。言若聞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攬曰。揚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向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籀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籀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

言。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昭曰。宋

本語作諸悔作悔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篤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遠有悔於子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瘠瘠乃段借字詩十月

之交寧亦孔之瘠釋文曰瘠本十月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

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雖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盧文弼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魄即旁轉皆謂大也

折速粹執而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執所著論甚精執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

勝故下途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折速案楊注云折謂折辭（今本注文亦謬作折案折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折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勝於必

併注文改正郝說非勝於必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勝於必

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

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

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弼曰案此

中說也見言仁之本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

丙申校本言仁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

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顯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賢中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向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

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賈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

是下勇也。盧文弼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在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先論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繁弱鉅黍。古

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籟子少府時力。鉅來。可馬真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末。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訓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就一偏而言。若論渾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

作鉅黍。是說見史記蘇秦傳。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補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蔥

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

劍也。蔥闕。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緣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厥說劍云。離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采。慌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

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亭閭丘。叩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繼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虛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鈞辟

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鈞。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盧文弼曰。智。舊本作智。諡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

則不能斷。騂驪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騂讀爲騂。讀青。驪難卽列子盜鑿也。王念孫曰。騂驪之爲騂驪。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土篇。隱忌下。楊云。騂讀爲驪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基。則非。然而前必有銜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

並引作。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使然也。或曰靡靡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

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橫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云。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

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

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

掌喉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人。盡委於

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百吏官人

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大大上。

至尊之號。俞樾曰。揚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

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念孫

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為富。賊害不可以為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

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

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

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

文昭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

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即上疏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

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為情成相審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篤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

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

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朔若日即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

謂也。言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

以恚怒為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論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論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分然各以

東齊謂之怒又曰怒猶怒也是怒即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其誠通。善惡分然其起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

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樾曰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

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

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言之以世公故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其刑也。盧文昭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

當賢即先聖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揚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為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以族論罪以

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萃者崖

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會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

則利。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奐曰察養取也知所養知所

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俞樾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一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

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

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為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揚以流為邪移失之。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

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歧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有所休息之時也。郝懿行曰捷者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殊加無斷魯俗視其尤美故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捷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揚注恐非。故仁者。仁此者也。仁

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

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惇

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說見不苟篇。俞樾曰厚與順讀不倫揚



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籀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慎慎勉也釋文  
慎亦作慕是敦慕並為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慎此者也敦慎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為忠也說  
文心部慎勉也是慎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  
慎因譌為慎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惇慎下有於字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

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一自然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揚注未順郝說增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有而不有

也。夫故為天下貴矣。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籀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 荀子集解卷十八

##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

舊第八今以是荀脚雜語故降在下。盧文昭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蠶也。古者誓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張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瞽諷諭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揚盧二說皆非也。揚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秦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揚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蠶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蠶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收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辦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矣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瞽諷諭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誓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蠶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誓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梓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謠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為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為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非氏讀相為平聲尤非。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盧文昭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

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向有脫誤。又墮字即墜字之俗。說文於墜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為篆文。又載墜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經尚書元首。叢陟之韻。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會子制言篇是以成闇惑闇終其。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俛俛無所往貌。反。愚亮反。俛丑反。請布基。慎聖人。

漢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郝懿行曰。基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慎其相。慎訓誠相訓賢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

云基業失之顯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篤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俞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向書無逸篤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爲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已心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論

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或反。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揚以施爲施惠非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

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向書大誥篤民職有十夫枚傳訓勸拒諫飾非愚而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向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聞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曰

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土無任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還秩比周還主黨與施營政其主也施張也揚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上能尊主愛下民

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荀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道則爲賢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

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孽災也蹙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大

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弨曰臺下宋本有謝字元刻無以韻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爲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

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

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煙久矣世之衰讒人歸比

干見劓箕子累累讀爲懸書曰武王誅之呂尙招麾殷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賢

荀子集解 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三〇五

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也謀不見用虞城係屬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六卿施。穆公素穆公任好也伯讓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也拘謂畏巨尾陳也。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緇為士師三見細也春申楚相

黃歇封為春申君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盧文弼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殺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也

趙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輪矣輪者墜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墜壞也王念孫曰揚說輪字之義甚任輪者墜也言基業盡墜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輪平傳曰輪平者何輪平猶墜成也何言乎墜成敗其成也歟

梁傳亦曰輪者墜也小雅正月篇載輪爾載鄭箋曰輪墜也盧說本任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緇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

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比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是也揚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

疑辰也郭注曰辰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就之段借說文七部釅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揚注言當疑此讒人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在與張亦同義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郝懿行曰為古讀如譌與施罷戲皆韻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羲古三皇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

王必拘於古法。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

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開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揚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王念孫曰祥詳古

字通不祥不審也揚說失之。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眾人貳之讒夫弃之形

是詰。眾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變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水至平端

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

聖人入字相涉而謀脫也。此以平傾入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

豨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疑脫入字蓋與聖人入字相涉而謀脫也此以平傾入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

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典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處之

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識為又既處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為及治之

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君子由之倭以好。倭亦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接下以仁事成相竭辭不暨。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

不暨。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

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揚說失之。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為害也

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必張亦應十二

字今存七字尚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

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為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

二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

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為郭公長父之難厲王疏于義兩處則上六下五雖

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為道

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又一七字句又一堯舜尚賢身

七字句共五句為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舜讓天下於魯卷魯卷不受  
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

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

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

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為韻非有深意也

揚反以過得當尚得推賢不失序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舜歸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赫懿行

曰予者相推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也予與古今字

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 舉舜剛敏任之

天下身休息剛與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舉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開鳥獸踴躍也 契為司徒

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鳩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鳩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 辟除民害逐共

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 北決九河通十一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濼沈淮涓洛七水又有維澗其道伊洛歷獨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

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即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禹傳土平天下 傳讀為數

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 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

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績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盧文弨曰因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為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

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為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為上或在為下俱未可知 契

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卒 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

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



明卒子相士立相士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殿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讀為與古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文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舉者段字耳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隱諱疾賢良由姦詐解

無災。隱諱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解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為長楊注長用姦詐者涉注疾害賢良而誤（注

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為長句由姦詐解無災為句無良字）先諫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竝作由浙局本作用蓋應改但依注作用為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 患難

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盧文弨曰患難哉阪為先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巔阪為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

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為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屬下為句是也阪為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為先古音西亦與下巔王念孫曰阪為先疑當作之此言為治者當從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

用愚是反為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聖知二字本作世說文先字從儿也（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虫寫者誤加耳虫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為韻 知不用愚者

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盧文弨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不覺悟不知

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開四門也。盧文弨曰中元刻堽段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識之士不能上達也。僕張覆碑中審於朝編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

堽段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

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 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 正直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

也或曰下無獨字。盧文弨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盧文弨曰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

也復後途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恨同（爾雅閔恨也孫炎本作恨）後當為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復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趙策復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輪篇下愈覆驚而不寤從是也又通作變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周變驚是也）言復復不從諫以遠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復逸周書諡法篇曰復後途過曰刺

不肯悔前之非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 言言語反覆則詐惡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閔之詐惡以取其國家）以態為厲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感奸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惡非姿態

人之態不如備 如當為知言人為 詐態上不知為備 爭寵嫉賢利惡忌 利在惡忌賢者 王念孫曰利惡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忌三字義不相屬揚曲為之說非

失輔弼之臣 任用讒夫不能制 孰公長父之難 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 厲王染於嬖公長父榮東終嬖公與孰公不同 則孰不在上

孰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嬖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效墨子所染 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微衛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 疏于歲七字為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 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伎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為字其弟四 六字如其弟七句字豈能不老君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為句厲王流于歲五 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

數轉致不逼也先諫案俞說是 厲王流于歲 歲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歲子言執 公長父姦邪途使難作厲王流竄于歲

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 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 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

衷對言不從 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 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對字之形竊衷對 者言中衣內懷誠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 紅不協衷對當為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衷即剖衷之謂）欲 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紅為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衷為對又 謀在衷字之下耳揚說失之俞樾曰王氏改欲衷對為欲剖衷此應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為途 爾雅釋言對途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紅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並曰對途也又禮記祭義篇對 湯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途也蓋對途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後衷也言欲途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 今本作欲衷對者因後人不知對之為途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揚氏即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周幽厲所

矣先謙案 兪說是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麕鑣同本亦或作麕鑣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

屬之欲反鑣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淨水虞於是禁置罝麗比當是自到之後或以聖麗棄之江也賈

逵云聖麗小罝也。盧文弼曰案楊云本亦同或作屬鑣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置韋昭云

當爲聖此衍置字而又說聖作聖宋亦同又無水虞二字蘇轍行曰黃縣蓬萊遠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

獨鹿蓋爲革囊鹿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聖麗音義相近而與屬鑣義遠若作到而屬鑣語復不詞王

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爲聖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故讀爲聖麗

謂是既到之後或以聖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

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

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

之言誰可以爲之也(舊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象傳曰文明以

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宜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

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

作以昭元年左傳藥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匡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

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

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務本節用財。務素儉游手也

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守其職。足

衣食。民不失職則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

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印同宜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揚說非也

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印於上莫得擅有所

與也凡隸書從才從个之字多相 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

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論有常不二三也 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

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

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與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

明法曰伎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惑其蔽主多矣以大惑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儀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感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揚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莫不說教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聞之殆不足據也

**名不移。**既能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爲悅。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量反銀與畢

曰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刑稱陳守其銀。同。王念孫曰揚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尺量反銀與畢它則與儀爲書皆當矣。

氏恬訟說尙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途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與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術將軍文字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

而名守其限也。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也請

牧祺。明有基。棋祥也請牧治言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主好

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績。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

。盧文弨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爲績主

執持當爲執主持莫不理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執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執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執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績

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揚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

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揚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執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聽之經。**明其請。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爲精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

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無遺焉無隱謀隱匿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則下不明聽施賞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信誼分也無遺焉無隱謀隱匿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

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參伍明謹施賞刑。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也。顯者必得。

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

幽隱皆顯則言有節稽其實。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

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耳目既顯。吏敬法令

莫敢恣。此已上論君。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持大車鉞

與彼同滑與汙同言不使紛披汙亂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滑其義同皆謂軌敬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軌天下正法顏注說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軌敬與鉞同謂曲戾也滑蓋與滑同謂攪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盧文昭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

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魏書循脩相亂說

韻。此以諱元二部通用凡諱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聲。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其為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曰察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臣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盧文昭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苟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

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

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苟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

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

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

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盧文昭曰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為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子也。

或厚

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揚說皆失之。

皇穆穆。

穆穆思慮昏亂也。做做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做做訓美。則與昏昏不倫矣。做當讀為暇。文選長笛賦。臨暇暇。注曰。踊。暇。迫。蹙。兒。海賦。葩華。暇。注曰。暇。注。龍亦猶是耳。

周流四海。會不崇日。

崇充也。言智慮周流四海。會不充滿一日而備也。君子以脩。路以穿室。

業以成。

言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泰寧也。

臣愚不識。願問其名。

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見利遠害。脩潔之為親。

而雜汙之為狄者邪。

智脩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親言智之為德。近於脩潔而遠於穢汙也。揚說皆失之。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身迹者邪。身行為動。

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

引之曰。疵知為韻。疵下也。字引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

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

言滿天地。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盧文昭曰。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似脫一

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

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盈。



大字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字而不能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揚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字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又曰呂錢本作大寓寓蓋本充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宇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焉為韻寓下不得有宇宙字揚注釋忽令其極之遠也。蓋與劉同謹字字而不釋宇宙字則本無宇宙字明甚。今分判說言

雲或恍惚之極而遠舉或分極相逐而還於山也攝音辰。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為遠極至也言忽令其所至之遠也。蓋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晁氏鐘縣謂之旋程氏易嚳通藝錄曰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蠡也蓋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時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蠡蠡郭璞紅賦所謂鸚鵡蠡蠡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為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蠡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內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回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蠡令其相逐而反也揚說皆失之。印印今天下之感蹇也。印印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曰楊注非是蹇當讀為捷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揚注則與下意不貫矣。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愔

億。通于大神。愔愔也人困目亦昏暗故愔愔為晦暝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楊以意為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為度也。意之言德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德度罔德度即安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

充盈大字而不窳。人鄰穴而不偪者與。窳讀為窳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字幽深則入鄰穴而會無偪側不容也窳它弔反。王念孫曰楊訓窳為深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字而不窳為句窳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閒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窳大者不窳則不咸攸則不容注曰窳細不滿也窳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盈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此不窳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呂

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

行遠疾速而不

可託訊者與

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盧文弨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託訊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窳窳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託訊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偏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為訊託仍不合韻)

往來愔愔而不可為固塞者與

雖往來晦昧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

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屛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會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王念孫曰億讀為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會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為億度則分億與忌為二義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

天下同被其功會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為失之矣

竝作置鄭云置當為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為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偏塞忌置為韻忌讀如極費無忌(置與德同)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竝行故曰友。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

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至精至神過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

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儼儼令其狀屢化如神。

儼讀如其蟲倮之倮儼儼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脩三起成蟬蟪之類也

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為鄰。長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揚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慄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憚于志鎖鄒為下慘蠶情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所利。飛鳥所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

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

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

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

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

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

人屬

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

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

之去擊通竝不與六脂之去擊通此盧  
用段說而識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改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

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  
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

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

俞樾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洽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庫小  
不做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遊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諶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前亂

而後洽蕩亂而洽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王念孫曰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

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為之說耳俞樾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  
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  
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溼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

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蛹以為母

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

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蠶之功至大時人幹  
理者似禮蠶誠為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誠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 蠶 蠶之知其本詩曰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苟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織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

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

術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橫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翁顯也不自顯其功伐

見賢見賢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

功小者邪為箴則巨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由也剽秒末

之意匹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為掉掉線長貌言箴尾掉而繚也掉徒

小反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弔反郝懿行曰趙之為言起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

荀子集解 卷十八 賦篇第二十六 三一七

猶超騰是也趙線搖掉疊韻之字  
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為趙線也

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結其尾線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急也尾生而事起尾墮而事已則箝功畢也箝以為父箝以為母箝形似箝而大故曰箝父此者欲

狀其形也箝所以成箝故曰為母禮記曰箝管線續也盧文昭曰箝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箝之線孔者也箝賴以成形故曰為父郝懿行曰古之箝形若大箝耳箝負箝故父之管箝箝故母之俞樾曰箝當為鑽禮記喪

大記用雜金鑽正義曰鑽釘也釘與箝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箝方其未成箝之時則箝亦一鑽而已矣故曰鑽以為父作箝者段字耳若是首奔之箝則與箝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箝當

為鑽所以成箝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韜職玄統書雜志誤矣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箝理理義也妻衣其夫未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箝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儼詩荀卿請陳儼異儼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

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日暮晦盲

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王念孫曰幽晦元刻

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闇宋龔本同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闕作晦者涉上文日暮晦盲

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

揚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闔門之內縣樂奢泰游玩之循於天下不見

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

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盡用文

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邴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饋故見謂從今本謂謂為饋據正義

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從今本文謂謂為饋據正義

揚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物百姓

罪人懲革貳兵懲與儼同儼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儼備增益兵革之道言疆盛也王念孫曰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為戒字之誤也練書戒字作

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讒讒進貌

道德純備之人。口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楊俊說讀將為辯辯是也。而云雄貌則古無此說。余謂將集衆之貌也。周頌執競篇：鑿鑿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蕭蕭口。蕭蕭義亦與將將同。**仁人緇約。**敖暴擅疆。細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龍為螭。**鳴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螭守宮。言世俗不知。審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螭。梟鳴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劓。**

**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

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旨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比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旨言人莫之識也。**皓天**

**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詆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也。

**道千或。**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情。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

**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

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亂辭敘之也。**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念彼遠方。**何其塞

矣。遠方猶大道也。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仁人緇約。**暴人衍矣。衍饒也。盧文昭曰：衍不與塞服為韻。服字本有作般者。則塞或寔字之誤。**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

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珩玉璠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珩亦玉璠。美玉也。孔安國曰：璠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珩音瓊。盧文昭曰：璠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

而今本再賈注亦皆誤為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後。此書但載其職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鄆。吳師道曰：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合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以為上卿。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為上卿。後語作上客。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殿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痛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作鄙語曰痛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謀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出險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鍼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漳齒用齊權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痲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纒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痲矣由此觀之痲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賣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今閨媵子奢莫知媒令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警為明以聾為聰以字依兩書皆作喜外傳未引詩作上帝甚怕無自療焉（郝懿行曰疋即瓊字韓詩外傳四作疋非）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纈布）王念孫曰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閨媵子奢莫之媒也（閨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陔楚詞七諫謂閨媵為醜惡蓋一名明陔漢書音義韋昭曰閨陔梁王嬪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省照耳任中曰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悅也。盧文弼曰力父俗本作刁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詩外傳四作以是為非）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瓊春申君之賦也）



# 荀子集解卷十九

##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盧文昭曰此卷舊不分段今察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開

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

其禮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

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淨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侯謂不欲見內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內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照壁釋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內外也荀書每援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即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鸞氏鑿論深是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泉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守於門屏之開門即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箸求古錄今採其說存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

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

冕。諸侯玄冠。大夫禕冕。士韋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衮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衮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

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覲禮云禕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

委無升龍侯伯驚子男彘孤締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鞞而載弁也玉藻曰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

御茶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珽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茶讀如舒遲之舒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御之禮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弓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形

禮也

諸侯相見鄉為介

相見謂於鄰地為會介副也聘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

以其教

出舉行

教謂戒令舉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王念孫曰教出當為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揚玄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王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玉佩也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往誘隔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教篇作教篇謀出誘作謀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逼今本土誘作出史記五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

上士皆其證也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珽

聘人以珽謂使人聘他國以珽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襄問子貢以弓是

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珞反絕以環

聘人以珽謂使人聘他國以珽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襄問子貢以弓是

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缺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郝懿行曰士即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為擊如魯哀公執犖於周豐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

施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珍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詩曰物其

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

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俞樾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儉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其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文誤為敬交猶彼敬文誤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郝懿行曰天論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淺表不明則亂此云表亂謂表明其為亂而後人不犯也舜曰

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苟所稱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無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十之字作惟矣此引舜曰彼援道經皆不脩書俞樾曰此即所謂不思而得而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尚書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

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於太填顓頊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跗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昭曰案新序五大填作大填古今人表作大填錄圖作錄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祕注法言引新序作君疇成子伯新序作成子伯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練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即禮弓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

我宗事。鄭宗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行則常有常深戒之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

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

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

用刑罰於萬民也。

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嵩焘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閭之內庭戶之閒盡一家之人言之揚注。誤。

君子

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

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會子。郝懿行曰：此出會子立事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匪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

禮以順人心爲

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

也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質。故爲之飾。 親親故故

庸庸勞勞。仁之殺也。

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

長。義之倫也。

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思皆出於義之理也。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行仁義得其節。則是有次序。仁愛也。故親

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

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

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

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

無禮也。盧文弨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郝懿行曰：虛讀爲墟。墟里人所居。因借爲居字。非居聲之誤也。王念孫曰：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揚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揚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

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

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

遂理而

不敢。不成義。

雖得其理而不政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審節而不知。不成禮。

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王念孫

曰：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

諫書和字。或作和。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揚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

失之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

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

故曰其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不違制禮反

本成未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二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

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綈。玩好曰贈。玉貝曰吟。此與公牟穀築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等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賄賄所以佐生也。贈綈所

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戶。再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葬喪百

里。賄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賄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禮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

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

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間何以治之能為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捷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

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

禦。授天子一二策。禦禁二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徒也慶者雖在

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親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

二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先謙案羣書治要作務哉務哉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

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

十室之邑必有流氓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

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為陵犯也朝太晚為懈弛也或曰禮記曰糝祭魚然後虞人治民

入糝祭魚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前說非

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

義殊。郝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至地故曰下衡稽顙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

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為避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與少者齒老者亦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

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服之精蠱為序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

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

審之下此因上尚尊尚親之文而謀

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實奉束帛以請覲所

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貌也郭璞曰穆穆敬也皇皇正貌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

為人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怒謂若公弟叔胖衛侯之弟懿怒謂若慶鄭

也。君於大夫。二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

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

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蠱設寢也。王念孫

曰設當為燕字之誤也故楊注云燕晏也。今注文燕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燕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易之感。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

男兌為少女

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夫婦然後有

故曰見夫婦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為本

之感也。以高丁下以吳下女柔上而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蹙

聘士

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

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和

樂之聲此言珩珮之聲和樂人心步中武象趨中韶護

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

顧千里曰察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

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禮記曰既服習容觀

玉聲聽律謂聽珩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者修立之聲也

先謙案士當為出說見上

霜降逆女冰泮殺肉十日一御

此蓋誤耳當為

冰泮逆女霜降殺肉故詩曰土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滅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肉之義冰泮逆女謂殺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肉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

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一月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泮連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是不違秋冬正義引荀卿語並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為婚期家語所說亦同鮑有苦葉所

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冬在焚書之前必嘗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閑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

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禱秋冬而陰氣來鶴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誤

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例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五古文作又）王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摯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

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肉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

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肉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

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焉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

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何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二十六

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蒿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王引之曰大之當為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為三丈六尺也揚以廣釋大

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相為內外表裏

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揚彼往云文理謂威儀情理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察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

並引作文貌是其證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 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並解於禮論篇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

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聚賢也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

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 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

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

至蔽公者謂之味。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味 奉妒味者謂之交謫。交通於謫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俞

摠曰交謫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謫同義下

文曰交謫之人妒味之臣是交謫與妒味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謫詐之人失之矣 交謫之人妒

味之臣國之歲孽也。歲與穢同災孽言終為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而用也 口言善

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

情。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 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

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入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

相見十教。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道之也。十或為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為十教，失之。

子之囚，突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殿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天下國有俊

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途，亡由於好獨。途謂徑路，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供頤煊曰：途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溺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當作險，險墜古。今字先謙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

由蹊途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蹊。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為笑。先民有言，

涉二途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供據以為說非。

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此也。古謂之決事，比今之所謂例也。下云：慶賞刑罰類亦通。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並非二句，又見王制篇，俞樾曰：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

將以為類正。義曰：類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奮

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

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為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

新有昏，暮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感與嗣續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

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駒，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廣，廣之為言庚也。庚然剛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晏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

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

大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履績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為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是。

孟子二見宣王。不

言事。門人曰。曷為二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遇會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會元

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會元會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輕物者不求助。

不求助。

以自輔。

苟不求助。何能舉。

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

氏完之虜也。

謂見俘掠。

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

壘讀為壘。氏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

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

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途披靡而來及

國家於言不啻其大而憂其小與氏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陳奐曰。案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靡滅。字音靡。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靡滅。靡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

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

盡其精妙如睥子之求箴也。俞樾曰。楊說未安。以睥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睥乎。睥當讀為瞞。說文目部。瞞。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首飾曰牟。冒也。睥之與瞞。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瞞。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攸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隨。舉牟光節。莊子大宗師。為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

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貨財也。

士不通貨財。

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留選如商賈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牟。

息。錯置也。質讀為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土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有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為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

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取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

子不奪國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園當為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為場圃玩揚注亦是圃字論語

云冢卿不脩幣注謂不脩財幣取息之也然則與土之不逼貨財何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也

文云柴垣曰地木垣曰柵說文本部地落也冢卿不脩幣地謂籬落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民爭業樂分施而取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為句則字下屬為句然故猶是故也竟問篤然故

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

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為非當從今本

先謙案有所竄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楊注失

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則案無誅已竄解在仲尼篤言周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飾也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蓋當為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

好義則民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即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

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即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即用荀子而小變其文

死利矣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

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

安得不亂先謙案節猶適也謂使民疾與何以不用

至斯極也疾甚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用

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咸謂婦言是用也

荀子集解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三三一

與。讒夫與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裏故總謂之苞宜與起也鄭注禮記云苞宜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天之生

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釜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

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

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

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無有

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俞樾曰案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遺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贊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為六藝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藝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 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

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盧文昭曰貳當作藝。藝之誤也。即六經也。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蟬與翻同 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

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 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 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

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 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變 雖天子三公問

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先謙案君子不以窮 君子隘窮而不失。不

道而頽。盧文 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懈。俸於五兵而辭不

昭曰隘窮即陋窮

道而頽。盧文

昭曰隘窮即陋窮



攝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處  
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旒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脩痛呼也安實切宋本作鈔字書無考  
今從元刻郝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謂蓋茵假借為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  
繡細媽如淳曰細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即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  
言俞樾曰郝王之說塙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子  
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 歲不寒無以知松

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 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

為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為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雨小水溢傷而成至其感也乃溢為潛矣言自小至  
大者也。郝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為之解似違蓋闕之義俞樾曰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

言曰潛深也言雨小故入地深也下文 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

聲聞遠。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先謙案而蓋者之誤四句一例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

謂之畔。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

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  
坐之禮弓記會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斯言蓋有因於

古矣。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

故行不 能副也 不足於信者誠言。誠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 故春秋善胥命

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

在盟 誓也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

者也相謂為 人贊相也 會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發言使人可聞不許妄也立行 言為可

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 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

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

子會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為之歟。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櫟栝。三月五月為棗菜。

傲而不反其常。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實。櫟栝。木之器也。言實諸櫟栝。或三月或五月也。棗菜。未詳。或曰棗。讀為蓄。謂轂與輻也。言矯栝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傲而規曲。不反其初。

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轉之。廉也。鄭云。轉。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蓄。蓄不剛。則輪雖傲不匡。鄭云。蓄。謂輻人轂中者。蚤讀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樛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轟矣。君子之櫟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莖。橐。

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侵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盧文弨曰。晏

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楚之甚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楚之廉醴。而買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正君漸

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醇醴。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譬況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

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

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盧文弨曰。案厥。同。厥。說文。厥。門。柶也。柶。子以厥為。際。晏子以困

為柶。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為璞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困。據盧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

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為天子寶。作為天下寶。又引史記。蘭。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為長。下文亦云。子韞。季路為天下列士。子韞。季路。故鄙人也。被

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

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會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

義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岐反。其言也

大戴記。會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會子同也。韞。書言字。或作音。若會作魯。詹作

詹。不可通。立亦當為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岐反。其言也

俗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中而為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今本言講作立。楊曲為之說非。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調。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

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為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調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調諷諷誦與論諷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君子壹教。弟

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

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竊君竊位。學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往。如

會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往云如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

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也。類。錫也。言孝子之養無有

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錫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

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幽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然則賜無息者

乎。孔子曰。望其墮。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墮。丘壘泉。當為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嶼。與墮同也。鬲。丘壘泉。當為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嶼。與墮同也。鬲。丘壘泉。當為宰宰。家也。宰如高貌。嶼。與墮同也。

謂土墳壅也。鬲。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壅。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盧文弼曰。公羊傳卅二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宰訓冢也。冢。大山也。如大山也。嶼。讀為顯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傳者矣。列子。嶼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曰。泉猶高也。言泉。輻在上也。嶼。即顯字。顯俗作嶼。因又作嶼。耳。鬲。縣屬也。圓而弁上。此皆言丘壘之形狀。故以如宰寫貌之。皋如。蓋若覆夏屋者。嶼如。蓋若防者。露標。顯也。列子。天瑞篇

作墳如墳大防也。甬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注並非。劉台拱曰。今列子作壘如也。宰如也。王肅曰。舉即臬。豈楊氏所見本異邪。舉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舉為宰矣。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舉如也。王肅曰。舉。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君子曰。終小息。人曰。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

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須死而後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作而數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國風之好色也。

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致。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寤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

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疾。今之政。以思往

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

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俞樾曰。下文云。職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

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

而士。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卿士。郝懿行曰。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然

後可以任事也。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

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指卿

大夫元士之適士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卿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

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

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為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為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入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是古法。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其人也。

而不教不祥。

祥。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注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

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祥也。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賢又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

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齋與資同。兵五

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為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揚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為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為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為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齋盜糧借賊兵也。虛

說亦

不自噉其行者。言濫過。

噉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郝懿行曰噉不足也。言人不知自噉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

副揚注失之。噉與噉古字通。若書多以噉為噉。揚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噉為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

則餽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

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

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諡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微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

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文昭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不見疑。蓋即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為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札記又引呂氏

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

其身。盧文昭曰蚤者又字之假借。又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為一條。郝懿行曰此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懸鶉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又甲

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也。揚注甚明。盧氏欲分段似失之。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 友者所以相有也。

友與有同義。相有謂不使喪亡。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友有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即友矣。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

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

惡不疑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昭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

求字若有注。可不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揚注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

進也。將車職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姐。慢也。踏裝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

狙伺也。姐。便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便弱易奪。似之易奪無。悍。慝好鬪。似子野反。

勇而非。悍。兇戾也。慝。惡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

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

道也。盧文昭曰。捐。本。作。損。今。從。元。刻。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反復也。出去也。凡乘執而來。乘執而去者。

皆是物之量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信。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即出乎我者。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

則義反晦矣。揚說失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

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會子。盧文昭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會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宋

鄭本同元刻。注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中。則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

唐生。唐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請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郝懿行曰。此二句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譚疑者曰。丘蓋以音同借為區。蓋耳。揚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信曰。齊

俗以音同借為區。蓋耳。揚注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信曰。齊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安事智者。盧文昭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

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

知者明於事。達於



不說也。說並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知者。

甌臯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甌為甌臯，與甌臯謂地。

之坳坎如甌臯者也。或曰：甌臯，虛下之地。史記曰：甌窳滿溝，邪邪滿車，裝翻云：甌窳，傾側之地。邪邪，邪下地也。邪與臯聲相近，蓋同也。甌力候反，邪烏瓜反。

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

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

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淵淵猶消盡也。

會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

泔之傷人，不若臯之。

泔與臯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文昭曰：案非烹和也。會子以魚多欲藏之，腹疾之患，故以為傷人。說文：臯，宛也。宛，臯也。臯與臯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甌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臯如鬱，非鬱麴之鬱。鬱，華見說文。薛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此條見龍城札記。王念孫曰：米泔不可以漬魚，虛謂以米泔浸漬之非也。泔當為泊。周官士師：泊，鑊水。鄭注曰：泊，謂增其泔。泔，裹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饋正義曰：添水以為肉。泔，名肉。泔為泊，然則添水以為魚汁，亦得謂之泊。泊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

言篇多泊之，則燻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作泊，彼言多泊之少泊之，即此所謂泊之矣。泊

山亭碑：甘藷弗布，甘字作目見漢隸字原。臯亦非烹和之名。盧訓臯為鬱是也。釋名曰：臯，與也。藏物於臯內，猶

出用之也。彼所謂臯，即此所謂臯之矣。然盧謂臯與宛鬱同音，則非也。臯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臯者。以宛鬱釋臯，則可讀臯為宛鬱，則不可。

會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會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會子異也。先謙案：會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而未知其傷人，親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楊注未得其義。

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

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

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楷也

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

串習也 工惠反

有夫

分義則容天下而治

先謙案 容受也

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

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

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為與 盧文昭曰唯元刻作雖 王念孫曰唯即雖字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言味者予

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

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 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

三王既已定法度

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

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 謝本從盧校 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

王既已定法度而言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飲而不食者蟬也

不飲不食者浮游也 浮游築略朝生夕死蟲也 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

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浮游蟬也

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

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聖賢者 不遇時危行言遜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

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貌常聽從 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惟惟而亡者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盟詛不及三王 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

盟詛不及三王

血告神以盟約也

交

質子不及五伯

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論不 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 荀子集解卷二十

##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傳宮災公宰傳曰此皆毀廟也其  
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人君可  
置於坐右以為戒也

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  
器名侑。后注云欹器也。盧文昭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敬。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挹

中而正。

滿而覆。虛而敬。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

之以法。撫掩也。猶言蓋世矣。盧文昭曰據注  
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

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  
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為司寇而攝相  
也。朝謂聽朝也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

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  
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

孔子曰。居。吾

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

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  
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

此

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

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誅也。營讀爲榮榮衆感衆也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

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讒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讒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

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

作管仲誅付子產誅史何往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增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

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國將不得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

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

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

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

犴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曰今字當在變令謹誅上總下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

也二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變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

者然後刑可卽也。卽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

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綦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化極不遇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從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蠢邪也。王念孫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爲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蠢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秦族簞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陵池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綦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化極不遇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從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蠢邪也。王念孫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爲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蠢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秦族簞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陵池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綦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化極不遇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從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蠢邪也。王念孫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爲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蠢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秦族簞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陵池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綦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化極不遇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從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蠢邪也。王念孫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爲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蠢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陵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秦族簞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陵池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說苑作童子升而游焉。升亦登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

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殫。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尙賢以勸。綦二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之。又不可而後以威彈之。此注單或爲殫。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化極不遇三年也。盧文弨曰。住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從風。韓詩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蠢邪也。王念孫政理篇並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曰。案邪民本作邪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即此所謂邪行也。故云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邪與邪相似。故邪誤爲邪。見隸辨。案邪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邪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邪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蠢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邪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庠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盧文昭曰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

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向雖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此首當

當讀為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尙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

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

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

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予而無

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怒篇竝同

其流也埤

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

埤讀為卑踞與侷同方也拘讀為鈎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侷皆循其理似義。盧文

昭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侷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謬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流洸乎不涵盡似道

洸讀為倪倪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洸洸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

也家語作洸洸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楊讀洸為倪倪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洸洸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洸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洸故曰洸洸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洸洸則

所見本尙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說文洸水涌光也作洸洸義通似不必改作洸洸

之谷不懼似勇

決行決之使行也聲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伏讀為響（音逸）動疾貌也言其相應

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號咷舂以掘根兮聲躑躅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躑躅而感歷入殿上之鍾也藹藹與響同咷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咷疾貌也余曰切正與佚字同音古

無咷字故借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阮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阮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本

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刑法之禁也

綽約微達似察

綽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

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則不待

綽約微達似察

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



謂微達

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施作不惜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繁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繁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施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會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爲人師。朮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贅懸朮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扈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糲。糲與糲同蘇覽反弟子皆有

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盧文弨曰家語在厄篇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

必用邪。闕龍逢不見刑乎。盧文弨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奚子胥

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也。俞樾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揚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制夫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

世者衆矣。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

而心不惑也。

皆為樂天知命

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

為善不為善在人也

遇不遇者時也。

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

耳霸心生於曹。

重耳晉文公名亡通曹曹共公聞其駟奔使其裸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

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謂

甲盾五千楮於會稽也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

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

不佚者志不廣。

佚與逸同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

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桑落九月時也夫下當時蓋暴露居此樹

之下。盧文昭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郝懿行曰桑落索耶反語也索言蕭索耶言耶當皆謂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隄子路慍志故作慍隱語發其志意揚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

盧文昭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郝懿行曰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有北堂亦所以屋主

出而

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

有說邪。匠過絕邪。

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為彼蓋音蓋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堂皆繼繼被有說邪匠過絕而塗絕之邪家語作

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為劉字之誤也說文繼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為韻劉為古文絕而此文以繼並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泉陶諷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壑或誠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作死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並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揚

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威之是威即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死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即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並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既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揚

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文云

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

今則無也。王念孫曰嘗讀為嘗。嘗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嘗匿說苑至公篇言嘗作嘗。官致

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嘗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嘗有說之意榘訓嘗為會失之

良工。因麗節文。

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

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顯命臣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非無良材也。蓋曰

###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弟同謂自卑如弟也

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

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

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盧文昭曰言以類使元刻作言以類接

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

不從命有二。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

衷。衷也謂善發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

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為善也。俞樾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誠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

中忠二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未得段借之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

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

要皆有也字

故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

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

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

彫傷也萃與穎同雖勞苦彫萃不敢解惰失敬也

災

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

即同說見釋詞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不敢

公之意故不對。盧文昭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並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

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

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盧文昭曰有讀為又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

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

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

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

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盧文昭曰家語三怨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繆糾繆也與讀為歟耶賴也言雖與之衣而

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歎也王肅云人與己

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盧文昭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會不爾即即疑耶之譌此云教子疑是

飲子之譌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今夙興夜寐。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為而無孝之名

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孔子曰。由

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不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

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勇力之士

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大祥。居復。喪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先謙案。華嚴經音義。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

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

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禮於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禠禠何也。禠。禠衣服。威貌。說苑作禠。禠也。盧文昭曰。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

昔者江出於嶠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

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

曰。方舟設。附韋昭曰。方。竝也。編木爲附。說苑作方舟。方。附也。詩曰。方之舟之。亦文。昭曰。注設附。舊本作投。附。今據齊語改正。

非維下流水多邪。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女矣。充盈。告之畢。又呼其名。丁寧之也。俞樾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

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

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俞樾曰。韓詩外傳

文慎字也。春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隨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

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

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

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

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

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

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顯于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

同。今本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

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昭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



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為

反反當為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任哉任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

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

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公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雖讀為壑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

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順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昭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會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會元曾子之子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會元抑首會華抱足夫魚鼈

鼈鼈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掘與窟同。俞樾曰壙下當有穴字掘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當有處相巢窟穴亦以窟穴對相巢是其證也

大戴記曾子疾病寫作鷹鷄以山為卑而會巢其上魚鼈鼈鼈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鑿穴即掘穴也春秋文十年天子厥貉公爭作屈貉然則以鑿為掘猶以厥為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會子彼作鑿穴此作掘穴乃古書以聲

音假借之常例若無鷹鷄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

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

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聖貌也理有文理也似

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謝本從盧校栗上有纘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纘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纘字則正文之無纘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

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纘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為聖貌亦非說詳經義述問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堅剛

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廉而不覈。行也。覈傷也雖有廉核而不傷折而不撓。勇也。雖撓折直不回也廉而不覈。行也。似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撓折

屈似瑛玉之病也。適玉之美。傳調適之處也。瑛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瑛不

勇者掩瑜瑜不掩瑕也。郝懿行曰瑛者玉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

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瑛適皆見精也精

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為誦（經傳通以適為誦）誦亦瑛也老子曰善言無瑛誦是也管

子水地篇瑛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瑛適玉病也（臣氏春秋舉雜篇寸之玉必有瑛

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瑛適而說苑但言瑛是適即瑛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

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揚謏適為調適之適失之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

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舉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文章雕雕謂雕飾

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文章文采也文章

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文章皆文采宜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

簞引之喻君子比德小戎之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

長也不長厚故為所人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揚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臨

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

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廉潔不聞於人。郝懿行曰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

謂賢不肖相雜而至。盧文昭曰尙書大傳為號莊子有南郭子基夫子孔子也雜

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

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槩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

有砥厲之旁略說及說苑雜言篇並

多頑鈍句。孔子曰君子有三怨顯千里曰盧文昭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

合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顯說從宋本增有

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怨也。報孝  
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士明於此三怨。則可以端身

矣。

孔子曰。君子有二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 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

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文昭

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

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

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綯

屨。紳而摺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綯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綯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摺笏於紳者也。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

義簞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為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比皆是其

誰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為比後人又增皆字耳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

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繞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袂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修之修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袪三尺三寸袪尺

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繞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葷此下文黼衣黻裳者不茹葷資衰苴杖者不聽樂二喻正同 斬衰菅

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

孝子哀感無不在也。替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

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儔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揚注。儀法。非是先諫。案儀。猶等也。說見

王制。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

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盧

文昭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郝懿行曰。邑當為色。字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逆短氣貌也。會子立事篇云。終身守此悒悒。

不知選賢人善士。

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為一句。廣雅釋詁。為瘡也。為有瘡。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揚注。失其義。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

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俛俛失

據也。盧文昭曰。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郝懿行曰。大戴記。動作。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動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揚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守之誤也。外傳

作動作。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郝懿行曰。如大戴記。韓詩外傳。俱作而。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鑿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

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盧文昭曰。大戴禮作五鑿。為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郝懿行曰。揚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揚後說。以五鑿為五情。頗勝前說。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

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偏美善。必有處也。

率。循也。雖不能盡。偏必循。處。其一隅。言有所執。

守也。郝懿行曰。美善義同。而有淺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矣。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善盡矣。美善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此下多有缺略。

是故知不務

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

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郝懿行曰。謂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

之能行。唯恐有聞

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不謬妄注非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郝懿行曰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由行不妄惑也注亦非

故知既已知

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

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

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

皆謂志不可奪

如此則可謂士矣

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

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

不自以為有德

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

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

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郝懿行曰猶然即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偕

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

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

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郝懿行曰揚注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

富有天下而無怨財言廣施德有

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謂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家

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有

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執不足。盧文昭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揚注得之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宛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為宛又轉而為蘊此

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為字誤耳考工記云砥其鑽空欲其懸也音於阮反鄭司農注察讀為宛彼北林之宛音鬱此即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韞丘即宛丘此即宛

蘊相借之例也蘊與韞音義同大戴記作躬為匹夫而願富句貴為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

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

辨別萬物之情性也

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

所以理然不取舍也

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注中之字衍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郝懿行曰辨與辨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荀書多假辨為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為偏言其事大則偏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揚以辨為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偏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詳詳羣經平議

明察乎日月。聖人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用成也繆繆

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繆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訥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訥訥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訥訥試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訥之旬反。郝懿行曰大戴記作

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肫肫相借耳注並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郝懿行

曰嗣者繼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縣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為司鄭風余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

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况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盧文昭曰淺然大戴作淺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淺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二問不對。哀公曰。寡人

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

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抽朴而行仁政也尙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

領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音鉤故其字通鄭注

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魔衣而整領整之訓為曲即此句領矣。是以鳳在

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

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



問。聖君之間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諱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

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

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謂祭祀時也。阼與阼同。榑亦榑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虛文昭

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

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篇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王念孫曰：虛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

古書多以為而為能。君味爽而櫛冠。味聞爽明也。謂初曉尙暗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未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

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

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虛文

四作虛，列此虛則即虛列之。譌蓋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廬而居者焉。觀此易與亡國之感。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

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

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窻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

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

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齊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好喜也。

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家語王肅注云：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

問取人之術也。

孔子對曰：無取健。

健，羨。

無取詐。未詳家語作無

取，錯。王肅云：謂安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錯人之口者。盧文弼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錯，錯下作無取。啍，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弼曰：注未舊作諄諄，倫也。詔今訂正。郝懿行曰：諄諄字說苑尊賢篇作措是也。措，訓齊持家語五儀解作錯亦假借字耳。口諄家語作啍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詁作佞口啍作口譎，恐亦譎字當作口鏡，鏡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楊注引作口獻，獻銳蓋以音近故譎耳。其引說苑無取措下脫去數字，途不可讀。

無取口啍。

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啍。增諄之闕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諄諄字說苑尊賢篇作措是也。措，訓齊持家語五儀解作錯亦假借字耳。口諄家語作啍啍。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詁作佞口啍作口譎，恐亦譎字當作口鏡，鏡者銳也。今說苑正作銳是矣。楊注引作口獻，獻銳蓋以音近故譎耳。其引說苑無取措下脫去數字，途不可讀。

健貪也。詐亂也。口啍，健之人多貪欲，詐忌之人多悖亂，譎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取，佞無取口鏡，健，驕也。佞，誑也。口譎，誑也。口獻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於韓詩外傳云：無取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譎。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譎字矣。措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鏡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

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余也。有讀為又。余與爾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鞞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鳧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為仲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疆，怒勝計則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文弼曰：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

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文弼曰：案家語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

雜事篇同先謙案善取當為取善倒  
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

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

也。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

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

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裂中馬牽引而

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曰兩驂列。一句。兩服入廄。

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為促。

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

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文昭曰。新序家語是。

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

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也。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郝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朝與調古字通。毛詩

言調飢即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

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

可得少進乎。

定公更詰少進其說。

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

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盧文昭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

恐天下未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虧。而天下自來。

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郝懿行曰。微者隱也。勸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

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

如天地無變易時也。

行微如日月。

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無怠止之時也。盧

文昭曰元刻作徐徐而出無然字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賁當

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感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

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

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

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

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籀音丘。造切。此讀胡鬼切。即仲虺也。如蠅字從鬼聲。而音為饋。韓非說林下篇。蟲有蠖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林。謂蠖亦古之虺字。即其

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

達識可決疑惑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六作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臣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作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者。存。一句疑。即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

今書仲虺之語。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

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憇。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

也。振舉。王念孫曰。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並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遇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揚注。於義未

該。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焉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

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伊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獨

伯禽將歸於魯。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伊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獨

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為美德而周公以為爭揚云好自務其用語語未晰此二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衆非謂寬弘也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

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尙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郝懿行曰窶者貧也窶之為言局也釋名云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揚惲傳謂窶數不容鼠穴其為局小可知得禮傳云窶窶滿算窶窶亦狹小之言耳王念孫曰揚分窶小為二義非也窶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窶小也韓子詭使儒恃慈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感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目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窶數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君子力如牛不

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臣下掌事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均

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尙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土適所以自使知謙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土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盧文弨曰曰宋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有等勿因下土與已踰等而不見也周公於下土厚為之貌故人人皆以為越踰則越踰者過土所應得之分云耳俞樾曰揚注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土揚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揚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為不辭乃以日字為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日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見

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雍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土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自淺矣聞或為問也王念孫曰聞即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彼淺者賤人之道

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為子為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先成王成王乃後人所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

荀子集解 卷二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一 二六一

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贊故哀公執贊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

還贊而相

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盧文昭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

見者二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贊敵者不敢當則還之禮尚往來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贊曰

贊以將其厚意也

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先謙

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緣上下文者字而誤衍

欲言而請

畢事者于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

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

善者百人敬士千人朝者萬人也。盧文昭曰注術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慎篇無

千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

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二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

之中。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

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

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

以為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俞樾曰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為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

以我為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即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因財亦以然故連文

是其禮也揚不達然故之義故為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

士至而後見物。物事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

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讀為黎謂面如凍黎之色也。是以天

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如陳黎之色也。

語曰。繪丘之封人。繪與鄆同鄆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繪縣屬東海也。郝懿行曰

繪即鄆國妣姓在東海漢志繪縣屬東海郡是也繪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並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

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解語曰知必述成文）

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發首解語曰知必述成文）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瘳卑。每益祿。而施瘳博。位滋尊。而禮瘳恭。盧文昭曰瘳與愈同元刻即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

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

孔子曰。爲人下者

乎。其猶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

拍插也故沒反

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

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

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惠惠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字作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警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奔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奔之。

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諱其姓名左氏

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典子賂夙沙衝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典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殺滅萊或曰正典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已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傳負羈而宋奔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奔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已之諫也。盧文昭曰諸御已舊本諱作諸御已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卽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閔子馬據世族譜閔子馬卽閔馬父係魯雜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

紂劓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餒於嚴刑。上無賢主。

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緇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

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

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昭曰。應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

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

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

神。所過者化。。盧文昭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

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

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昭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

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

田常爲亂。闔閭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

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爲說者。已下

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一一篇。。盧文昭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一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

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盧文昭曰。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竊謂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聚天下賢士

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盧文昭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鼂公武讀書志所

引亦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

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二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

孫卿。盧文昭曰。宋本不重。今據史記補。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昭曰。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

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盧文昭曰。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

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

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

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

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

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

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

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法孫卿也。句下

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

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

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

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箸書。。盧文弨曰：案宋本廬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

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師古云：芋音弼，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爲

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

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

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

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賈

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者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陸高謹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墨子閒註	列子集釋 莊子集解 莊子集義	荀子集解	孟子正義 子正義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四角	實價二元二角
第六冊	第五冊	第四冊	第三冊
呂氏春秋	吳文子 孫子十家注	韓非子集解	慎君 商君評傳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五角
第八冊	第七冊	第六冊	第五冊
顏氏家訓	世說新語	抱朴子論	鹽鐵論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	實價一元

管子評傳  
歸本局  
繼編評傳  
所有二書  
子春秋校注  
民國十年  
八月由著  
者讓與本  
局印行約



# 文章作法全集

精裝一冊 實價國幣九角(寄費掛號一角三分)

本書指示作文的方法。分門別類。包羅萬有。如抒情文作法、說明文作法、記敘文作法、論辯文作法、現代公文作法、修辭方法以及標點符號使用法等。均有專著。讀者悉心研究。以後執筆爲文。自能暢所欲言。

作文難！有方法就不難！

寫那一種文章

用那一種方法

寫「記敘文」不能用「論辯文」方法  
寫「說明文」不能用「抒情文」方法

文體變化多端

作法因之而異

## 本書要目

標點符號使用法	修辭方法	國語文法	現代公文作法	論辯文作法	記敘文作法	說明文作法	抒情文作法
---------	------	------	--------	-------	-------	-------	-------

世界書局發行